

美赫王

卷二十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石灰
校	对：	方寸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127 千字
张	数：	184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美拉扎德闭关.....	1
美拉扎德宇宙工作.....	18
古鲁帕萨德闭关.....	29
四个月闭关.....	38
延续闭关.....	65
最后居住古鲁帕萨德.....	93
最后闭关.....	110
最后的日子.....	151
不生不死者.....	168

美拉扎德闭关

1966年7月1日周五，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普纳，前往美拉扎德，继续深度闭关。阿迪开迪索托车，送巴巴、美嫻、玛妮、美茹和高荷；瓦曼开阿迪的车送拉诺、娜佳；男满德里乘（阿美纳伽的）索拉伯吉·伊朗尼的租赁旅行车。巴吉拉施的卡车照例运载行李。当天，佳尔和贝拉姆家人、杰萨瓦拉家人和美赫吉，获准来古鲁帕萨德，为巴巴送行。逗留古鲁帕萨德的三个月期间，巴巴未离住地。在美拉扎德，除了主屋和大厅，他也不去别处。尽管颈肩剧痛，巴巴继续做闭关工作，对他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天，古鲁帕萨德的看管者SD莫希特，去宾德拉屋捎讯：暹罗猫佩古，在过古鲁帕萨德前方的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中后死了。美赫文致电通知埃瑞奇，将消息转告巴巴。

7月7日，巴巴让埃瑞奇在大厅出声念诵祷文。念诵时，巴巴也和满德里一起站立。阿迪、纽瑟文和辟鲁·玛玛·萨达那天过来，参加祈祷。

7日，凯克巴德被接回美拉扎德，但夜间严重痉挛、眩晕并摔倒，头颅严重划破。高荷包扎了伤口。在古鲁帕萨德时，彭度失足滑倒，故帕椎替他守夜数日。

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接受指示，于1966年7月9日午夜至10日午夜，保持彻底沉默。他们接到6月底发布的如下通告：

美赫巴巴希望全体爱者知道，他沉默41周年纪念日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因此这次全体爱者应当保持24小时的彻底沉默。

阿瓦塔美赫巴巴为他的沉默41周年纪念日授予如下讯息：“**神的原初之言是‘我是谁？’神的最后之言是‘我是神。’而我，神人，不久将发出的道言，将是我的无限沉默之音。**”

巴巴还致电新西兰爱者：“**从我的沉默深处致以爱与祝福。**”

9日晚8点，满德里在美拉扎德，听收音机里阿玛尔·辛赛伽的演讲，其中多次提到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名。

那年未提以禁食代替保持沉默。另外，按巴巴指示，首次在纽约市

巴比松广场酒店公开庆祝沉默日。活动由哈里·肯莫尔组织，安娜罗莎·卡拉希、约翰·巴斯、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等人协助。

7月9日，阿迪将希拉·喀邱瑞接回阿美纳伽。按承诺，11日单独被召到美拉扎德。巴巴指示，拉玛应烧九只茄子，让希拉带来。

在古鲁帕萨德，她做手术后，巴巴让人每天把香蕉、牛奶和无花果拌一起，会亲手递给希拉吃。他说这富含营养，敦促她：“吃这个，这是我的帕萨德。将帮助你迅速恢复体能。”

希拉尝了，觉得太恶心，仿佛要吐了。她问巴巴，她可否出去吃，他允许了。趁四下无人，她把混拌食物倒入浴室盥洗池。

每天下午4点在大厅，巴巴会给她一碗混拌食物。而每天她会出去，忠实地吃一勺——因那是巴巴的帕萨德——再把剩余的倒掉。

一周后，她问巴巴，能否分开给她每样食物，不混拌一起。巴巴答复：“当然你可以分开吃香蕉、无花果和牛奶。你想要那样？我很高兴给你喜欢吃的东西。我特别高兴，你对我讲实话。”

11日，希拉来到美拉扎德，开心又自豪，母亲和弟弟没有陪着。巴巴慈爱如常，午餐时桌上摆满好几道美味的菜。希拉自忖：“我多幸运，今天和巴巴一起吃午饭，那么多好吃的。”

巴巴问她有没有带茄子，希拉把菜递给他，认为他会给她一些。巴巴示意她拿盘子，她高兴地想自己多幸运，巴巴要给她盛菜！巴巴面前有一大碗混拌的牛奶-香蕉-无花果，是他要吃的。巴巴给她盛了一大份，希拉惊呆了。巴巴对美嬉说：“这太美味了。我喜欢这道混拌，瞧，宝贝也喜欢！是不，宝贝？”

希拉只好笑笑，晃头表示同意，尽管嘴上说：“是，巴巴。”心里却嘀咕：“不，巴巴！我一点都不喜欢，可我知道您为啥给我这个惩罚！”

每吃一口，巴巴会说：“瞧，美嬉，我喜欢这个，宝贝也喜欢。”

她赶快吃光，巴巴又召她过去。这次他盛了更大一份混拌水果。希拉目瞪口呆！她回到座位，开始慢慢吃，问美茹要了一杯水，将恶心的混拌物冲下喉咙。先前，她很高兴母亲没在身边；现在懊悔拉玛不在，本来她可以对母亲悄声说，让她告诉巴巴她多么厌恶这食物。

希拉设法咽完，巴巴评论：“即使我给你毒药，也没关系，因为它是我的帕萨德。把它当作琼浆咽下。只有极为幸运者，才能领到我亲手给的帕萨德。”就这样，年少的希拉学到宝贵教训，悔叹她在古鲁帕萨

德的无心之举。

1966 年度，因雨季缺少降雨，导致印度各地旱情严峻。孟买居民受灾尤其严重，甚至制定了可能让市民撤离城区的激进计划。巴巴的长期爱者，（曼萨丽的兄弟）弥奴·德赛，平素性情温和，此时也忧心如焚，7 月 13 日给巴巴发电报，反映了数百万人的忧苦：“我代表孟买的 500 万民众，祈求您干预赐雨。”

巴巴立即复电：“孟买已开始降雨。爱，巴巴。”终于下雨，城市希望复苏，市民们庆祝喜事。

两天后，晚间接到弥奴的又一封电报：“我满怀信爱，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孟买持续下暴雨，注满了为城市供水的所有远郊湖泊。全国各地寄来信件电报，报告严峻缺水，巴巴垂听他们的呼求。满德里后来获悉，就在对巴巴念信件电报的同时，那些特定地方会开始降雨。

阿美纳伽同样严重缺水，巴巴要拜度蓄须，向神祈雨。拜度照做，每天热切祈祷。他满怀希望，由于他的诚意，定会降雨。可数月过去，未曾降雨。若有人来求雨，巴巴会叫他们拔拜度的胡须。最终，拜度失望之极，对巴巴说：“如果不合您意，我的祈祷何用之有？现在我知道，您不希望那里下雨。”巴巴未回答，不过次日倒是下了雨。

有个前印度土邦的一名公主，在阿美纳伽等候数日，希冀巴巴准许她达善片刻，虽然他在闭关。巴巴应允了她的请求。公主见到巴巴后，对他说：“我奋力向神祈祷，可祂从不回应我的祈祷。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神不会让任何人失望。”

巴巴回复：“神非但不会让任何人失望，而且时常宽恕那些让他失望的人！”

同期在美国，巴巴关于毒品的讯息被广泛传播，一批勤奋的年轻爱者，如罗伯特·德雷福斯、艾伦·科恩和瑞克·查普曼等人，写文章、办讲座、上电视和广播节目，呼吁年轻人放弃毒品。他们拟写了一份联合声明（概括了巴巴关于毒品的讯息），寄往数百所大学校园，并作为致编辑的信寄给各城市报纸。它在美国广泛发表，包括以摘录形式，发布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主要国家媒体上。

这次禁毒运动的结果是，许多人知道了巴巴，有几人爱上他。实际上，前期 1966 年 4 月 21 日，巴巴曾让阿迪致信艾微·杜思，激发她全

面支持这项工作：

亲爱的艾薇，

至爱巴巴在普纳时，听人读了《纽约时报》登载的，小罗伯特·B·森普尔写的专文《大学警告控制毒品使用——美国宣布致幻剂可能伤害学生》。

听到此文后，巴巴希望我让你和相关者知道：如果学生界继续滥用LSD，美国的一半学生很快将变得精神错乱！因此，必须严格予以制止，禁止使用这些毒品，尤其对年轻一代。

当然，国家法律将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但巴巴希望罗伯特·德雷福斯、艾伦·科恩、瑞克·查普曼等人（已停用LSD等毒品），在该特定领域成为他的使徒，在大学校园演讲，在社交聚会和会议上发言，引述《神曰》和其他巴巴文献中关于灵性层面体验的段落，朗读巴巴给理查德·阿尔伯特博士和艾伦·科恩的书信节选，信中至爱巴巴强调了反对使用LSD、大麻和类似毒品及烟剂。

美赫巴巴希望这些“巴巴男孩”，依据阿瓦塔美赫巴巴的资料和《语录》、《神曰》等著作内容，进一步在报纸上发表禁用毒品的文章。巴巴说，这是“巴巴男孩”在美国做他的工作，同时帮助美国同胞的最佳机会。他们的演讲和文章要有启发性，以转变上瘾者的思维，引导他们获得正确认识。巴巴希望他的男孩们尤其要让学生阅读《神曰》，书中述及：潜意识层面体验都只是另一类型的幻相。

巴巴阐明，这些层面体验是“真幻相”，而使用毒品获得的体验是“假幻相”中的幻相。至爱巴巴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世俗生活及其中的体验是“梦中之梦”，而求道者穿越灵性道路获得意识层面体验是“梦”。

亲爱的艾薇，此乃权宜之计：这些巴巴男孩认真遵循巴巴的意愿，尽其所能阐明他的讯息，将造福全体相关者。

向你和全体爱者致以爱，

阿迪·K·伊朗尼

一名年轻女士保拉·戈登，致信巴巴问：“巴巴关于毒品的讯息，是主要针对灵性求道者，还是所有致幻药的使用皆危险，在人类身上的一切相关研究都应停止吗？”

1966年5月12日，巴巴通过阿迪回复保拉·戈登：

所有致幻药的使用皆危险，长远而言皆有害，无论动机是灵性

求道还是其他目的。巴巴重申，绝不应该使用大麻、LSD 和其他致幻药，除非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情况下，由职业医师开具处方，在其直接监管下使用。

关于欧美国家的非法使用毒品问题，5月14日玛妮致信相关人士：

阿迪已写信给亲爱的保拉（戈登），回复她的问题。对此我们的个人反应是，不该由美赫巴巴来解释，关于使用 LSD 及相关毒品而最终导致精神错乱的病理学，不管它是心理上的，还是实际脑损伤。巴巴告诉我们使用这类毒品的有害后果，就已足够——这是基本要点。

此外，任何毒品，只要在执业医师的直接监管下，合法用于医学上的（精神）疾病，是被允许的，而且不能将它与个人使用毒品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是为了从中获得——或希望从中获得——不管是刺激、遗忘，还是灵性体验的幻觉。这一段应该是理查德·阿尔伯特会感兴趣的。

5月30日，玛妮写道：

美赫巴巴表示，从医学上讲，LSD 有其合法用途。LSD 可用于治疗慢性酒精中毒，严重抑郁症，减轻精神疾病。除特定医疗目的之外，使用 LSD 对身心灵皆有害。LSD 对任何一种灵性觉醒都不管用。使用 LSD 会制造幻觉，长期使用此物将导致精神错乱，连医用 LSD 都无法治愈。在执业医师的直接监管下适当使用 LSD，有助于治疗精神病。若用于非严格医疗之目的，则可能导致精神错乱。

简言之，LSD 可以用于特定医疗目的，但对于灵性进步，它不仅无用而且肯定有害。至于你的构想，即可能由一个觉悟的社团将毒品用于灵性目的——觉悟的社团绝不会想用毒品！

艾伦·科恩等人也提出问题，写信给美赫巴巴。7月14日，巴巴通过阿迪回信，澄清他的声明：

1、美赫巴巴明确说，使用 LSD 者，不管怎样重复使用，决不可能在这一世达到精意识，除非他臣服于至师。要体验真实的灵性意识，有必要臣服于至师。

2、通过 LSD 获得的体验，在某些情况下，是对浊界中精层面之影子的体验。这些体验与灵性进步毫不相干。

3、至爱巴巴强调，重复使用 LSD 导致的疯癫，可能证明是无法治愈的精神病例，即使采用 LSD 治疗。

4、某些情况下，医用 LSD 有助于治疗精神障碍和疯癫。

5、没有所谓的“为精意识预留的大脑区域”，LSD 影响这些区域的问题没有意义。

6、LSD 用于真正医疗目的时，在专家监管下控制剂量，不会导致大脑、肝脏或肾脏受损。

7、巴巴再次答复，为非医疗目的而持续使用 LSD，将导致成瘾乃至死亡。

下文是 4 月末或 5 月初，艾伦·科恩、罗伯特·德雷福斯和瑞克·查普曼撰写并在美国广泛发表的联合声明：

使用从大麻、安非他明，到 LSD、DMT 和佩奥特掌等毒品，如今有着重大争议。有致幻作用或扩展意识的毒品，能提供如此强大深刻的体验，以至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们看成是深化个人洞见和扩展觉知的最直接有效方式。这些体验给人深刻印象，是我们公认的事实；我们曾积极了解毒品研究，追溯其最早的来源，彻底通晓几乎各方面的迷幻沉溺魔力。然而，经过探寻持久的正面价值，我们得出结论：毒品只是一种对有意意识努力的微妙逃避，而这种努力最终必不可少。

尽管毒品狂热者常求助于东方哲人及灵性教导中的比喻，来描述并证明迷幻体验的正当性，但从未有正宗的教导或指导曾经认可，在追求增强觉知和开悟时使用毒品。以下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声明是中肯的。美赫巴巴是非宗派的灵性大师，现居印度，被东西方普遍奉为高级意识状态方面的权威。（例如，美国致幻药代表人物理查德·阿尔伯特博士，承认美赫巴巴精通该领域。）

向美赫巴巴请教致幻药时，他答复：“毒品引发的体验，与实在相去甚远，如幻影之于水。不管你多努力追逐幻影，决不可能解渴，通过毒品寻找上帝必定以幻灭告终。许多印度人吸大麻制剂；他们看见诸多色、形与光，使他们感到欣快。但这种欣快感很短暂。只给予对幻相的体验，使人愈远离实在。这种瞥见更高意识状态的感觉，只会使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虽然 LSD 不是生理成瘾的毒品，一个人可能会执著于服用它产生的体验，一次又一次地被诱惑使用更大剂量，以期获得越来越深的体验。但这样做只会导致疯狂。”*

我们的经验印证了美赫巴巴的声明：任何一种毒品，对自我实现而言，都必然成为死胡同。依赖外在手段，就是忽视人证悟自身最大潜能的内含能力。

艾伦·科恩博士

罗伯特·德雷福斯学士

弗雷德瑞克·查普曼学士

**在美赫巴巴最重要的著作《神曰》中(1955年道得密得公司出版),概述了真实意识与其多彩多姿影子之间的区别。*

更多资讯,可致信南卡罗来纳州默土海滨,美赫中心,转交科恩博士。

这段时期的周日,巴巴常把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喀邱瑞召到美拉扎德吃午饭。7月31日周日,阿迪送她们来。希拉和拉玛会同巴巴及女子们一起吃饭,美赫纳施同男子们用餐。美嬉感到难为情,用双手吃饼(多数印度人不用左手吃饭)。她问拉玛:“你介意我用双手掰饼吗?”

拉玛不知如何回答,希拉大声说:“既然揉面用双手,吃饼用双手又有何妨?一个巴掌拍不响——得用双手——所以没问题。”

巴巴对她的回答满意,评论:“这孩子脑子机敏!比她爹强。我也用双手掰饼。”

邓·斯蒂文思从美国赴科钦出差,8月7日周日,来美拉扎德见巴巴。这次,他和巴巴谈到新三卷本《语录》,由他和艾微·杜思对C·D·德希穆克的旧五卷本重新编辑。巴巴问斯蒂文思对新版书是否满意。他回答说满意,不过显然下一步必须把《语录》翻译成主要的欧洲语言。这对欧洲的年轻人会有帮助,邓遇到一些人,他们已问起,有无可能将美赫巴巴的著作译成其母语。巴巴问他认为哪些语言最紧迫,斯蒂文思回答: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不过补充说,这应该没问题,因为已有巴巴爱者足以胜任这些语言的翻译工作。

巴巴又注视着邓·斯蒂文思,打手势:“你来做!”意为负责此事。斯蒂文思又吃了一惊,纳闷自己怎么会再度如此天真。

邓还同巴巴商议了印刷第二版《神曰》的计划。

因邓·斯蒂文思参与旧金山的苏非教中心,现今许多年轻人去那里,巴巴把他与艾伦·科恩、罗伯特·德雷福斯和理查德·阿尔伯特之间关于LSD等毒品的通信副本交给邓。巴巴希望将它印成册子,题为《神在药丸中?》。

邓对毒品主题不太感兴趣,开玩笑道:“我说,巴巴,我似乎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他们许多人都有吸毒的经历,那对他们尤为重要。我想为了更深了解该主题,我得亲自尝试一次LSD之旅。”

斯蒂文思话音未落，座椅里的巴巴大怒，拱起背，目射怒火。“邓，想都不要想这种事！”他警告道：“你根本不懂，这对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巴巴继续：“的确，某人可能有过 100 乃至 200 次 LSD 之旅，未给他的神经系统带来任何永久、实质性损伤；然而，对另一个有不同性情、不同神经系统的人来说，一剂药就可能造成绝对、永久、无法挽回的伤害。因此，甚至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

巴巴继续描述，LSD 这类毒品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方式。他指出：“最多，这类毒品所能做的就是打开某些神经中枢，在正常的灵性发展环境下，这些神经中枢本身会自然地打开，此人可以使用之。但整个强调点并不重要，跟灵性没什么关系，只是它的副产品。”

埃瑞奇插话：“就像试图用撬棍撬开一扇精雕细琢的门，而不用密钥。”巴巴表示，即使这个比喻也不能完全说明事情的真相，或者评估一个服用这种强效毒品的人面临的巨大风险。

埃瑞奇和巴巴也有一次类似的对话。最初谈起 LSD 话题时，高荷找到一本医学书，描写 LSD 怎样用于治疗精神病人。当时它是合法的，可由医生开具。埃瑞奇对这些事感兴趣，一天在读那本书时，巴巴过来。巴巴问他在读什么，埃瑞奇说：“是一本医学书，描写 LSD 的药效。”并调侃道：“基帕尔·辛对我们说，我们应该获得体验。既然您什么都不给我们，我在考虑服用这种 LSD。然后完结了——我们可以获得体验！”

巴巴对他的话十分不悦，示意他把书丢掉。“你干嘛读这类垃圾书？”他问：“想都不要想服用这种毒品！”

通常，邓·斯蒂文思离开前，巴巴会走出满德里大厅尽头的双扇门，面朝美嬉花园，站在排成半月形的满德里中间。巴巴扶着弗朗西斯的胳膊，让埃瑞奇念诵打印的《帕瓦蒂伽祷文》。之后巴巴会扶着弗朗西斯胳膊，往女子那边走。这次，巴巴示意让斯蒂文思扶他。这在以前只发生过一次。他们从大厅穿过花园，走到主屋台阶前，巴巴拥抱了他。巴巴正要转身，打个响指，拥抱他第二次。这很不寻常，邓·斯蒂文思想：“天哪，我做了啥，值得这番特别关注？”

邓认为他应该赶快走，因为他离开前，女子们不会出来，巴巴不得不站着无人搀扶。他开始快步走向男子那边，可正走着，有人从大厅那边喊，巴巴在招呼他。他扭头一看，巴巴正转身打响指，召他去，要再

次拥抱他。斯蒂文思走向他，巴巴又拥抱他多次。然后示意他离去。斯蒂文思心中闪过一念：“天哪，巴巴的举动就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但一闪过，就不再理它。这是他第十次赴印度见巴巴，而事实上，是他最后一次。

高荷常和阿黛尔·沃尔金（她是护士）通信，商议为巴巴寄需要的医疗和饮食品。8月12日，高荷给阿黛尔的信中，写到巴巴的健康状况：

至爱巴巴这几天显得很疲惫。髋关节疼痛改善，他会走几步，不用轮椅。颈部依旧疼痛。我们对帮他消除疼痛，能做的很少。我们医生有时也觉得很傻很无助，只是站他面前，看着他受苦，却无能为力消除他的疼痛。巴巴一直告诉我们，只要他想要，他的颈痛将持续下去。这只是他为了救赎人类而承担的无限痛苦在物质层面上的反映。

8月13日周六，纳瑞曼和阿娜瓦丝来美拉扎德，逗留10天。费拉姆一起来，如每年那样住20天。玛奴·杰萨瓦拉也在美拉扎德住了几周。

会见巴巴后，邓·斯蒂文思前往科钦，之后孟买，在那里见到瑞克·查普曼，其为罗伯特·德雷福斯、艾伦·科恩和吉姆·麦克格鲁的朋友。

弗雷德瑞克（瑞克）·查普曼，23岁，去年在波士顿得知了巴巴。1966年6月从哈佛毕业，获得一年的富布莱特教育奖学金赴印度。他特意申请赴印，并不指望见巴巴，因为知道巴巴在闭关，但希望尽可能多地拜会见过巴巴的人。他致信大阿迪，把计划告诉他，索要爱者的姓名地址，以便他在印期间可以联系。

6月20日瑞克抵达印度，在德里和斯利那加培训两周后，被分派到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H.K.艺术学院授课。8月休假两天，他决定用于赴孟买和普纳拜访巴巴爱者。瑞克写信给埃瑞奇：“巴巴给我的命令是不去见他，直到他亲召。我当然会服从他的完美意旨。”

瑞克·查普曼在印度的最初六周，巴巴未召见他。但8月10日上午他到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受到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和基申禅德·伽吉瓦尼迎接时，被告知：“我们获悉，巴巴召你8月17日去见他！”瑞克惊喜交集，几乎无法承受如此非凡意外的喜讯。

两天后，大阿迪从阿美纳伽来电话，说巴巴从8月16日起停见一切访客，希望不受干扰到1967年底。他说，因此瑞克·查普曼的会见提前到15日上午9时。

瑞克首先想到：“哦，你看巴巴，像往常一样改变计划。我也许明

天会听说，巴巴已把会面改到昨天，还纳闷我为啥没去！”

8月15日周一，清晨5点半，瑞克乘火车抵达普纳。头天大阿迪驱车送希拉到普纳看医生，故他、希拉和巴夫萨到车站接瑞克，把他送到阿美纳伽。瑞克在萨若希家用早餐。“巴巴很讲究准时。”阿迪说（他坐下又要了一份，瑞克讽刺地回忆）。“不过别担心，”阿迪继续：“若我们迟到9点钟会面，他会责怪我，而不是你。”

阿迪驱车9英里，将他准时送到美拉扎德。瑞克被领入大厅，巴巴含笑拥抱他。后来瑞克这样描述了伴随至爱的最初时刻：

我倾身与至爱贴心拥抱时，瞥见他的炯炯目光——那是阳光灿烂的瞬间，无言喜悦的瞬间，在上帝怀中的无上瞬间！

[巴巴亲吻瑞克的额。]

我大约有两周都记不清，巴巴曾亲吻我的额——那么温柔，那么自然。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抱他，然而他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进入他的怀抱时，他笑容满面，散发喜悦。我挨近被他紧紧拥抱，心中蓦然浮现一个声音：

“停！别浪费此时——看他！”于是我略转视线，从原莽茫然地越过他的肩膀，转向凝视六英寸之外、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旁边地上坐着的男人们必定看到，他让眼中的光芒照入我的眼睛……

瑞克坐到巴巴对面的地上，接着发生以下交流：

巴巴问：“你昨晚在火车上睡得好吗？”

瑞克说：“不错，巴巴。我睡得好，当然啦，我过去几天一直很兴奋。”

巴巴扬眉，问：“因何？”

“现在有机会见您呀，此时世界各地的爱者都渴望哪怕瞥一眼您……有机会伴随您，我极为兴奋。”

“你确实很幸运，此时能来这里。我在严格闭关，从今天起，我的闭关将愈发严格——除了身边的满德里，我不见任何外人，甚至阿美纳伽的亲近爱者。”

“不要关注脑子里的念头。”巴巴继续说：“头脑的本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坏念头。你只应在心灵中渴望我。”

巴巴继续：“实际上，无需关注灵性道路、意识层面或任何灵性体验——它们只不过是小孩的玩具，因为其无非是幻相。你必须努力见我的实相！届时你将能够认识我的实相。

“可怎样才能见我的实相？你必须在心灵中渴望见我。从哪儿获得

这种渴望？通过爱我。”

少顷，巴巴微笑着，打手势：“谋事在神，成事在人。”瑞克不解地盯着他，巴巴复述此倒反警句，打手势：“谋事在神，成事在人。”

接着解释：“我打算让你来这里，只待几分钟，就打发你走，可你使我取消了打算！”

轻松时刻之后，巴巴介绍弗朗西斯，要他读一首最近的诗，其中提到 LSD：

“别想靠提供迷幻药之旅，来把我耽误，
一向无羁旅行的我惟由爱引导——瞧！”

按巴巴指示，弗朗西斯读了他的另一首诗——一首绝美的格扎尔，有几行遣词精妙，登峰造极，令巴巴绽放笑容、打起响指。

巴巴随后召阿婆巴，用波斯语念一首哈菲兹的对句。巴巴翻译如下：“百万爱神者排着长队，要跨越门槛通向神人，却仅有一人跨越门槛。百万个跨越门槛者里，仅一人能认识我实相。”

巴巴看着瑞克，重述第三遍：“你必须努力见我的实相！”

瑞克回应：“凭靠您的恩典，巴巴。”

巴巴几乎未停顿，回话：“你努力——我会帮助你。”

并神情严肃地补充说：“别让我失望。”

会面包括进一步的交流，瑞克对至爱倾诉他的爱，巴巴聆听，并且给他一些具体指示。

瑞克访问时间即将结束，巴巴表示：“我（打破沉默）的时间正快速临近。你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我的衣边。‘抓紧我的衣边’是何意？完全照我说的做，无保留地服从我。我是神。我是真理。”

巴巴要瑞克再拥抱他，然后遣他随埃瑞奇走出大厅；瑞克的 45 分钟会面结束。巴巴还遣弗朗西斯、纳瑞曼和大阿迪出去，和他谈话。不过首先，埃瑞奇和瑞克坐着，一起回顾了瑞克同巴巴的会面，埃瑞奇一一记下细节。巴巴还通过玛奴，从美拉扎德的玛司特树摘了两只芒果，给瑞克作为帕萨德吃掉。

每天巴巴回房休息前，会对满德里合十致意，满德里会回礼。当天，巴巴把瑞克召回大厅，最后瞥他一眼。瑞克在至爱跟前，合十致敬，只能道出一声“谢谢您。”上午 10 时许，巴巴去用午餐。

会见巴巴后，下午 1 点半瑞克·查普曼离去，前往普纳，经孟买回

艾哈迈达巴德。两天后 8 月 17 日，瑞克给阿迪写信如下：

亲爱的阿迪兄弟，

我仍感眩晕，无以言表我会见真正至爱的幸福。神人取消自己的打算，允许我待在他身边，享受他的几次微笑，浸润在他的爱里——一个看不见巴巴实相的人，对这种感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如果通过凡胎肉眼对他的一瞥，就能给予如此的喜悦——除了神本人，他还会是谁？

——巴巴的胡琵瓦拉

（注：瑞克·查普曼一走入满德里大厅时，巴巴提到他的长胡琵。后续通信中，查普曼会被称作——自己也会署名——“巴巴的胡琵瓦拉”。）

如前所述，1966 年 8 月 16 日起，美赫巴巴禁止任何访者到美拉扎德。他重申：“在 1967 年底之前，除非我自愿召见人，谁都不得访问我或要求访问我。”该指示传达给全体相关者，严格实施遵守。

有一次，巴巴辛辣地说：“即便神本人来到门前，都莫让他进！”

17 日，阿迪接到阿娄巴从坪坡岗水泵站打来的电话，说巴巴急需阿迪送可口可乐和姜汁汽水。幸好帕椎那天要去美拉扎德，带去几箱。

巴巴更严密切关的一个外部原因，是他的糟糕健康和颈椎疼痛，他就此透露：“其原因在于我不断加重的工作——承担世人的痛苦。”8 月 21 日，巴巴身体难受，当天和次日，邓肯被召来为他带些药。此时穆提和家人来阿美纳伽，虽然 22 日来美拉扎德，巴巴未见他们。

然而美赫巴巴愈从外部活动撤离，有关他名下的活动，在世界各地明显变得愈发密集。如玛妮写道：“闭关的帘幕愈是遮住他，不为爱者视线所及，他愈是显露在那些不认识他者的心中。”

尤其美、英和澳洲，有很多“巴巴活动”，令人惊奇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吸引，纳入神人的爱轨。一天，巴巴微笑着，以实事求是的语气评论：“这是因为我是神。”

巴巴一向记得给吉蒂发生日贺电。那年 8 月 27 日，他致电：

你对我的爱，即你的生活，对我中心的所有人宣讲我的讯息，让我高兴。保重并记住，吉蒂你对于我很宝贵。

8 月 25 日周四，格兰特医生访问阿美纳伽时，请他到美拉扎德为巴巴做心电图检查。上午 8 点他随阿迪抵达。因处于深度闭关，巴巴不想离开美拉扎德，故让帕椎在场，确保发电机工作。检查心电图后，

格兰特医生说，巴巴的心脏没问题。几分钟后，巴巴对格兰特医生谈起LSD，并重申它对身心灵皆有害。

格兰特想知道：“根据试用者的说法，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服药丸见神，何必经过多世的苦修？例如我要去阿美纳伽，既然可以坐美赫吉·卡卡里亚的雪佛兰车舒服地旅行，何必坐牛车遭受一路颠簸？”

巴巴用比喻回答：“你绝不可能通过药丸抵达神。需要大量的苦修、辛苦工作并在世间经历艰难考验。你是通过服药成为名医的吗？不，你得辛苦工作，攻读多年，经诸多培训，多年后成为一名医生。人生同样如此。你必须经历种种困难，种种折磨，才抵达目标。我祝福你有一天实现之。”

26日，巴巴的血和尿样，又被送至红宝石厅诊所检验。高荷保持经常检查巴巴的健康，确保控制他的糖尿病和尿素水平。

9月5日，埃瑞奇写信说，巴巴“感觉好些，容光焕发。”16日他还写信给一个家庭，讲起巴巴最近说的话：

我的健康跟身体因素基本无关。我的肉身——你们肉眼只能看见它——在你们看来，患各种病受折磨。但这全是由于宇宙痛苦负担的巨大压力，我将该痛苦承担在我的宇宙身体上，它影响到这个肉身——你们所熟悉的，在浊界看见我、感受我的唯一媒介。

我打破沉默后不久，一切宇宙痛苦都将结束。1967年11月底将是一切的转折点。

一天清晨，早餐时，巴巴对女子们阐述他打破沉默后世界将发生的转化，他左手窝成杯状，松散地置于右手上方，好像握着一只大球。再灵巧地将右手换到上方，似乎将球翻转过来。有人解读说：“上下颠倒？”

巴巴微微一笑，打手势：“正面朝上！”

在此期间，美国开始有一波年轻人，主要是大学生，赴默土海滨美赫中心朝圣。许多人来自教堂山、纽约市、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匹兹堡、底特律、列克星敦、迈阿密、芝加哥和其他远方城市。让他们居住中心的小屋之前，吉蒂或伊丽莎白，总会先与这些年轻人面谈。除“禁酒”外，巴巴在中心实施了新规定——“禁毒”。

1960年代末，英国“谁人”乐队的摇滚乐歌手，彼得·汤森，听说巴巴。汤森开始接近伦敦的迪莉娅·德里昂，并将多个唱片专辑献给巴巴。纳入巴巴联系圈的另一英国歌手是“小脸乐队”的罗尼·莱恩，还有

其他年轻人。

期间，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继续在阿美纳伽协助大阿迪办公，9月获准在美拉扎德住一周。他是满德里，但平时像其他人，如查干、萨若希和邓肯一样，保持距离住阿美纳伽。

1966年9月26日，巴巴给欧文和爱德华·拉克回信，论及他们最近的问题，让大阿迪写道：

……巴巴想要你们知道：你们不应该为心中来去的性欲邪念而烦恼或担忧。他希望你们始终小心警惕：切莫把这类念头付诸行动。这样你们就不会受缚。巴巴说，一旦付诸行动，你们就受缚。

10月4日，巴巴让阿迪致讯欧文和爱德华·拉克：“**要保持开心快活，因为他——极乐源头——与你们同在。**”

尽管除获召者外，谁都不准访问美拉扎德，9月27日，许多阿冉岗村民坐牛车长队来到。

巴巴不想见他们，但他们恳求彭度（他同情他们），请巴巴恩准他们的请求。巴巴答应见他们7分钟，让他们进屋达善。

村民离去后，巴巴说：“在1967年11月前，我希望完全不受干扰。”他指示用印地语、马拉地语和英语，将下文漆在公示牌上：

注意：阿瓦塔美赫巴巴已停止接见人或施达善

这是美赫巴巴的命令，三种语言各做两块金属牌。11月5日，一套牌置于满德里大厅外的新生活篷车上，另一套放在美拉扎德的入口道路，通向男满德里宿舍的岔路口。

当天，德拉敦的一名爱者宝戈帕尔·达斯，从普纳打电话给阿迪，请求达善巴巴。宝戈帕尔·达斯和妻子贝比拉吉，对德拉敦美赫达姆的建设贡献不菲，并大力资助了当地的巴巴活动和巴巴名下的其他工作，如济贫等等。

宝戈帕尔·达斯和妻子驱车到阿美纳伽，阿迪领他们到美拉扎德，尽管他在电话里解释过，巴巴在闭关，可能不会接见他们。夫妇俩起誓，当天没达善过巴巴，就不饮水。他们抵达美拉扎德时，巴巴已在他房间，听轿车驶近，遣宝查明来者是谁。宝禀报后，巴巴问他：“我应该见他们吗？”

宝说：“巴巴，今天都挂公示牌了，给他们施达善不合适。”

巴巴却回答：“对我来说，没有束缚。我想要什么时，你就应该留

心。去带他们来。”

宝将夫妇领到巴巴房间，可他们在门槛前止步。巴巴面容发光，皎如圆月，含笑招呼他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俩。把我带上。”夫妇俩满意地离去。给他们写了便条，要普纳古鲁帕萨德的看管者让他们参观，并请佳尔领他们参观巴巴故居和其他胜地。

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巴巴提醒男子们，11月21日为“奇迹日”。并解释：“从1966年11月21日至1967年11月21日，将有四个奇迹。其中最小的是，我将像（1956年乌达拉）汽车事故之前那样快步走。另三个将比第一个奇迹更伟大。

“从1967年6月起，一切似乎将平静下来，但直到1967年6月，对于印度和世界，对于满德里，都将非常之困难。

“这四个奇迹是一种查玛特卡（奇迹、魔法），但奇迹非我本行。我将施一切奇迹中的大奇迹。当我打破沉默时，它将是创世以来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类奇迹。”

与之同时，孟买的拉姆·金德医生和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之间，就巴巴的健康问题继续通信。10月6日，埃瑞奇致信金德：

……巴巴不希望你找辛德先生再要颈托。关于他的疼痛，他希望你牢记，造物界中没有人能治愈他的疼痛，因为他的痛苦不是身体的，而是神圣的。该痛苦还从最高层面转化到身体层面，让神圣痛苦呈现为身体疼痛。

巴巴还想要你知道，1967年11月底后，将是一切的转折点，因此他希望你保重，并放慢你的辛勤工作，1967年后为他做好准备。你为他所珍爱。

11月24日，高荷致信金德，巴巴颈部依旧疼痛，并导致肩臂麻木刺痛。每隔15天就加重，止痛剂不见效。巴巴在戴金德寄的新颈托，可久戴就难受。剧痛期间，巴巴会用旧颈托，其更松弛，后面低些。不再需要“牵引颈托”。

金德医生给埃瑞奇和高荷回信：

我从阿迪兄弟口中得知至爱巴巴的颈痛消息，我赴德里前一天他和我们在一起，而你们的来信确认同样情况。他还说，你们非常担忧。我也处于同样的困境。根据我对巴巴颈椎状况的了解，我已试过一切办法。但必须承认，正如我之前承认的，我在减轻至爱巴巴的疼痛方面彻底失

败。为他治病令我一筹莫展，他如海洋般强大——不，更强大——同时又如小猫般无助。我只能请他宽恕。

巴巴听到来信时，慈爱地微笑，立即让埃瑞奇写信给他：“告诉拉姆·金德不要烦恼，而要记住他为我所珍爱。我疼痛的根源不是身体的，而是宇宙的，只有按我的时间才会离去。”

巴巴最后说：“现在是让众生明白我是人身上帝的时候了。”并作为讯息寄给世界各地爱者。

11月27日，孟买的佩维兹·塔拉提与斯瑞达·克尔略成婚，巴巴准许他们出于礼节，为他和满德里送食物到美拉扎德。12月5日，埃瑞奇致信一爱者：“一周以来，至爱巴巴心情和健康都有改善。”12日，瑞克·查普曼关于LSD的文章被读给巴巴听，并寄还瑞克，附便条指示：瑞克应按计划返美，莫期待再次见巴巴。

巴巴曾表示：“**发源于真理本源的言语具有真正的意义。**”（注：摘自1962年澳洲初版《有与无》的结束语。全句是：发源于真理本源的言语具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当人们把这些言语当作自己的话说出时，言语则变得毫无意义。）

通过12月14日玛妮的《家书》，给爱者寄去直接发自本源的如下言语：

欲求和渴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唯一的真欲求是见神，唯一的真渴望是与神合一。这种真欲求和真渴望使人脱离生死枷锁。其他欲求和渴望都把人束缚于无知。

而要欲求真欲求，渴望真渴望，你则需要我的恩典，而你只有将一切其他欲求和渴望都交给我，才能获得这种恩典。你对我的爱将帮助你交出这些欲求和渴望，我对你的爱将帮助你欲求真欲求、渴望真渴望，这都是出于我的恩典。

每天都收到，从世界某个角落寄来的信件和电报，诉说不幸悲剧或患难，呼吁美赫巴巴的帮助干预。听到这些，巴巴一律寄去此讯回复：

对一切病疾的救治方法，是不断地全心全意想我。

另一次，巴巴说：“**随着越来越少地想你自己，你将会全心全意地想我。**”也作为讯息寄给爱者。

1966年12月22日，美嬉生日在美拉扎德私下庆祝。每年有少数亲近者当天受邀，如孟买来的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达达禅吉，吉姆和罗姐米

斯特里，娜格丝和蔻诗德，还有普纳来的盖麦和玛奴·杰萨瓦拉。巴巴在女子这边，会拥抱美媚，女子们对她唱《生日快乐》。

美拉扎德宇宙工作

1967年1月11日下午，美赫巴巴的长期亲近弟子，拉姆玖阿卜度拉，在萨塔拉因心脏衰竭去世，时年67岁。萨塔拉的顺势疗法医生，S·G·乔格（拉姆玖朋友），发电报给巴巴：“下午拉姆玖已永远离开我们，去您那里。”

次日，巴巴复电：“我亲爱的拉姆玖已来我这里，永息我内。告知他家人要勇敢，我的爱送给他们全体。”

大阿迪和邓肯立即被派往萨塔拉，将巴巴的爱与口讯亲自传达给拉姆玖家人。他们返回后，讲述拉姆玖在弥留日子里，怎样持着念珠，帮助自己持续不断地念巴巴的名。临终之际，他无力持念珠，手指仍在拨动，随着节奏口念：“巴巴，巴巴，巴巴。”

拉姆玖阿卜度拉自1921年在普纳起，被纳入巴巴的联系长达46年。他在大师之家加入满德里，待到1928年巴巴迁离托卡埃舍。后来他在纳西科的萨若希汽修厂任经理。他终生与巴巴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来访。他是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成员之一，去世后，儿子阿里接替其位。（注：尽管拉姆玖是巴巴允许安葬下美拉巴德的弟子之一，但其陵墓不在那里。他去世当晚，就在萨塔拉下葬。）

拉姆玖是最早满德里之一，为巴巴所珍爱，他忠实地服务巴巴直到最终。1925-1926年，巴巴停止书写前，偶尔会给拉姆玖写信。从这些亲笔信中摘引的几段，证明了巴巴对他亲爱弟子的感情：

我内在永远与你同在……我爱你如己……

不要忧虑任何事。要勇敢，一切会过去……我已承担此责，将来让你见真理……

一切都好，你有我！碾死摩耶及其全部虚幻把戏！……

自从纽约世博会上设“巴巴展台”获得成功，一名加拿大新爱者，凯瑟琳（凯）·M·德雷珀，想在1967年蒙特利尔展会上设立类似展台。吉蒂致信阿迪提及此事，信读给巴巴听，他赞成该主意。

去年1966年3月1日，巴巴致电凯瑟琳·德雷珀：“我很高兴你们

努力通过展会传播我的讯息。我把爱之祝福送给你和全体帮助实现展事者。”

吉蒂想知道，巴巴希望他们继续派发同份《宇宙讯息》册子，还是希望授予一则特讯。巴巴回复：“《宇宙讯息》永远是普世的，没有变动或要给的其他特讯。”

去年米克和厄苏拉汉密尔顿离开印度时，巴巴指示他们联系罗伯特德雷福斯。三人都想回亚洲。致信请巴巴允许他们离开美国，“在旅途中”对他人宣讲巴巴“禁毒”讯息。巴巴同意，但命令他们：没有他的指示，且明确在1967年11月21日之前，不可入境印度。他们于1966年10月离开美国，经由陆路旅行数月。1967年1月到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候允许来见。然而，巴巴未准许他们来。6月他们最终被迫返美，因重犯毒瘾，患重症肝炎。他们康复后，巴巴宽恕其过失。

1月29日，美赫吉同杰罕古和美赫文来到美拉扎德。美赫文每年来访，住一个月。2月5日周日，巴巴说：

我既是神又是人。伴随我生活者，感受我的人性多于神性。短暂来见我的新老爱者目睹我的神性多于人性。但跟随我者，最终不仅将感受我的神性，而且将体验之。

该讯息交给大阿迪，但叫他不要公布。他读后，感到困扰，再到美拉扎德时，问巴巴：“这是什么意思？您是说，那些远离您者将无缘体验您的神性？”

巴巴呵斥：“你这傻瓜，哪里这么说？”

“没明说，”阿迪争辩：“可暗示了。”

巴巴回复：“根本不是。并不是说只有跟随者将体验我的神性——许多人都会！”

而后来通过玛妮的二月《家书》寄出讯息时，最后一句改为：“……**我的所有亲密爱者，不管伴随我生活，还是远离我生活，最终都将体验我的神性。**”

另一次巴巴解释，他极少赐予爱者灵性道路（层面）的体验。他用地上放着的一盏点燃的煤油灯作比喻，说：“油灯照亮整个房间时，底座旁却有一圈阴影。当我把必给之物赐予我的亲近圈子时，它将是真正的东西。”（注：关于灵性道路，巴巴阐释过，阿瓦塔或至师通常带领弟子“蒙着面纱或眼罩穿越层面”。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

大弟子辨喜，也许就是一例；辨喜演讲神时，会使听众入迷。哈菲兹，在库特博穆罕默德·阿塔尔的指导下行道 40 年，或许也是蒙着面纱穿越层面。）

也在 2 月 5 日，阿迪通过《64 号生活通告》寄出巴巴的如下生日讯息：

美赫巴巴慈爱地允许全体爱者，于 1967 年 2 月 25 日在各地庆祝他的 73 岁生日。希望庆祝巴巴生日者应该着手准备，以适合阿瓦塔的方式庆祝生日。

美赫巴巴授予 1967 年的生日讯息是：

生生死死皆虚幻现象。人真正死去时，才作为超越生死的永恒之神诞生且活着。

通告还表示：

请仔细注意：——阿瓦塔美赫巴巴将于 1967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底在普纳。巴巴将照常住普纳滨江路 24 号古鲁帕萨德。

巴巴希望全体爱者收悉，他要求保持彻底不受干扰，直到 1967 年底。他不会给爱者施达善，也不接见访客，直到 1967 年后。

1967 年后，巴巴将亲自宣布，何时给爱者施达善。因此，巴巴要求在他发布公告之前，爱者不要自行来达善。

他逗留普纳古鲁帕萨德三个月期间（1967 年 4 至 6 月），巴巴只见获召者或专为工作获召者。

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用泰米尔语写了一本书《美赫荣耀》。2 月 6 日，巴巴为此寄去此讯：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的讯息是：抓紧我的衣边，在各方面都要百分百地诚实；因为神，除了是无限能力、知识和喜乐，还是无限诚实。因此，通过在一件事情上诚实无伪，你将能够按应当爱祂的方式爱神。

美赫巴巴在取消 1965 年西方人撒晤斯之前，曾致信澳洲的比尔·乐裴基，说允许他在撒晤斯后在印度多住 7 天。撒晤斯取消之后六个月，巴巴致信称，既然乐裴基未获得承诺过的 7 天，就改为给他 14 天，他应于 1967 年 2 月来印。

比尔飞赴印度，2 月 16 日周四，邓肯驱车到普纳接他，把他送至美拉扎德。他住的房间，在弗朗西斯房间的隔壁（满德里大厅对面农舍）。拜度住农舍另一边的小房间。次日上午，问候比尔的健康和家人情况后，

巴巴问道：“你睡得可好？”

比尔说，睡得很好。巴巴一脸不解，用幽默的语调说：“这让我想起童年学的诗《轻骑兵之冲锋》——炮火在右，炮火在左！一边弗朗西斯，另一边拜度，你怎能入睡？弗朗西斯说梦话，拜度打呼噜！”

约翰·布鲁福德，当时和家人居住阿瓦塔之寓。1930年代他初遇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两人在大学读艺术系。布鲁福德是优等生，但放弃了艺术，因为他感觉“没有深邃的东西要表达。”1956年布鲁福德首次见到巴巴，直到1960年代初，他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有所贡献，开始雕刻和绘画巴巴的脸和头。

比尔此次来印，随身带来约翰·布鲁福德做的一尊熟石膏头像习作，让巴巴了解，约翰在刻画巴巴方面的进展。巴巴对他的努力相当满意，表示作品完美、惟妙惟肖。并评论：“全世界每个巴巴中心都会想有一尊复制品。”

1967年2月22日，巴巴电告约翰·布鲁福德：“我，完美者，对你的完美作品非常满意。”后来巴巴寄指示，让布鲁福德停止在阿瓦塔之寓从事农耕，将全部时间投入艺术工作。

[注：1967年约翰·布鲁福德的第一件雕塑作品，只是给巴巴的进度报告，比尔·乐裴基带到印度让巴巴看过后，交还布鲁福德。最后雕塑于1970年完成，并批量生产。复制品陈列于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1996年，布鲁福德家人将1967年头像（未修改过）的铜制副品赠予玛妮。玛妮将它放置在美拉扎德巴巴卧室（陈列至今），她深情地把这尊头像称为“澳洲巴巴”。]

因比尔·乐裴基来访，巴巴不顾健康糟糕，每天上午来满德里大厅，同他商议阿瓦塔之寓的发展计划。比尔忆述：

即使可能，也难以言表我记忆中的画面：那14天期间，美赫巴巴忍受的苦难之深度，和他对阿瓦塔之寓整个话题的专注度。尽管疼痛极为剧烈且健康不佳，夜间高烧至华氏104度，待在满德里大厅期间戴着颈托，当他在座椅上换着坐——用垫，之后不用垫——以缓解髋部伤处的不适时，他的面部和眼眸中不断地掠过一阵阵疼痛，然而巴巴每天都为阿瓦塔之寓来大厅，以阐明他对圣地的发展规划。每天他会提出夜间想到的要点，想把这些纳入他关于地产的宏愿，埃瑞奇、弗朗西斯和我每晚都会写下来。

美赫巴巴的苦难、他表达意愿的方式、他所强调事情的这些画面，以及对他深邃有力话语的记忆，都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脑海和心中。

一天，用抬椅抬着巴巴，在大厅和主屋之间，比尔走在旁边，也许为回应比尔对巴巴身体状况感到难过，巴巴说：“记住，我是不折不扣的神。”并对他重复两遍：“记住，我是不折不扣的神。”

在大厅聚会期间，巴巴常在感觉他们需要休息，或者巴巴想用便桶解手时，示意弗朗西斯和比尔出去吸支烟。弗朗西斯常出去小解，一次他走出后，巴巴评论：“弗朗西斯总去厕所。总要撒尿。”并转身对比尔说：“是，你很爱弗朗西斯，他也很爱你——但我爱你们俩，远远胜过你们对彼此的爱。”

自比尔得知美赫巴巴起，巴巴就把他与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相联系，称为“他的右手”。1956年巴巴首次这样说，还提到罗伯特·劳斯是“弗朗西斯的左手”。1967年比尔来访期间，巴巴从该次序释放布拉巴赞，表示：“弗朗西斯自由了（脱离澳洲工作）。巴巴和比尔受缚。澳洲是巴巴和比尔之间的事了。”

巴巴指示：“弗朗西斯将把阿瓦塔之寓移交比尔，时机成熟，比尔将组建信托并担任主席，并把地产交给信托。比尔的目标，是让阿瓦塔之寓广为人知，因为它将成为世界上的重大朝圣地之一。这是巴巴让比尔肩负的重担，全体巴巴爱者有责任携手同心、全力配合他。”

1958年6月，二访澳洲期间，巴巴曾表示：“700年内，阿瓦塔之寓将成为世界性的朝圣地。”

巴巴提名弗朗西斯和比尔作为信托成员，让他们再选另三名男子。罗伯特·劳斯、瑞吉·帕弗尔和约翰·布鲁福德被提名，巴巴批准其选择。

巴巴进而解释：“做巴巴工作时不应有‘个人’。巴巴独自做他的工作，但乐意用这人或那人做他的工作。现在阿瓦塔之寓开始新的发展阶段，由比尔负责主导。巴巴希望约翰（布鲁福德）和其他人全心全意配合比尔，在他的指导下发展圣地。他们这样做，将是直接配合巴巴在澳洲的工作。”

巴巴还通知比尔乐裴基：“如果你需要钱时，就来找我，我会关照。”（注：事实证明，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乐裴基在生意上相当成功，慷慨资助了澳洲乃至印度的各种重要巴巴项目。）

期间，除了阿瓦塔之寓，反复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阿玛尔·辛·赛伽会不会再度当选印度国会议员。赛伽不想竞选，

曾对巴巴说：“我想献出余生服务您，赴印度各地旅行传播您的讯息，对民众宣讲本时代的阿瓦塔。”巴巴听后，命令赛伽再次竞选。

就他的竞选活动，巴巴对满德里表示：“他没有钱。你们知道他为人诚实，我告诉过他要诚实。我命令他，只有他保持诚实，才能留在国会。既然他没有钱，而其他的人疯狂花钱把选民运去投票，他怎可能重新当选？”

在选举日，计票时阿玛尔赛伽一度落后 20000 多票，似乎败局已定。巴巴致电他：“莫担心结果如何，因为你已赢得至古者的心，他手中掌握着人类帝国的兴衰。”

彭度在房间，听收音机播报结果。他对选举感到兴奋，坚持要巴巴帮阿玛尔·赛伽获胜。最终票数公布，赛伽尔以 1000 票优势再次当选。

1967 年 2 月 25 日周六，庆祝美赫巴巴的 73 岁生日。清晨 5 点，男满德里在大厅，站在巴巴椅前，高呼七遍“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女子们在他卧室，站他面前。巴巴来到装饰过的大厅，一一拥抱男子，对乐裴基抱怨说：“生日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必须早起，洗脸洗手。给我带来更多麻烦！”

播了比尔的女儿，珍妮和露西，为巴巴唱歌的录音带。弗朗西斯读了他写的生日歌，宝念诵他的印地语阿提《阿迪萨契塔那》（原始意识）。以下是宝写的阿提译文：

从他的心血来潮涌现出整个宇宙；
他的神性怎能够被人类智力猜透？

原始生命意识，和平天廷乐土
敬礼大梵来临——
啊美赫主，请接受我的阿提。

点亮我心中的纯爱之灯
毁灭这深重的愚昧无明
让我把所有一切奉献给您
陶醉于您的爱——
啊美赫主，请接受我的阿提。

愿我生命的每一次呼吸
完全成为您意志的流动
神圣的游戏大师慈悲化身
将恩典赐予我——
啊美赫主，请接受我的阿提。

愿阿提成为我全部人生
让生死轮回永远地结束
愿我的双眼朝着晨光睁开
愿您把我渗透——
啊美赫主，请接受我的阿提。

装饰满德里大厅时，少年佣人在巴巴座椅上方悬挂了一只大气球。巴巴入座后，要比尔·乐裴基扎破气球，一阵玫瑰瓣雨洒落巴巴身上。上午愉快度过，给巴巴念生日贺电贺卡，必要时他授述回复。

随着新爱者新中心在印度各地及全世界涌现，每年的美赫巴巴生日庆祝变得更为隆重。在阿美纳伽，现任市长的萨若希找巴巴提议，用一辆敞篷吉普车，载着大幅巴巴相片列队游行全城。巴巴予以同意。

当天，比尔·乐裴基乘车去阿美纳伽观看游行。下午5点开始，游行队伍长达半英里，持续六小时。乐队领路，信徒唱歌，赞颂阿瓦塔。吉普车被盛大装饰，形状像船，大幅巴巴照片悬挂花环，成为关注焦点。驶过时，民众从屋顶朝巴巴像抛花，沿途各站燃放烟花。加尔各答的希拉·拉尔·乔普拉博士，是那年阿美纳伽中心的演讲嘉宾，并到美拉扎德拜见巴巴15分钟。

其他中心也举办庆祝阿瓦塔的公众聚会、济贫活动且放映电影。在海得拉巴，举行73天活动，纪念至古者在世73周年。尽管在闭关，巴巴让他的心门敞开，由此流出滔滔爱河！在爱者心中，对他的忆念之焰越来越明亮！

巴巴致电默土海滨等地的爱者：

**我将和每一个在我的生日相聚、庆祝我在你们中间的人同在。
我的爱者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把爱之祝福送给那里的每一位爱者。**

2月24日致电孟买的金德医生：

你对我的爱让我很满意。让所有聚会庆祝我生日的人知道：我的爱洋在那里注满他们的心。我把爱之祝福送给你和家人。

此特讯寄给饶希文·纳拉瓦拉的《辉光》期刊：

爱我容易，因为我是爱。难的是以能获得我的方式来爱我。

由阿瓦塔美赫巴巴协会及会长哈里·肯莫尔主办，在纽约巴比松广场酒店举办两小时的盛大公开庆祝。巴巴为此致电肯莫尔：

我很高兴纽约庆祝我的生日。我把爱送给所有人，他们为我的生日庆祝和沉默日周年纪念做出无私奉献，从而使你能够实现我的意愿，每年在纽约公开庆祝这些活动。

同纽约环球广播电台安排了设施，次日向全世界播报整个活动过程的录音。2月21日，哈里·肯莫尔致电禀报巴巴：

抓紧您的帽，巴巴。上周五晚安排完毕，于2月26日周日，格林威治时间下午2至4时，通过纽约环球广播电台设施，用短波向全球125个国家，播报全程两小时的生日庆祝活动。希望您对这则世界独家新闻满意。试着让全印广播电台在国内播放。今天寄出完整信件。亲爱的老爹，生日快乐。

爱，哈利路亚

哈里

2月22日，巴巴发电报回复肯莫尔：

我紧抓着帽。你同样要紧抓我的衣边。你电告的纽约生日庆祝广播，让我非常高兴。我把爱与祝福送给你，我的爱子，以及庆祝我生日的全体聚会者。我的爱洋是你们的，将注满你们的心。

广播节目播送到印度，巴巴和满德里在美拉扎德收听。故负责者真正蒙福，获此殊荣将阿瓦塔的名与讯息传遍全世界，庆祝他73岁生日。

确实，如前所述，虽然美赫巴巴本人超然世外、在美拉扎德闭关，人们对巴巴名的兴趣和熟悉度却在迅速增加，美国尤其如此。未见过巴巴的人，也成了活跃的工作者。如艾伦·科恩给玛妮的信中所述：“无疑，巴巴在美国的节奏大幅加快——至爱之言使许多人心跳加速，他们一直有着莫名的渴望。他似乎用爱与灵感的古老工具，在收获成熟的灵魂！”

世界各地，忆念巴巴之火焰通过他的中心和爱者持续燃烧，为人们所瞩目，由之点燃他们自己的灯。此乃巴巴的神圣工作，他通过驻留一地，在各地进行。一次他评论：“我的爱者是我外部工作的媒介，而该工

作是我所做内在工作之成果。”在爱者信徒渴望达善他时，巴巴继续延长闭关，他们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

3月1日，邓肯在美拉扎德宿夜。次日上午他驱车送比尔·乐裴基和弗朗西斯，去埃洛拉石窟。当晚比尔离开阿美纳伽，赴孟买。

比尔离开美拉扎德时，巴巴未拥抱他。后来他讲述离开时，感觉好像他只是暂时离开巴巴房间，去办点事。尽管比尔·乐裴基这一生未再见美赫巴巴，告别的经历让他确信，阿瓦塔下次降临时，自己会再度伴随他。

比尔·乐裴基逗留期间，巴巴指示他，方便时尽快和家人从悉尼搬到阿瓦塔之寓。巴巴说：“我希望你全力投入我交给你的工作。你必须更认真地努力传播我的名与讯息，用心推进阿瓦塔之寓的发展。希望居住者，应当先征求你同意。尽一切努力，与公共社区建立良好关系。”

自1950年代中期，比尔就尽力在澳洲传播美赫巴巴的名，收效不显著。巴巴重复这些指示多日，比尔逗留接近尾声时，脱口恳求说：“巴巴，我努力传播过您的讯息，却不见效！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巴巴定睛看着他，简单地说：“我将转钥匙。”并做个手势，仿佛在转钥匙。

比尔未料到，巴巴的帮助已开始见效！他在印期间，一名青年到悉尼的美赫屋，想见他，更多了解巴巴。乐裴基一回澳洲，青年就同几个朋友过来。许多人也开始渴望更多了解巴巴，随后数月，比尔应邀到广播电台、电视和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巴巴兑现了诺言，使工作突飞猛进。

巴巴致电比尔：“世界是无中之无中之无……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在美拉扎德授予的，以及我不时给予的指示。记住，时间在快速临近，为了我委派给你的工作，再大的牺牲都不为过。”

3月6日，帕椎将凯克巴德家人送到美拉扎德，会见巴巴。查干和阿迪也在场。9日，巴巴召见萨若希、达克、鲁斯特姆·卡卡和阿迪，为他们在阿美纳伽生日活动及游行中做的努力，予以表扬和祝福。

在印度，传播美赫巴巴名的努力，同样进展迅猛。3月8日，巴巴给普纳的索曼发此电：**“你努力同他人分享你对我的爱，让我很满意。继续这样做，因为你越分享，你的幸福和力量将越大。”**

3月9日是印度教的希瓦神节（纪念主希瓦），当天达克获准到美拉扎德见巴巴。3月15日起，纳瑞曼和吉姆在美拉扎德住了4天。次日，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获准来短访。当天上午，邓肯也见了巴巴。18日阿

迪获召，接受指示。

巴巴命令阿迪，给印度的所有小组领导寄信，重申巴巴不会处理任何私人通讯，除了直接涉及他名下工作的急电要函，谁都不得再写信给阿迪或满德里，讲述其私人或别人的事务。此事于3月20日办理。

20日上午，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他儿子巴斯克和阿迪，与巴巴会见一小时，巴巴解决了沙斯特里的家庭问题。

高荷母亲患癌症病重，需在孟买做手术。巴巴获悉并指示家人，进行手术。同期3月23日上午9点，费拉姆和高荷父亲鲁西·珀珀，被召到美拉扎德。鲁斯特姆卡卡开车送他们。巴巴命令费拉姆睡在鲁西珀珀家，白天在阿迪办公室工作。巴巴给他特别指示，之后他要前往古鲁帕萨德。

期间，巴巴自己也身体不适。他说颈部左侧持续疼痛，发烧华氏100度。吞咽时，还持续感到咽喉疼。用过抗生素，效果不佳。邓肯被召来为巴巴检查，推荐另一疗法。

3月24日，霍桑·巴如查医生和新娘麦穆娜，从瑙萨里来。阿迪驱车送他们到美拉扎德。麦穆娜未见过巴巴，故巴巴特许他们来访半小时。上午8点35分，他们抵达。通常问候其健康后，巴巴走过整个满德里大厅，入座。“满德里未料到我会走这么快，”他说：“同样，满德里预料不到1968年将发生什么。现在谈这些没什么意义，因为你们无法想象1968年将发生怎样的剧变。”

巴巴讲述，那年印度各地、伊朗和纽约举办的盛大生日庆祝。“我肉身73岁，”他说：“但灵性无龄。”

麦穆娜问，巴巴爱者为何有时相互争吵。巴巴答复：“**耶稣的十二使徒也相互争吵。巴巴爱者争吵，是因为每个人感觉爱巴巴胜过别人。是其自我滋生这种争吵。但即使他们相互争吵，也不要紧，只要他们爱我，抓紧我的衣边。之后我将处理他们的弱点。重要的是，他们虽然争吵，应当抓紧我的衣边。**”

巴巴问霍桑：“抓紧我的衣边是什么意思？”

霍桑答：“百分百地服从。”巴巴点头，表示正确。

就夫妇俩生育的事，巴巴说：“我想要一个小霍桑，然后停止。”

霍桑答：“是，巴巴，在1968或69年吧。”

“拖这么久干嘛？”巴巴问：“现在就给我一个，然后停止。”

巴巴问麦穆娜：“你想要几个？”

“两个，彼此有个伴。”她说。

埃瑞奇插话：“她可能想要更多，但最终只有巴巴的愿望会实现。”

那年晚些，麦穆娜果然怀孕，次年4月生了女孩，他们取名蒂尔美赫——美赫之心。

尽管巴巴反复宣布他处于闭关，谁都不得请求见他，哈默坡的希塔拉姆之子拉姆，和坎普尔的拉吉库玛，都表示热切渴望来见。来信读出后，巴巴授述回复：**“只有爱者的爱能减轻我颈部的疼痛。我闭关不受干扰时，它才能缓解。”**

并且表示：**“我的这个闭关末期最为重要。我的宇宙工作正达到峰值强度，我将不得不承受五个月的深重痛苦。之后，准备好见证巨变。”**

古鲁帕萨德闭关

1967年4月2日周日，早餐后不久，美赫巴巴率男女满德里前往普纳。邓肯从英国买了一辆新的栗色沃斯利轿车，驱车送巴巴、美嫒、玛妮和美茹。旅途中，巴巴反复说，他坐车里感觉多么舒适，并指示邓肯7月1日到古鲁帕萨德，接他回美拉扎德。其他女子（高荷、娜佳和拉诺）与男满德里（埃瑞奇、彭度、弗朗西斯、宝和阿娄巴）乘迪索托车，和一辆租用的旅行车。每年，巴吉拉施的卡车用于运载行李和大件物品，如自行车和巴巴抬椅，往返古鲁帕萨德。从一开始，蔻诗德和纳纳·科尔就获准，于巴巴居住期间来普纳住三个月。巴巴抵达时，他们和美赫吉、美赫文·杰萨瓦拉和杰罕古·苏卡德瓦拉，在古鲁帕萨德迎接他。

一到古鲁帕萨德，巴巴就扶着美赫吉的胳膊，在长廊来回快速踱步。看见他经过数月较差的健康后，终于能自如行走，让满德里喜出望外。每天上下午，在埃瑞奇、弗朗西斯或宝的协助下，巴巴继续在整个长廊散步。他会高兴地笑着问满德里：“我走得怎么样？”

过了一周，4月10日，巴巴意外地召拉姆·金德医生，从孟买来“待五分钟”，就让他看看他走得怎样。“以后我可能不会走这么快。”他说。金德（和霍玛·达达禅吉）上午9点抵达，巴巴握住他的手，开始走。“我都跟不上他的步速，”金德后来忆述：“巴巴大步流星，不一会儿，我便上气不接下气。他走了一遍，两遍，我不得不告诉他：‘巴巴，请走慢点。我跟不上您。对我来说，您走得实在太快了。’”

巴巴大笑，说：“好，如果你累的话。至少我希望你满意，我能走得比你还好。”

金德医生在古鲁帕萨德待了50分钟。这次，巴巴对他透露：“**6月至11月这五个月左右，为了众生利益，我将不得不承受诸多身体痛苦。不过，这是我的闭关末期。1967年11月后，每个人都必须准备见证我的奇迹——现今看似不可能之事。**”

巴巴随后提及，全世界，尤其美国的大学生中间，对他工作的认识和对他的爱，都在增强。他问起金德的儿子苏哈斯，其在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读书，去年赴美前获得巴巴接见。金德离去后，给埃瑞奇写信，描述他对巴巴身体状况的发现：

至爱巴巴看似健康极佳，目光明亮，面色红润，散发喜悦幸福。好像颈部不是很疼，动作相对自如自发。他步伐强健，此前我没见过他那样走路；长廊来回走一趟，足以使我气喘吁吁。真是独特而令人激动的经历。

但和满德里在一起，巴巴并非总像金德发现的那样，显得容光焕发。这就是为何巴巴最近说，来访者看见他的神性多于人性，而一直伴随他生活者更多看见他的人性。最近三年间，大部分时间巴巴都昼夜不安，但外人总会发现，他如莲花般绚烂清新。

几周后，满德里记起巴巴随口说的那句“以后不可能走那么快”。此时巴巴背部肌肉拉伤，一动就疼。但虽然背痛大幅减慢他的步速，巴巴继续每天在走廊散步，直到太过疼痛，寸步难行。

本·海曼 1964 年从美国（空运）寄来一把结实的轮椅给巴巴。过去两年夏季，巴巴在古鲁帕萨德一直在用。又打开轮椅，供他使用。

为治背痛，试用民间验方：将酥油抹香蕉叶上，然后敷在巴巴背部。治疗过程不舒服（天热尤甚），但巴巴没有停止。此外，夜晚穿长衫或衣服时，巴巴会躺下，由彭度用热熨斗给他熏背。之后，埃瑞奇给抹些搽剂，舒缓肌肉，接着用弹力腰带裹着巴巴，支撑他背部。

在此期间，巴巴卧室密不透风，没有新鲜空气。彭度和宝守夜时，全身流汗。巴巴的受苦与他的宇宙工作有关，发生的这些事都与之相关。

巴巴对金德医生谈到在美国进行的工作，即对学生群体传播他的禁毒讯息。艾伦·科恩，现在是社会心理学家，已成为美国毒品问题的专家，尤其在学生界。科恩会旅行，到大学发表演讲，谈 LSD、大麻等毒品的有害副作用。

4 月 12 日，巴巴致电正访问默土海滨中心的艾伦·科恩：

你 4 月 4 日给阿迪的信，和巴巴工作报告的附件，已读给我听。我很高兴，你和巴巴男孩女孩们，通过文章、演讲、座谈、广播客串和影视媒介，将我的讯息大力传播给民众。我与你们同在。

通知（理查德）阿尔伯特和其他相关者，1967 年底之前肯定见不到我。我的爱与祝福送给你和同工们。

瑞克查普曼依然在印度教书。工作结束后，4 月 13 日他到阿美纳伽，

和阿迪、帕椎度过几日。18日，随阿迪和喀邱瑞家人来到普纳，他住普纳中心的临时宿舍，罗摩克里希南作为中心看管者，也住那里的小房间。但尽管巴巴偶尔就某项工作召见罗摩克里希南，这期间并未召见瑞克。瑞克不想违反巴巴的命令（谁都不得干扰他的闭关），同样未寻求达善巴巴，后于5月6日从孟买返美。一次埃瑞奇随口提议，巴巴也许会召见瑞克，巴巴说：“不，那一次访问对他足矣。”

5月11日，瑞克写信给艾伦·科恩：“我离开普纳前，巴巴捎讯给我，包含着巨大的情感能量：‘你、艾伦和鲍勃（德雷福斯）三人，能把我的真理讯息传播给美国人。’”

5月26日，此封电报发给艾伦·科恩：

你给阿迪的电报信件已收悉。莫再费时联系（理查德）阿尔伯特。瑞克将很快同你一起做传播我讯息的工作。加紧推进该工作，因为我的时间正快速临近。致以我的爱。

声明美赫巴巴已停止接见人或施达善的公示牌，已从美拉扎德带来，挂在古鲁帕萨德墙外。纳瑞曼和吉姆·米斯特里获准，周末来住古鲁帕萨德，高荷妹妹恺娣同样如此。保·纳图暑假期间也来住。那年，无论普纳还是外地，基本没有其他访客获准进入。

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获召来两天，4月16日抵达。克夏夫患帕金森病，手会微颤。巴巴建议他看医生接受治疗，不过又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无法治愈。有朝一日颤抖自己会消失。莫为之烦恼。”（尽管如此，巴巴遣克夏夫去孟买，接受金德医生的治疗。）

例外来访者，还有宝的家人。4月18日，阿迪把宝的家人送到普纳，她们获准在古鲁帕萨德住到21日。

有一年，她们获召只住三天，可她们到后，美娒说：“巴巴，三天过得太快。她们会觉得，根本没时间伴随您。”

巴巴回话：“行，她们可以住六天。”

拉玛正要请求多住几日，那时巴巴阻止她，表示：“我一旦说六天，就别要更多。到时你必须在阿美纳伽。故我这么说。背后有原因。你要是不在那里，将发生很糟的事情。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在这里伴随我，我愿意；但你们六天后离去，对你们自己有益。”

拉玛答道：“当然，巴巴，听您的。”

尽管本地普纳爱者未被召到古鲁帕萨德，但巴巴允许他们，为他和

满德里送食物。塞德、克里希那·班德鲁、卡姆卜里、索曼、马杜苏丹和纳拉因·瓦法勒等家庭，轮流利用此服务机会。

4月25日在古鲁帕萨德，上午9点25分，满德里坐在巴巴跟前时，巴巴对他们讲述，摩诃普罗来亚之时的大吸入。突然间，整个屋子开始摇晃。剧烈震撼引起片刻恐慌，结果证明只是轻微地震。

那年夏季酷热，在美拉扎德，4月遭遇一场严重热浪，许多树木枯死，其中六株芒果树死了五株。那是过去马德拉斯的掌管者（玛司特）送巴巴芒果，巴巴食后，将种子种植后长大的果树。

美拉扎德水井的水位很低，多株树因缺水枯死。坪坡岗湖（人造水库）完全干涸，阿美纳伽面临饮用水严峻短缺。帕椎尽全力挽救干旱的树木。

巴巴离开期间，帕椎请巴巴允许他，在地上钻一口井，巴巴同意。掘到65英尺深，未见水。4月28日，巴巴接到通知，允许帕椎继续掘至100英尺深。掘至83英尺，涌出丰沛软水，帕椎大喜。巴巴也满意。

5月8日，阿迪来古鲁帕萨德，汇报最新工作。当天德希穆克来到，会见巴巴。15和16日，因巴巴背部突发疼痛，迪克希特医生被请来拍X光片。赛逊医院的外科大夫，K·C·伽普瑞医生，被请来多次看病。

高荷的母亲珂希德病情恶化。阿露·卡姆巴塔被召去，帮其家人照顾她。5月16日巴巴接通知，并通过高荷给她父母传讯，“要不断地念记他，持他的名，不要担心。”23日，珂希德刚度过病危期，阿迪接到巴巴的电话，通知他：珂希德会在巴巴想要的时间离开身体，并且他对所有照顾她者的付出表示满意。

次日下午2点，珂希德去世。巴巴让人打电话到阿美纳伽，给她丈夫鲁西·珀珀传达此讯：

亲爱的珂希德已来我这里，永息于我的爱。你要勇敢，要顺服我的神圣意志。我返回美拉扎德后，会召见你。我的爱之祝福给你、家人和阿露（卡姆巴塔）。

两天后，从古鲁帕萨德寄出的信中，埃瑞奇传达：

至爱巴巴要求亲爱的全体爱者注意：到1967年11月底，将有许多斯瓦米和巴巴们，出现在世界剧幕上，因此他要求全体爱者远离这些人。巴巴关于这些人给爱者的一贯指示，不应当被遗忘或忽视。巴巴要求爱者们要当心！

巴巴提醒爱者，要紧紧抓住他的衣边。随着他显现的时间临近，

将会有些环境和形势，可能使爱者松开他的衣边。因此，他一再用小事作借口，给爱者们发送提醒。他说时间——他经常告诉我们的那个时间——现在就在他显现的门槛上！

巴巴想要全体爱者知道：现在他们应知道，到处漫游、挨户拜访斯瓦米和巴巴们，不仅无用而且非常有害。

在普纳居住近两个月后，5月26日，巴巴召见弟弟佳尔、贝拉姆家人和宾德拉屋家人。两天后，珊塔迪薇王妃获准来访。30日，萨若希和纬露来见。巴巴对他们说：“我的时间正快速临近。”

5月底，玛妮对巴巴读她（6月1日寄）的家书，信中讲述了巴巴的背痛，他指示她加上他给的此讯：“我的爱者无需担忧，因为我又开始快步走；可只有我打破沉默后，我的精神和灵性苦难才会结束。”

还给《神音》期刊寄去此讯：“我赐爱如降雨，然而器皿容量不一。”

一天，宝头疼厉害，还发烧。他去巴巴身边守夜时，巴巴说：“我今天发高烧，头痛欲裂！你要尽心尽责。别惹我。”停顿片刻，问：“你怎么样？”

宝笑了，巴巴问原因。“我也头疼发烧。”宝说。

“可我发烧更厉害。摸我的额头。”

宝摸了，说：“没热度，巴巴。”

“说啥？热度在体内！现在用熨斗为我熏背。”

尽管巴巴卧室温度必超华氏90度，而宝在生病，不得不按巴巴要求做。两小时后，他的头痛和高烧彻底消失。

保·纳图是印度教徒出身，穿传统的多蒂（长布裹腰代替裤子）。这次逗留普纳期间，巴巴再三批评他穿多蒂。实情是，保不好意思穿长裤，因为他一向穿多蒂。巴巴一直提此事，就是为让他克服对这个装束的执著。后来，保开始穿西式长裤，明显让巴巴满意。

自从1958年6月巴巴访问阿瓦塔之寓，澳洲爱者年年举办他访澳周年庆。1967年，巴巴电告他们：

虽然我始终与每一位爱者同在，当他们在我的爱里聚会时，我总是很高兴。因此在我的寓所热烈举办周年庆吧！并让我的讯息注满你们内心的每个角落。

6月4日周日在古鲁帕萨德，巴巴、男女满德里和珊塔迪薇王妃听了两小时录音带，是哈里·肯莫尔录的，纽约市公开庆祝巴巴生日的活动。

他们还听了路易斯·阿戈斯蒂尼，基于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书《与神同在》制作的录音带。巴巴电告两人，节目和演出令他深受感动。基纳尼家人、罗摩克里希南和伽尼侄子拉希德也在场。

次日6月5日，中东爆发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同以色列作战。被称为“六日战争”，因为以军在六天内获胜。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占领统一了耶路撒冷城。

巴巴跟踪报纸广播上的战争消息，似乎对以色列单独面对局势的姿态满意。他评论：“像这样的小国，看它怎样轰炸并摧毁敌人的。拥有何等的勇气！”

阿迪来古鲁帕萨德多次，接受6月中旬发布的沉默日通告。巴巴还授此讯：“我是上帝。我是人身上帝，并将永远是上帝。”

6月的一天，提到他打破沉默时将发生什么，巴巴表示：“当我打破沉默时，将发生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1967年6月10日发布的通告中，再次提到：巴巴希望保持绝对不受扰；故通知全体跟随者、爱者、信徒和工作者的，他不会处理任何通讯，除了直接涉及他名下工作的急电要函。谁都不得写信给阿迪或常住满德里，讲述其私人或别人的事务。通告还表示：

美赫巴巴希望全体爱者注意：他将不给他们施达善，不见任何访者，直到1967年后。1967年后，巴巴将亲自宣布，何时给爱者施达善。因此在他发布公告之前，巴巴要求任何爱者不得自行来达善他。

每天上午，弗朗西斯会念一首他的格扎尔给巴巴听，巴巴会让他重复念三遍。据弗朗西斯回忆：“每念一遍，都带来他的拥抱祝福，而每次拥抱，都播种了下首诗句。”

一次，巴巴赞扬弗朗西斯：“就像现在，我在本次降临中，用哈菲兹的格扎尔举例说明爱之道，同理当我700年后回来时，将引述你的格扎尔。因此我让你念三遍同首格扎尔——以便我可以记住，回来时不会忘。”

巴巴的幽默真奇妙！

以下是弗朗西斯的一首格扎尔，巴巴特别喜欢，并表示他真正捕捉了格扎尔的要旨或精神：

夜晚钢琴渐渐没入静穆——因为爱
深夜小号奏尽激烈音符——因为爱

神之大戏我们热诚演出——因为爱
常新之梦亲吻弥新如故——因为爱

若闻内音谁愿吟唱放歌——因为爱
剧终保密否则少人登场——因为爱

被砸蛋撒花道是才华有别——因为爱
时光却揭示实乃命中注定——因为爱

睡眠入梦后复醒迎新日——因为爱
亿万年行道犹不知前路——因为爱

身处兽笼中未能挣脱出——因为爱
若没有神人慈悲与圣怒——因为爱

明日又将迎来鏖战连连——因为爱
夜阑将尽栖身且享美酒——因为爱

一段时间以来，美赫巴巴一直在更新他的遗嘱。1967年6月17日，在古鲁帕萨德，巴巴重新签署了《最后遗嘱》，埃瑞奇和玛妮签名作证。巴巴遗嘱的副本，寄给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艾微和迪莉娅。

《最后遗嘱》

这是我的《最后遗嘱》，本人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又名美赫巴巴，73岁，现居住普纳滨江花园路24号古鲁帕萨德。

1、我特此撤销本人在此之前所立之一切遗嘱及附录。

2、1959年4月6日，我就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名下的财产事宜签署过一份《信托声明》。担任上述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的受托者，在我离世后，即成为本遗嘱的执行者和受托者。

3、本人拥有的唯一不动产，即阿美纳伽地区阿冉岗村附近的美拉巴德山，加上房屋等等，包括我未来的陵墓，已经由我于1959年4月6日，在阿美纳伽副登记官的面前，将其所有权不可撤回地转让

给我所签署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的受托者。

4、本人在世期间由我明确转让，以及涉及著作权方面已经由我处理的

1) 《神曰》

2) 《听着，人类》

3) 《生活极致》和

4) 《美赫巴巴论灵性全景之光束》，已由我永久赠予美国加州苏非教再定向公司。除上述版权之外，本人拥有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出版和未出版的，包括我的“谈话”、“诗歌”、“讯息”、“文章”、“语录”、“书籍”、“图表”、“地图”等等文献著作之版权，还有爱我的其他作者已经赠予我的、以及将来可能赠予我的版权，以下总称“版权”。

5) 根据我 1956 年 2 月 4 日寄给阿美纳伽的阿迪·K·伊朗尼的确认函，我允许他在有生之年，为其个人利益暂时地使用、控制和利用版权，条件是在他死亡后，版权将根据事实，仅归属我本人、由我处置或由我的法定代表人处置。

6) 按照给前述受益人阿迪·K·伊朗尼的上述确认函，本人特此同意，将所有版权遗赠并且转让给上述“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的上述受托者，按照我的上述《信托声明》中声明并包含的权力和规定，由受托者永久持有。

7) 本人世界各地的一些弟子已将遗产赠予我，或一些人今后可能将遗产赠予我。本人将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或者我死亡时所拥有或享有的财产，和届时我将拥有遗嘱指定权的财产，和前述遗赠给我（除另行处理的财产之外）的财产，按上述《信托声明》中提及，以信托方式遗赠上述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之受托者，上述受托者有权将上述遗产的所有非金钱部分，予以出售、收回并且兑换成金钱。

本人默文·希瑞亚·伊朗尼，于 1967 年 6 月 17 日亲手签署一式三份本遗嘱，特此为证。

上述立遗嘱人在我们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签名，其余各人谨在此签名作证。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签名）

玛妮·S·伊朗尼（签名）

埃瑞奇·B·杰萨瓦拉（签名）

日期：1967年6月17日

18日，巴巴让埃瑞奇打电话阿迪，问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有无下雨，若有雨，下了多大。一男孩被派到美拉扎德问帕椎。降雨一英寸半，禀报了巴巴。

照常，巴巴抵达普纳后，在红宝石厅医院做医学检验。高荷会在古鲁帕萨德抽血，把血样送给红宝石厅的格兰特医生化验。6月28日，巴巴离开普纳前几天，做了更多血液检查。

7月巴巴在古鲁帕萨德的告别式，与4月初抵达时如出一辙——他在走廊快速踱步。不过，首日上午的散步只有少数伴随者目睹，而在古鲁帕萨德最后两日，有许多见证者。包括众多亲近的普纳爱者和家属，巴巴准许他们来，就为了看他行走。妇女儿童于7月1日周六上午，男子于次日上午，列队站在走廊两侧。巴巴笑容满面，从房间出来，于两排爱者信徒中间踱步，大步流星经过他们，使他们的心充满惊喜。他们从未料到巴巴能像过去那样走路，忍不住称之为“奇迹”！

巴巴听到此言，纠正他们说：“**这不是奇迹。爱者见证的是我的话应验，因为我说过，我会像以前那样走路。时间临近了，届时你们将见证，我说过的所有话都将应验，因为来自我的话不可能落空！**”

多年前，巴巴对满德里说：“**凡我所言，必将实现。我绝无虚言。若看似不然，那是由于你们的无知和缺乏耐心。**”

1967年7月2日周日，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普纳，10点半抵达美拉扎德。他和女子们乘邓肯的新车，阿迪驾驶。让谢赫驾驶迪索托车，载娜佳、拉诺和女佣。瓦曼开阿迪的车送几名男弟子。

四个月闭关

在美拉扎德，巴巴继续闭关。上下午，坐在大厅和满德里一起。他往返大厅和房间时，园艺少年贤卡、巴奴达斯、巴布和卡希纳施会被召来，为他抬椅。巴巴与这些农村男孩有说有笑，比如问他们：“你们今天吃了几只饼？”他会按其吃饼的只数，拍他们的背同样遍数，并劝告食量少者多吃，长得更壮。

1967年7月5日，周三上午9点，萨若希和纬露获准来见巴巴五分钟。两天后7日，高荷弟弟佳尔同费拉姆过来。8日，凯克巴德被接回美拉扎德，巴巴不在期间，一直住美拉扎德的帕椎，则返回美拉巴德。9日，阿迪将拉玛、美赫纳施和希拉送来见巴巴。

于1967年7月10日周一纪念巴巴保持沉默42周年，他指示爱者从7月9日午夜至10日午夜，保持彻底沉默。不便这么做的爱者，受令于10日早8时至晚8时，不饮水禁食12小时。

7月8日，法官穆卡吉在加尔各答发表演说，庆祝沉默日，标题为“沉默的雄辩”。讲稿提前寄给巴巴，为此巴巴给他和其他人发去此电：

我让自己受缚于沉默，以便我打破沉默时，人类将认识到何为真正自由。

对德希穆克、纳纳·科尔和那格浦尔组，巴巴寄去此讯：

我的爱之祝福送给，所有庆祝我的沉默日周年并享受沉默之美者，以及在沉默中觉醒以实现人生之朝圣目标者。

7月10日上午在美拉扎德，女满德里被召到大厅，听哈里·肯莫尔寄来的录音带。内容是最近在纽约巴比松广场酒店举办的公开活动。伊丽莎白·帕特森、吉蒂、达文·肖和肯莫尔是主要发言者。（鲁斯特姆·卡卡将发电机运到美拉扎德，为录音机供电。）

欧文·拉克寄给巴巴一本手工制作的书，汇编多篇语录和照片，书名为《沉默大师—美赫巴巴》。7月10日寄到美拉扎德。次日巴巴电复欧文·拉克：

收到你书中满心的爱，让我深深感动。它制作精美，充分说明你为

取悦我付出的爱之劳动。我感到满意、自豪且开心。致以我的爱。

迈阿密的艾达·希夫林（欧文·拉克家人的朋友）和其他人，也合作为儿童制作了一本巴巴画册，书名《美赫巴巴是爱：适合4至100岁的孩子》。此时一本样书寄到美拉扎德，巴巴致电艾达：

你们的《美赫巴巴是爱》一书让我很高兴，你们爱的劳动感动了我。它将受到老幼孩童的喜爱，吸引他们接近我。我把爱与祝福送给你们（阿伦和艾达）希夫林夫妇，（帕翠莎）萨金特夫妇，（梅）邦迪夫妇，（安）福布斯夫妇，和所有协助出书者。（注：后来，厄尔·斯达切、盖瑞和洛伊斯·西利也加入迈阿密组，与满德里通信。）

印度纪录片制作人艾兹拉·米尔，1932年在好莱坞首次见到巴巴。会面是为了与加百列·帕斯卡探讨合作拍电影的事宜。1937年米尔在孟买，同样为此见了巴巴。米尔现协助一名荷兰导演路易·凡·盖斯特恩，是1965年他在加拿大结识的。凡·盖斯特恩曾致信巴巴，获准到美拉扎德为他拍电影。由米尔帮助凡·盖斯特恩做安排。7月16日，巴巴允许佳尔带艾兹拉·米尔到美拉扎德，商议拍电影。米尔的密友，普纳的印度电影学院总监贾伽特·穆拉里，带妻子拉克希米和两个孩子，还有阿迪，陪同佳尔和米尔到美拉扎德。会谈期间，让米尔看了凡·盖斯特恩来信的副本。

次日，阿迪带费拉姆和巴斯克回美拉扎德，巴巴问起他们的办公室工作。18日，邓肯从英国返回，当天下午，他和一起从孟买来的拜度到美拉扎德。

艾伦·科恩，将传播巴巴禁毒讯息的剪报和最近的工作报告，寄给巴巴。7月20日左右，巴巴致电他：

我很高兴你们响应我加速努力的号召，因为时间正快速临近。我为你、瑞克（查普曼）、鲍勃（罗伯特·德雷福斯）和巴巴男孩女孩们感到自豪。我的爱之祝福送给你们全体。

7月19日，巴巴会见阿迪、萨若希和纬露，他表示今后他会进入更深闭关。

次日上午8点半至11点半，阿迪再度获召，巴巴授述：

从7月21日直到11月21日，我将处于远为严格的闭关。我显现的时间非常近了，我的宇宙工作相应极大地加强。我有非常严肃的闭关工作要做，上述期间我不应该受到丝毫干扰。这四个月，我

不会处理任何通讯，甚至急事，谁都不得访问美拉扎德，除非我自己为工作召见人。

巴巴为四个月期间授予如下指示：

1) 有很重要的一点：11月底前，不管任何一种通讯或接到电报消息，来信或电报可能多么重要，任何满德里不应该干扰巴巴，除了接到珊塔迪薇王妃、纳瑞曼·达达禅吉、邓·斯蒂文思、艾伦·科恩、瑞克·查普曼、罗伯特·德雷福斯和路易·凡·盖斯特恩的重要信件，而且只能在周六上午9点给巴巴念这些信件。

2) 对巴巴、满德里或阿迪·K·伊朗尼来说，那种真正复杂(lafra)类型、极其重要的事情，倘若该事情无法推迟到11月底处理，只可在周六传达给巴巴。

3) 捷拜·达斯托(凯克巴德)家人和曼萨丽的重病，只可在周六报告巴巴。普纳巴巴家人、宾德拉屋家人和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及库希如大院满德里的重病，也在周六通报巴巴。

4) 以下爱者的死讯应立即报告巴巴：伊丽莎白、吉蒂、露丝·怀特、本(海曼)、艾微、纳瑞曼、阿娜瓦丝、贝拉姆(巴巴弟弟)、邓肯、苏娜玛西、迪娜·塔拉提、大阿迪，和任何跟巴巴非常亲近并且需要巴巴指导予以调整的爱者。

5) 周一至周五上午，巴巴将处理：

(a) 同凯克巴德工作；

(b) 对宝授述《无与有》的印地语书；

(c) 《神曰》的修订和增补。

周一至周五下午：只听报纸文章。

6) 周六上午：不可回避的头痛(kantala)或性质极其严重的信件电报，或仅少数预期的来信。

下午：只听报纸。

7) 周日上午：娱乐。

周日下午：报纸杂志。

8) 1967年11月底之前，不可以宴请为由给美拉扎德送食物。

9) 不应当有访者为达善或见满德里来美拉扎德。

10) 只有与美拉扎德工作直接相关的人员，且绝对有必要时，方可于当日上午11时后来访。瓦曼务必于每周日上午11时来访。

11) 萨若希和纬露应写信详告阿美纳伽放映的被选电影，巴巴将相应地派遣女满德里去阿美纳伽观看：《音乐之声》，《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窈窕淑女》。纬露应安排带女满德里去观看上述电影。

12) 阿迪可于上午 11 时后访问美拉扎德处理工作。

13) 11 月底前，任何满德里都不得离开美拉扎德，除非对工作绝对有必要，例如拉诺、高荷或拜度，她们可以去阿美纳伽，拜度可去孟买。

14) 莫传递任何因素致使巴巴心烦或生气。

15) 1967 年 10 月将对巴巴非常关键。

16) 阿迪、路易·凡·盖斯特恩、艾兹拉·米尔、贾伽特·穆拉里和佳尔商定“拍摄美赫巴巴”的日期（最好在周日）后，巴巴将于那一日走出闭关，仅用 3 小时举办为麻风病人洗脚的活动，由萨若希、阿迪、查干、巴吉拉施和阿美纳伽中心协助将病人送达。

17) 每两周一次，查干在上午 11 时后把巴巴的食物送到美拉扎德。

18) 为了周日的“娱乐”，巴巴将亲自派人请阿美纳伽中心、普纳或孟买的歌手，任何人不得就这些活动提建议。

19) 总之，巴巴要求不受任何类型的干扰，直到 1967 年 11 月 21 日。

自 7 月 21 日周五上午起，巴巴开始他的“严肃闭关工作”，每天上午在满德里大厅，同凯克巴德一起工作 3 小时。门窗紧闭，不许发出一点响声——连鸟儿都被轻柔地赶走，以免啼鸣声干扰巴巴。大厅内，凯克巴德会站在凳上，持续念诵以下七个神名：

“呀 - 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
安拉，伊希瓦，帕若玛特玛，
全能上帝，帕瓦蒂伽！”

随着他每次念诵神名，巴巴会俯身碰触凯克巴德的脚。这样持续做数百遍。宝在屋外守卫，巴巴做这项工作期间，美拉扎德万籁俱寂。

每天上午，巴巴来满德里大厅时，一只杂交幼犬会先上前迎接。此犬有一天从坪坡岗村流浪到美拉扎德，饿得半死，在找食物。巴巴说，应收留此犬，给取名“拉姆”。幼犬初到时瘦骨嶙峋，因美媚和美茹的照料（而且巴巴惯于喂食过量），拉姆很快长肥了。

高荷一吹哨，召唤园艺少年用抬椅抬巴巴，拉姆就跑到大厅门边，

等着他。巴巴同凯克巴德闭关工作结束后，重新打开门窗。巴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拉姆一块面包。美嫒训练过幼犬跳过棍子。每天满德里会在巴巴面前，举一根棍子。巴巴在这边拿着一块面包，拉姆会一跃而过，赢得巴巴手上的美餐。逗小狗玩耍，是巴巴艰苦闭关工作后的愉悦时光。

之后，巴巴会遣男子们出去，留下宝，要他记录巴巴的授述。1967年7月21日起，巴巴开始为一本取名《无与有》的新书，对宝授述素材。巴巴告诉他：“我授予你的，是1925-26年我在美拉巴德写的那本著作的10%，其余90%在《神曰》里。”

当天对宝授述的工作结束后，巴巴会把满德里召回大厅。除了别的工作，巴巴还指示埃瑞奇，从第一页开始出声读《神曰》。埃瑞奇一边读，巴巴会示意给某一段做标记，弗朗西斯会用一张单独的纸记下页码和行数。不是每天，只有时间允许，才这样做。巴巴表示，他们这样读完全书后，他会回头给标记部分进一步的解释，供《神曰》修订版用。巴巴说：“弗朗西斯将负责记下我的阐释，并总结所有不同的说明。”不过没有机会，巴巴未再阐明他想解释的要点。

每天上午，巴巴会在大厅闭关工作3小时。下午3时在他房间再工作20分钟，那时他独自进行，并使劲用拳捶击胸口和腿部。他解释这种重捶：“我在高级层面工作，为维持与肉身的连结，不得不这样做。”

（注：巴巴上午同凯克巴德工作时，不必这样做，因凯克巴德提供了与浊界的身体连结。早期，据帕椎观察：巴巴在高级层面工作时，为维持与浊界的连结，他会和满德里保持不断的对话，通常是无意义的话题，比如他会提这类问题：“美国有多大？……印度面积的三倍？……真的吗？”）

巴巴在普纳说过：“我的健康不佳。在美拉扎德将变得更虚弱。有时根本去不了满德里大厅，如果那样，会晚到。”可他的闭关工作一开始，早晨6点巴巴就会到大厅，开始工作。

巴巴过去允许宝和弗朗西斯晚起——因为弗朗西斯会忙于写作到凌晨1点半，宝则守夜至午夜。弗朗西斯一直期待，将来能睡到自然醒，有所改变，可巴巴一来到大厅，就会召见他。持续数日后，弗朗西斯最终失去自制，爆口说：“他这算哪门子的神！说他会虚弱晚到，可现在呢，来得比之前还早！”

8月5日，周六上午，巴巴让人给他播放两张唱片。一张是赛伽描

述爱神者的歌，第二张是玛里卡·普赫拉吉演唱，描述玛司特和神醉。巴巴为弗朗西斯将歌词译成英语，并指导他完成翻译。第一首歌关于神爱，开始歌词是：“吾疯矣，吾疯矣，不惯于舒适！”

8月11日，佳尔来美拉扎德，但只会见玛妮，未见到巴巴。20日周日，拉玛、美赫纳施和希拉，获召和阿迪一起，来见巴巴。阿迪接受指示，赴孟买安排几名优秀的卡瓦里歌手，为巴巴提供娱乐，帮助他在高强度闭关工作之余获得一些放松。伽吉瓦尼获得机会承担开支，请他们演出，支付可能有的费用。

阿迪赴孟买，联系不同歌手。25日回阿美纳伽，下午2点来美拉扎德，禀报巴巴。

次日，阿迪又获召，就巴巴对演唱节目的喜好，同巴巴深入详谈。

一天宝守夜时，巴巴问他：“谁是你的最好朋友？”

宝回答：“纳纳。”因为他在那格浦尔上大学时，就认识纳纳·科尔。

“没有他，你在这里感到孤独？”宝说是。

“我该召他来吗？”

“巴巴，您闭关期间怎能召他来？”

“没关系。”巴巴回答。

次日在大厅，巴巴指示埃瑞奇给纳纳·科尔发电报，通知他来美拉扎德住。彭度和埃瑞奇反对，但巴巴未多解释。

8月28日上午纳纳·科尔抵达，逗留近一个月。（注：拉姆玖姊妹阿米娜·伽斐尔，和她丈夫阿卜度拉很早就接触巴巴。阿米娜与癌症长期斗争后，1967年8月28日在纳西科去世。）

纳纳会在巴巴身边守夜3小时，然后由阿娄巴换班。这是纳纳首次负责守夜，也是阿娄巴的首次。（阿娄巴一直做到1968年2月，那时巴巴让他停止，因为他太躁动不安。）

巴巴并拢两食指，指示宝：“纳纳来，你俩一起做事。一起散步，一起吃饭，时时跟对方在一起。”宝听从指示，一直陪着纳纳。可一段时间后，他受够了，因为他有别的工作要做，纳纳总在他身边。不久，宝就后悔当初向巴巴提纳纳的名字！

9月4日周一，给巴巴抽血，做血糖水平检查。血样寄给阿美纳伽阿育吠陀医院的桑布雷医生。三天后，高荷给格兰特医生写信，报告餐后血糖检验结果很高，尿液报告也不好。5日起，巴巴持续感到眩晕，

并且双脚肿胀。服用大剂量利尿药，脚肿消退。也开了雷司的浓药片，治疗眩晕。9月8日，后续26日，做了更多血液检查。9月9日，邓肯驱车赴普纳，同格兰特医生探讨巴巴的血检状况。他当晚返回，到美拉扎德。

9月10日，周日上午11点半，卡瓦里歌手阿卜度·拉赫曼·喀奇瓦拉及五名乐师，获召从孟买来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提供娱乐，缓解闭关工作负担。A·M·喀奇瓦拉身材魁梧，歌喉却柔美，巴巴喜欢他选的格扎尔和演唱风格。他从中午唱到下午2点，下午2点半唱至4点。

应巴巴意愿，喀奇瓦拉不停地演唱，疲惫不堪。他恳求巴巴：“我太累，现在唱不动了。”可巴巴要他再唱一首格扎尔。喀奇瓦拉是第一位被巴巴说服、唱到无力为继的卡瓦里歌手！作为奖赏，巴巴将一块手帕赠予他，并允许歌手和乐师触吻他的手。

巴巴继续对宝授述《无与有》的要点，基本在大厅，夜间也会在他房间进行。奇怪的是，有时巴巴会不断重复，一遍遍重述某“要点”。另有时，某处不清晰或太复杂，宝不懂巴巴意思，请求加以解释。那时巴巴会打手势：“只管记下我的话，莫打断。以后我会对你解释。对于你，一切都将一清二楚。”

不过9月10日起，巴巴对宝的授述和埃瑞奇的朗读《神曰》，都彻底中止。巴巴不再作阐释，宝未展开要点写作。六年后，巴巴离开肉身后，宝开始写作完成此书时，巴巴确实履诺，以自己的方式，使他对所有要点一清二楚。

9月12日，巴巴的宇宙工作遭受重挫。凯克巴德在走廊散步时，蚂蚁叮咬他的脚。凯克巴德视力差，以为那是蝎子，使劲晃腿以致摔倒，折断股骨。当晚邓肯来美拉扎德为他检查，次日上午，用救护车送他去布思医院，拍X光片并住院。希度从美拉巴德来，协助照顾他。

那天后来，巴巴的行为极不寻常——竟流泪了。他解释：“我不是为凯克巴德哭，而是为我的工作感到难过。凯克巴德对我做的工作毫无概念！但通过和他闭关工作，我完成宇宙工作要容易得多。”

15日，梅尔文·布里斯曼医生为凯克巴德做了手术，给他的股骨和髌部植入骨钉。邓肯在手术现场。当天阿迪去美拉扎德，巴巴授予（10月1日发布）通告的要点。

凯克巴德离开后，巴巴停止上午的闭关工作，但下午的工作继续进

行一年半，直到1969年1月30日。

9月17日，周日上午11点半，第二位格扎尔歌手乔达·卡瓦尔，带乐师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提供娱乐。然而巴巴不大喜欢他的演唱或选的曲目，遣乐队出去用茶，说他要削减活动时间，下午1点结束。可茶后，乔达·卡瓦尔的演唱改善，巴巴延长活动一小时。2点全体离去。演唱活动作为私事，除帕椎、阿迪、邓肯、查干、瓦曼和巴吉拉施外，未召外人。当日纳瑞曼从孟买来，晚些纳纳·科尔返回那格浦尔。

巴巴曾宣布，某个上午他会走出闭关三小时，只是为了给七名麻风病人洗脚，病人将从阿美纳伽带到美拉扎德。那天，只有那些遵令安排麻风病人工作的人员，才会在美拉扎德现场。

不过，为阿姆斯特丹的电影制片人，45岁的路易·凡·盖斯特恩，破了例。凡·盖斯特恩通过欧文·拉克首次听说巴巴。当时欧文在纽约开出租车，载上凡·盖斯特恩，送他去机场。路易注意到，轿车仪表盘上贴着一小张“巴巴卡片”。

1965年6月，罗伯特德雷福斯通过剑桥市的一位共同朋友结识凡·盖斯特恩。一年后，1966年9月，德雷福斯和凡·盖斯特恩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一周，那次访问期间对他详细谈起巴巴。头年8月，这位电影制片人和妻子，曾是加州瑞克·查普曼的客人。凡·盖斯特恩对德雷福斯讲起，他计划制作一部35毫米的荷兰语彩色电影，名为《无飞机赴萨格勒布》（注：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首都）。凡·盖斯特恩说，他希望电影中有美赫巴巴的内容，但没钱支付经费。

巴巴通过埃瑞奇，写信指示罗伯特·德雷福斯，让凡·盖斯特恩直接致信阿迪陈述构想。他写信请巴巴允许他来拍电影，表示他想“通过电影媒介，将现实中的美赫巴巴传达给世人。”经大量通讯往返，巴巴决定他可于11月来印。后来他改日期，说凡·盖斯特恩应于9月20日到，在巴巴走出闭关的三小时期间，拍摄他对麻风病人工作。

为利用此次独特机会，9月17日，路易·凡·盖斯特恩同两名助理抵达孟买。助理随他在阿姆斯特丹光谱影业公司工作，为24岁的摄影师扬·德·彭特，和21岁的音效师彼得·布鲁格曼。他们到普纳与佳尔会合，于9月19日周二上午9点，被送到美拉扎德。阿迪和萨若希也到场。巴巴曾表示，他只给电影制片者5分钟时间，不过凡·盖斯特恩和巴巴的会面实际持续了40分钟。

路易·凡·盖斯特恩曾读到一名美国青年吸食 LSD 后跳窗身亡的新闻，为此深感不安。他采访青年的父母，那年 8 月还在纽约的米尔布鲁克，拍摄过 LSD 拥护者蒂莫西利里。巴巴关于毒品危险的警告曾传达给利里，可利里继续吸毒。被问起他对美赫巴巴禁毒警告的消极反应时，他对凡盖斯特恩解释说：“巴巴是神，我也在学习如何证神。我探索自身神性的方式，与巴巴的略有不同——但他告诉我：‘别担心，蒂莫西，要开心。’”

巴巴对凡·盖斯特恩问起 LSD、大麻等毒品，他打算拍的整部电影。一时，巴巴解释：“**即使被万民簇拥，我仍然单独，因为在他们全体内里，我只看见我自己。至于你，即使在喜马拉雅山，你也不会单独，因为万千思绪和欲望会是你的恒常伴侣。**”

又言：“**我为人类受苦。我在受苦。当我打破沉默时，将使人类脱离苦难。**”

凡·盖斯特恩对巴巴说，他妻子渴望达善巴巴，却因身体微恙，未能前来。巴巴安慰他：“你来时，并不认识我。现在你得到我的拥抱。你更接近我。你将逐步认识我是谁。”

会见巴巴让凡·盖斯特恩深受触动，巴巴似乎也很高兴见到他。盖斯特恩欣喜地说：“巴巴的微笑包含一切！从中流溢喜乐洪流！我原打算来只给巴巴拍摄几百英尺胶片，可现在我决定，尽量多拍些镜头，通过这部电影让世人知道巴巴。”

在住宿的纬露别墅用茶点后，凡·盖斯特恩一行随萨若希去美拉巴德拍摄。当晚他们返回美拉扎德，拍摄周围的乡间。埃瑞奇和弗朗西斯同路易谈了一会儿巴巴。弗朗西斯解释，世间其他人物，不管有多么伟大，都无法与巴巴相提并论。凡·盖斯特恩似乎理解，深受巴巴吸引。

黄昏，凡·盖斯特恩一行攀登闭关山，拍摄落日。他请埃瑞奇，让当地磨粉厂发动机静音，以便他可以录制十分钟“此地之静默”。他们随后驱车回纬露别墅。

1967 年 9 月 20 日周三，查干、阿迪、鲁斯特姆·卡卡、马尼克、巴吉拉施和兰格勒，将七个麻风病人送到美拉扎德，举办救济活动。瓦曼送喀邱瑞家人，萨若希也到场。贾伽特·穆拉里通过佳尔请求，用 35 毫米黑白胶片拍摄现场，巴巴准允他的请求。

穆拉里率摄制组和电影摄影系教授 C·V·戈帕尔抵达时，巴巴表示很高兴戈帕尔来，并同他开玩笑：“你妻子爱我，胜过你爱我。”

戈帕尔幽默地答道：“我爱您太深，巴巴，我妻子不可能爱您胜过我爱您！”

自从返回美拉扎德，巴巴首次走出闭关，来到大厅外，为七个麻风病人洗脚。开始前，他说：“麻风病人是丑笼里的美丽灵魂。通过顶礼这些麻风病人，我在顶礼我自己。我在他们里面，我是万人万物。你们谁都不得随便碰这些病人，对我来说则不同。”

巴巴开始进行，穆拉里和凡·盖斯特恩忙于安排拍摄。两个摄制组之间爆发口角，巴巴指示埃瑞奇去看出了什么事。

凡·盖斯特恩抗议道：“今天是我拍电影的日子！他抢我的镜头！”

巴巴干预，说：“既非他的日子，也非你的日子，而是我的日子！”并给穆拉里使个眼色，示意他让凡·盖斯特恩自行其是。

给七个麻风病人洗脚顶礼后，巴巴给每人一条毯，代表他的爱。还给他们茶点，下午招待他们用餐。

巴巴对七个麻风病人结束工作后，凡·盖斯特恩请他坐在花园，再拍些镜头。巴巴同意，在美拉扎德后方的干河床附近拍摄。闭关山为背景，在两株巴布树的树荫下，为巴巴摆好椅子。拍摄期间，凡·盖斯特恩很体贴巴巴的舒适和意愿。其间，必须换位置，以适应巴巴的需要，凡·盖斯特恩挥臂做手势，让他放心。“我们会调整的，巴巴，不会有问题，别担心。”

巴巴目光闪烁，说：“我的唯一担心是，我不会担心！”

路易·凡·盖斯特恩献给巴巴一枝三角梅，然后向巴巴提问。相比满德里常年所见，巴巴坐在露天乡野，样子更光彩照人。他幸福地微笑！发生了如下对话。

凡·盖斯特恩问：“巴巴，您是谁？”

巴巴答道：

我是人身上帝。我对上帝的体验持续不断。但有些人自称是神的化身，没有体验上帝状态，却说自己证悟。他们是伪君子！那些没有证悟神，也不说自己是神者，要胜于他们。

在印度，历来就有吸毒成瘾者，服用大麻烟、大麻剂、鸦片。使用这些毒品后，他们感到被提升，看到种种颜色和景象。他们在幻觉中，自以为抵达目标。最终他们发狂发疯。那种虚妄体验不是持续的，其中出现间断。惟有真实体验是持续的。

“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自己，从而找到神？”凡·盖斯特恩问。

生命的目的是爱神，生命的目标是与神合一。要证悟神，人必须有爱。

有两种爱，一种世间的爱——爱妻子、爱子女、爱世界。

另一种爱是神圣之爱，只有通过彻底舍弃世间才能获得。但这不是说，要你离开家庭、子女和世俗责任。重要的不是外部，而是精神舍弃，而这只有靠至师的恩典获得。这点你明白了？

有三种确信：第一种叫理性确信——通过理性获得的确信。意思是通过明确认识，通过阅读，确信上帝存在。

第二种确信是通过视见。行道者在万物万处见神。这种通过视见的确信要高于通过理性的确信。

第三种确信是通过与神合一。这是真正确信，证神。证神者知道，唯有他是。他真实持续地体验着无限知识、能力与极乐。

这种成道的真实体验与通过吸毒获得的虚妄体验的区别是，前者持续不断，而通过吸毒获得的体验不持续。毒品体验是虚妄的，对身心灵皆有害。

神是，因为你是；你是，因为神是。但百万人中只有一人能获得那种体验。

贾伽特·穆拉里插问：“您给人类的讯息是什么？”

“我的讯息是，生命的目标是证悟神。其余皆梦。”

“人怎样才能与神合一？”穆拉里问。

“我解释过：通过爱。那种爱是神之礼物，通过至师的恩典赐予。”

凡·盖斯特恩接着问：“您认为看电影也是一种静心形式吗？”

埃瑞奇翻译巴巴的手势，对他说：

巴巴会告诉你的。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这是我的第43年沉默。持续的沉默，毫无间断。几乎每年，我都对跟随者说，明年我将打破沉默。但我却继续沉默。

就好比有个医生，他知道病人需要一个月才能痊愈。但看到病人时，他想安慰安慰他，于是说：“别担心。过七天你就好了。”每个礼拜医生都重复这话，过段时间病人终于好了。

所以我告诉全世界的爱者，明年或后年某时，我将开口说话，但我却继续沉默。不过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我将很快打破沉默，

因为“痊愈”的时间快到了。病人也等得不耐烦了。

关于电影观众：电影界有巨大的潜力，让世人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灵性事物。看电影时，观众忘却自己，全神贯注于剧情，遗忘了烦恼及世界。

对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忘记自己，证悟神。

由埃瑞奇宣读，巴巴给凡·盖斯特恩的一则特讯：

我永恒地言说。在灵魂深处听到的声音，即是我的声音——灵感的、直觉的、指导的声音。通过善于接受该声音者，我言说。

我的外部沉默不是灵性训练，这完全是为了世界的利益而承担与保持。神一直永恒地在沉默中工作，不为人知，默默无闻——除了那些体验其无限沉默者。

我给你路易的讯息是：你很幸运为我拍电影，这个机会有极大成果。你协助了我做宇宙工作。

巴巴的心情愉快健谈。目光散发着爱，表情格外灿烂。拍完电影后，巴巴返回主屋，凡·盖斯特恩及助手准备离去。启程前，巴巴对他说：“要越来越爱我，直到有一天你将认识我是谁。”

下午，巴巴让七个麻风病人重新集合，把新的白布单和毯子送给他们。他把头放在他们脚上，让穆拉里的摄制组拍摄。当天，贝拉姆和杰罕古也从普纳来，下午他们用相机拍些照片。这是美赫巴巴对麻风病人的最后工作。后来，天下起暴雨。对在场者来说，似乎巴巴撑住了雨，直到摄制组完成工作。

最后的活动期间，巴巴时常示意：“无与伦比的阿特玛（大灵）内居于这些丑陋的身体！”

次日上午，离开阿美纳伽之前，贾伽特·穆拉里和凡·盖斯特恩被接到阿美纳伽中心。按巴巴指示，穆拉里摄制组在那里做一些额外拍摄。

在美拉扎德，巴巴称赞凡·盖斯特恩摄制组的效率，评论：“路易和助手很能干。我对路易很满意，因为他不仅是艺术家，而且心地善良。他被我的爱深深感动，两名助手也是。路易是艺术天才。因为这点，还因为他对我的爱，我百分百地配合，他充分利用了此次机会。”

谈到在巴布树下拍电影，巴巴补充说：“对我来说，它就像再度授予《登山宝训》（如耶稣曾做的）。路易在这里和美拉巴德度过两天，我看得出，他对我有了一点了解，并通过言行表达对我的爱。我知道，

他会尽最大努力，向全世界播映此电影。他全心投入工作，我全心配合。因此，一定会有好结果。”

多年后，凡·盖斯特恩写道：

（首次）会见美赫巴巴期间，我感觉好像认识巴巴已久。我体会，巴巴像我的兄弟，与我分享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事实上，我乐于只是坐在他身边，默默无言，却有交流，一种甚至更强烈的同在感。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不得不向他提问，解释我的意图。若摄制人员不在，我本会很高兴，默默地在他跟前。

……巴巴很合作，恰好对镜头很敏感。我看得出来，他真想被拍摄，而且让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甚至拍摄时会核实摄影机是否正常工作。

（注：30年后1997年，凡·盖斯特恩返回美拉扎德，同年晚些发行一张DVD，题为《超越言语》，包含他为美赫巴巴拍摄的一些镜头。纪录片《无飞机赴萨格勒布》，于2012年在荷兰发行。1969年，穆拉里发行一部关于巴巴的短纪录片，题为《唤醒者》。）

凡·盖斯特恩的摄影师，扬·德·彭特，回顾讲述他的经历：

此事非比寻常。（美赫巴巴）进房间的那一刻，在场的每个人都转变了。我对他所知甚少。同他握手，能注视他充满魅力的眼眸，我看到一个真正想和你建立联结的人。你很难把目光移开。虽然他通过翻译者说话，感觉好像他在对房间里的每个人说。通过摄影机镜头拉近看他的脸，你会感到，（尽管）我们是第一次认识，他却时时意识到我。我一度通过镜头看到，他眼里有泪。我拉大成特写镜头，以更好地观察了解。那是真泪水，旁边的每个人也变得激动。他随后用一块白帕子拭泪，让我惊奇的是，会面后他递给了我。我保存手帕多年，可遗憾的是，在多次旅行中有一次给丢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始终微笑、抚慰人的脸。

年轻的录音师彼得·布鲁格曼写道：

拍摄美赫巴巴的记忆中最突出的是，美赫巴巴那非常强大的灵性力量。我一见到他，就直接感觉到。一位皮肤白皙、灰发的老人，穿着白色衣服，坐在白房间里的白垫上。他的眼睛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非凡力量：很活泼，富于表情，开放，温暖，体谅，鼓舞，慈爱。那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尽管此前我从未见过巴巴的手势，却似乎能很好地理解。好像他能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与我交流——仿佛能对我的灵魂直接说话。这真是非常奇怪又深邃的体验，人生中多次让我想起。我依然感到很荣幸，

能与他会面。（注：后来，扬·德·彭特成为一名成功的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彼得·布鲁格曼成为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制作人。）

9月24日周日，歌手斋普里卡瓦尔和乐师，在美拉扎德为巴巴演唱。巴巴喜欢他的演唱多于喀奇瓦拉的，从上午11点15分至下午3点，听他唱了四小时，两次休息用茶。巴巴将他的手帕赠予六名乐师，每人一块。阿迪、帕椎、查干、瓦曼和巴吉拉施再次获准在场。

法官普雷姆·基纳尼已被调回阿美纳伽。他带妻子和二子，来美拉扎德达善巴巴。见过巴巴后，全家开车前往阿美纳伽。马尼克骑小摩托车也来到。有要函让他带去寄。巴巴指示马尼克赶在基纳尼一家之前到阿美纳伽。马尼克开得飞快，最终比他们先回阿美纳伽。可次日，尽管巴巴满意，却命令他，莫再骑摩托车超过时速30英里！

另一天，大雨倾盆，马尼克驱车九英里到美拉扎德。小摩托车在一处陷入泥泞，到美拉扎德时，他被淋湿，浑身是泥。巴巴问他：“你为啥冒雨过来？”

马尼克答道：“阿迪说有重要信件。”

“要是你死了，谁该负责？”巴巴说：“你爹娘没常识吗？还是阿迪没常识，派你冒雨来？”巴巴叫他换衣，马尼克饮了热茶，雨停后被遣回阿美纳伽。

当前闭关期间，巴巴会说：“我如今记不住事了。埃瑞奇，要时时提醒我事情。”

巴巴每天都会重复说，于是一天埃瑞奇对他说：“我们信任您是神，丝毫不会被您的话影响。您可以随便怎么说，我们的信心将依然如故。”

也是这段时期，巴巴会一遍遍重述某些事。比如，他对宝授述要点期间，每天会重申：他已将1925-26年所写著作的90%给予《神曰》，其他10%正授予宝，写入《无与有》。埃瑞奇不得不在大厅，当着其他男子的面，多次复述这点。

宝守夜时，巴巴也要他复述事情——有时持续十分钟！有一个月，宝遵守指示，于下午5点45分准时来巴巴这里，巴巴会问他：“你几点钟来？”

宝会回答：“5点45分。”

几分钟后，巴巴同样问：“你几点钟来？”

“6点差一刻。”宝会耐心地回答。几分钟后，巴巴提同个问题，

宝同样对答。有时持续整整一小时。

一天，巴巴指示宝：“明天，5点半来。”接着问：“你几点钟来？”宝烦躁地说：“我知道！我会5点半来。”

巴巴微微一笑，简单地说：“我赢，你输了！”表示巴巴赢，因为宝发火了。

一次，巴巴召来高荷，要她复述某件要做的事。高荷持续讲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懂了，巴巴。”

巴巴回应：“不，你不懂！”坚持要她不断复述。

高荷照做，然后说：“巴巴，我意识到，你只是要我们一遍遍复述事情，可现在这样的复述不会影响我们。我们不再被惹恼了。”

一次，彭度也失去耐心，为此对巴巴生气。可巴巴未松懈，坚持要他复述事情。彭度只好连续几日照做。

对卡卡·巴瑞亚则不同。由于尿毒症，卡卡说话不连贯。他会搞混，叫错东西的名称。例如，他会说“安达”（鸡蛋），而彭度知道他指什么，会给他火柴盒。巴巴会问他男子们名字，他会叫阿娄巴“卡克瑞”（黄瓜）。他叫宝“乔瓦”（老鼠），叫彭度“拉桑”（大蒜）。没过几分钟，巴巴再问他这些人是谁，他会给出完全不同的名字。

坐入抬椅前，巴巴会要卡卡说园艺少年们的名字，每次卡卡说的都不一致。巴巴会叫弗朗西斯记住这些名字，他来到主屋门廊时，弗朗西斯会大声复述卡卡说的名字，让屋里的美媞和其他女子能听到，享受卡卡的最新命名。卡卡的发音不准和说话腔调让巴巴大乐，也给全体满德里带来欢笑。一天，或许是半开玩笑，巴巴评论卡卡的话：“这是1000年前人们说的语言，卡卡记起了它！”

每天，巴巴来到大厅后，男满德里会坐到各自选的位置。卡卡不会注意大家，除了宝，偶尔给宝的脑袋重拍一下，从中得到极大乐趣，发现这也逗乐了巴巴。宝通常被召去为巴巴按摩腿，正在按摩时，卡卡会从背后偷袭，拍他一记！接着他会和巴巴郑重地握手。一次，宝未被召去给巴巴按摩腿，卡卡变得心神不宁。为安抚他，巴巴指示宝：“过来坐我前面，因为卡卡不安心。”之后卡卡会找机会拍他的头。

自1936、37年后，拉乎里的疯人玛司特埃舍时期以来，卡卡和拜度之间常有冲突。一方会对另一方宣称：“你的玛司特是疯子，我的玛司特是高道！”直到1960年代末，俩人的冲突继续。不过他们此时的

争吵，给巴巴和其他满德里，更多带来乐趣而非烦扰。一次，他们在来回拌嘴，巴巴说：“我希望能把拜度卡卡当鹦鹉装笼中，一边一只挂我身边！”有时两位老头险些动手，埃瑞奇和彭度会把他们分开。

一次，宝在巴巴身边守卫，突闻大声喧哗，巴巴遣宝去查个究竟。他走到男子那边，见拜度（因中风半身不遂）摇摇晃晃，用手杖威胁卡卡。而卡卡，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从拜度手里夺过手杖，要用它揍拜度。给巴巴重演这一幕时，他大笑不止。

巴巴在满德里大厅，每天会扶着卡卡的胳膊，一起穿过房间走几趟。拜度坐墙边的地上，郁闷地瞅着，尽管从未明问，为啥仅卡卡享此特权。一日，巴巴停步，抚摩拜度的颊。拜度顿时满面春风，喜笑颜开！一次，有人取笑拜度卫生习惯不佳，巴巴同大家窃笑，可随后若有所思地说：“他服务我甚多！”

一次拜度睡着，房间里燃着香。着了火，开始冒烟。司机优素福把他叫醒。后来，优素福对卡卡说：“他差点死了！”

卡卡没好气地说：“别在美拉扎德，让他死在美拉巴德！”因为巴巴说过，卡卡是唯一要葬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成员。

卡卡有过四次心脏病发作，最初在1950年新生活期间。1965年他中风过，1967年遭受第五次严重心脏病发作。高荷、阿娄巴和宝照料他，但护理卡卡不容易。他颇为挑剔，很讲究房间里的物品要保持原样，而且不愿听服侍者的话。一天夜里，高荷来到巴巴卧室，恳求说：“巴巴，卡卡病情严重。应该送他去医院。现在这样他没救了！”

宝同意，巴巴却回复：“如果他没救了，你们认为他时间到了，那最好让他死在美拉扎德，而非医院里。但我告诉你们，他现在不会死。”

卡卡病情恶化，日益虚弱，甚至抬不起手。一天在大厅，阿娄巴因为照料他十分恼火，抱怨说没法照顾卡卡，因为他总是发怒，辱骂试着关心他的每个人，导致其健康更糟。

按巴巴指示，埃瑞奇、彭度和宝扶起卡卡，将他抬到大厅。让他坐巴巴身边，巴巴要来一杯水，给他喝。卡卡缓缓呷下，不到半小时，就变得相当活跃。他环顾房间，注意到周围的事情，挨近宝，拍他的脑袋。他接着站起来，离开大厅，走到厨房，吃午饭，洗餐盘。然后整理床铺，开始做自己的日常杂务。谁都不敢相信！这个身子几乎动不了、心跳常停拍的人，现在竟恢复正常，到处走动！就像死者复活！从1967年那

天起，直到（1969年2月27日）卡卡去世，他未再需要医疗照顾，并自理杂务。而且一直拍打宝！他像“巴巴的玩具”，在他的爱里变得像个孩子。

普纳圣文森特中学的校长，天主教徒 E·R·德索萨，给巴巴写信表示：巴巴曾是该校学生，故荣幸地邀请他，于本年10月出席该校的跨信仰感恩典礼，纪念百年校庆。巴巴未出席典礼，但于9月27日寄去此讯：

学校帮助真诚的学生，用知识装备自己，并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公民。明智的学生将充分利用教育机构及其设施。

但该知识并非学习的最重要部分。总有一天，人会渴望抵达大知之源。一个人只有学习以纯朴和诚实，去爱被智力骄傲遮蔽的那一位，才能踏上溯源之旅。

心追逐空中孕育的事物时，乃追求虚空；可是当人深潜内在时，就会体验存在之圆满。

1967年10月1日，按巴巴指示，阿迪将此通告寄给世界各地的全体爱者：

阿瓦塔美赫巴巴希望全体爱者知道，他的闭关不会于今年11月21日结束，而将延续至1968年2月25日。

美赫巴巴说，宇宙的命运依赖于他的闭关，人类的救赎取决于他的显现，他要求绝对不受干扰。故任何情况下，谁都不得试图见他，除非他本人专为工作召见人，或直到他亲自宣布要给爱者施达善。

应特别注意的是：继续限制通讯。巴巴不会处理任何通讯，包括电报。而且谁都不得写信给我或常住满德里成员，谈论个人或别人的事务。

1968年2月25日后，巴巴将宣布他何时见爱者。期间，谁都不得自行来见，而应等待巴巴本人宣布。

注：阿瓦塔美赫巴巴慈爱地允许，所有爱者于1968年2月25日，在各地巴巴中心或别处公开地庆祝他的74岁生日。希望庆祝巴巴生日者，无需另行通知，可以这样做。他的74岁生日恰逢他走出闭关，应为大喜欢庆之际。

10月5日周四，凯克巴德在布恩医院住院三周后，被接回美拉扎德。一直照料他的阿露·卡姆巴塔医生，还有布里斯曼医生，陪同过来。按巴巴意愿，阿露在美拉扎德待一年，护理凯克巴德，因为他仍不能行走。

凯克巴德在医院度过艰难时光（因儿子来阿美纳伽，对他和满德里举止恶劣，让他更受罪）。他一直感到伤心抑郁，回家后，再度陪伴巴巴，使他精神大大振作。7日，帕椎将凯克巴德的妻子女儿送来，看望他和巴巴。

由于凯克巴德不在，巴巴的闭关工作一度中断，可他回来后，巴巴再度进行高强度工作。凯克巴德会坐轮椅里，被送到大厅，巴巴在那里单独同他工作。凯克巴德坐轮椅里，不断地念诵七个神名。

“呀 - 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安拉，伊希瓦，
帕若玛特玛，全能上帝，帕瓦蒂伽！”

凯克巴德无法像以前那样站凳上，故他逐一念神名时，巴巴现在会触摸他的肩，而不是脚。巴巴每天上午这样做三小时，下午又做半小时，此外每天独自在房间工作 20 分钟。

1967 年 10 月 8 日周日，伽吉瓦尼、斯甘坡瑞亚、佳尔达斯托和基肖米斯特里，同阿迪来美拉扎德。国际旅游展于 30 日在孟买开幕，斯甘坡瑞亚读到加拿大爱者在蒙特利尔展会上的做法，深受启发，想在此次展会上设立类似展台。巴巴同他们谈了半小时，对该项目予以鼓励。他就孟买的其他工作做了指示，并对伽吉瓦尼表示满意，他帮助安排了 9 月美拉扎德的三场卡瓦里。巴巴要他在 11 月和 2 月，再准备两场斋普里·卡瓦尔的音乐节目。

当天，巴巴要拉玛为他和美媚送 20 只布加，瓦曼帕达勒送来。此后，拉玛每周日送布加，有时也会按要求送其他熟菜。

在金德医生、吉姆·米斯特里、纳瑞曼、阿娜瓦丝和全体孟买爱者的帮助下，在国际旅游展上设了展台，印了一本题为《美赫巴巴是谁》的小册子，还有不同印度语言的《宇宙讯息》。

巴巴亲自审核了小册子包含的材料。对第一个问题“美赫巴巴是谁？”，他授予此答案：“他是激发你提出此问题的存在本质。”

10 月 15 日，穆提和家人、达克和妻子，同阿迪来美拉扎德，讨论了孟买展会。

巴巴派大阿迪、萨若希和纬露为代表，到献给巴巴的展台提供支持。总理英迪拉·甘地正式宣布展会开幕，并乘敞篷吉普车巡视。她临近展台时，伽吉瓦尼大声欢呼，吸引她注意展台上方的大幅标识：“**阿瓦塔美赫巴巴—唤醒者**”。阿玛尔·辛赛伽邀请她下车，就近观看，但时间不够。

英迪拉·甘地合掌，向巴巴像鞠躬，站车上驶过。

11月2日上午9点半，阿迪、萨若希和纬露去美拉扎德，向巴巴作了全面汇报。

尽管自从1967年9月，巴巴停止定时在大厅对宝授述要点，宝守夜期间，偶尔给他要点，属于《无与有》书的第二部分。宝将这些要点集中在几本笔记本里。（注：巴巴在美拉扎德他房间授予宝的上述原始手写笔记，在1975年宝完成《无与有》初稿后，不知被何人搬走。这些笔记本一直下落不明。）。

10月10日，巴巴授述：

本初，无限知识一无所知，无限无知也一无所知。但无知知道它是虚无。所以知识一无所知，而无知则知道它是虚无。表面上，无知知道，知识不知。无知在知识里，知识不在无知里。

当心血来潮产生时，无知与知识之间出现骚动，知识与无知之间发生了无穷的冲突。该冲突引起无限的爆炸，这个爆炸给无知造成影响，因为知识绝不可能受影响。结果，无限无知迸裂为无数的有限无知。

以下是宝重写的整个部分，属于“无限智慧（Apar Vidya）”章，题为《知识与无知》：

本初，是无限知识，
但该知识不知道它是无限知识。
知识发现它并不知道自己时，
那一刻它就知道！
它知道什么？知道它不知道。
因此，这个不知或（对自己的）无知
成为无限无意识知识去知道自己的媒介。

无知是知识的影子，
而为了知道这个无限无知是无知
知识不得不体验无限无知的无限影子，
因为无限无知是无限知识用来认识自己的媒介。

知识是光；无知是黑暗。

要体验光，必须体验黑暗。
光是真实内部存在（大我存在），
同理，黑暗是外部虚幻存在（非存在）。

要理解真实内部的大我存在
（存在于自己内在的存在）
外部虚幻体验是必要的途径
以证悟无限存在。

当该外部存在之媒介被体验为虚幻时，
便认识到，发生的一切
皆为梦中事物。
那时的体验是：什么都未曾发生，
什么都没在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只有通过体验无知（外部幻相）
才能获得该体验（证悟）。

要获得这个证悟体验：
过去什么都未曾发生，
现在什么都没发生，
未来什么都不会发生，
无意识且无限的知识（灵魂）
不得不经历外部虚幻存在，即黑暗。

通过经历无限黑暗，
该无限知识最终知道它无限；
它知道自己作为无限光遍在万有内。
全部要旨在于：无限知识乃真理（真实内部存在），
而无知（外部虚幻存在）是梦。

知识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梦即创世。
本初，这个无意识知识做梦；

它以第一种形体做第一个梦。
这个梦结束时，
该形体中积累的印象留存，
使无知以另一种形体做下一个梦，
创世如此继续下去。

只要印象在（心里），无限梦状态就持续。
最终，所有业相被歼灭时（涅槃）
所有的梦皆停止——但只发生在无限知识
经历无限无知的途径之后。

届时（在涅槃卡帕中）知识体验自己；
它体验自己是无限知识
并知道除了自己，别无存在。

故在本初，无限知识被认为
不知道自己，乃完全想象；
其在源头是无限的。

创世开始时，认为无限知识不知道
乃是想象本身。
原始想象是外部虚幻存在即无限无知的
根源和种子，
该无限想象导致无数的受限外部虚幻体验。

然而这个受限想象决不可能
抵达无限想象；要获得无限
它必须瓦解自己，而它做不到，
因为有限决不可能（未瓦解自己就）瓦解有限。
无限（不受限）想象
与每个有限想象并存，不会瓦解。
有限无法打碎有限；

通过无限想象之想象，
受限想象变得坚固，
要瓦解该有限，需要其他手段。

有限如何被创造并且瓦解，
以海洋及其波浪涌现为例。
神的超越超越状态乃平静海洋，
处于绝对的和平安静。
但海洋一旦知道其和平静默，
那一瞬间内部就激起了运动。
该运动（骚动）使海洋产生
大大小小的泡沫，每个泡沫裹着一点水
变成水滴（形体），遗忘了海洋。
经过无数周期后，当泡沫最终破裂，
水滴便知道自己是海洋
并看见海洋中有无数个其他泡沫。

故可以理解为，是运动导致
海洋受限，同样导致泡沫限制的瓦解。
但引发这些条件（限制和瓦解限制）的是空气；
据成为海洋的那个水滴说：
空气乃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连结。

这个空气媒介可称之为爱。
因此空气通过制造运动（遍在骚动），
使海洋知道自己的存在。

为了知道，空气在海洋中制造了泡沫，
然后通过爱，瓦解其限制。
通过瓦解限制，空气使海洋认识到
它是海洋——爱与知识的海洋。

故在超越超越状态的
无限知识之原始和平海洋中，
由于运动制造了骚动，该骚动本身
成为体验和平的媒介。

无限知识没有骚动、
想象、思想、欲望等等，
但它的影子，无限无知，
在黑暗中则有这些外部事物。

只有经历无限无知之困境，
思想的无数想象的混乱之后，
无限知识才能体验自己乃是无限知识。

在超越超越海洋的原始形态中，
无限知识是无限无知，无限无知是无限知识，
因为原初没有（海洋）意识。
本初之前，知识不知道它是知识。
神是，却意识不到。

另一回，1967年12月，巴巴指示宝写他的传记之前，就他的工作和显现授予宝若干要点。用宝的话说：

那是在一次守夜时，巴巴叫我拿来纸笔。他开始授述：“有关我的显现，我将给你几个要点。记下每一点。

“我的寓所是无限的……无形的……但它有七道门……每道门都向那些受幻相束缚的人关闭着……内化的目的是打开这七道门，以便体验我的无限性。

“第一道门极难打开……进化诸界皆站在这门前……人类背朝此门……全都面向幻相……人类世界离这道门最近。

“我是来打开这七道门的……在第一道门上工作，切开一个洞口……此门引向第一层面……切开此洞是我此生的工作。”

巴巴离开肉身，宝阐述扩写了这些要点：

在通向第一层面的第一道门上切开一个洞口，意味着人类作为整体，离第一道门最近。那些爱并且服从阿瓦塔者，离第一道门非常近；接下来是其余人类，领先于另六个进化诸界。第七层面是神圣太阳，七道门代表七个层面。第一道门处于第一层面与浊界之间。从石头、植物、虫、鱼、鸟、兽到人类的七界构成浊界。

当阿瓦塔开始在地球上的使命，在他肉身在世期间，开始在第一道门上切开一个洞口，但那块切口依然在洞口上。当阿瓦塔完成切开洞口后，就离开肉身。那些离第一道门很近的人，看见从神圣太阳通过该切口流出的一点光。

人类整体和另六个诸界依然背朝第一道门，可一旦阿瓦塔的宇宙显现开始，该切口便打开，万人万物都扭转面向洞口。那些离门最近的人进入第一个精层面，或忘掉世界沉浸于神，而其他渴望接近门。

发生这点是因为阿瓦塔给予宇宙性推动，由于该宇宙性推动，那块切口打开，洞口暴露。随后人类和另六个诸界逐步发生彻底转变，其中人类的道德境界得以提升。低级欲望大幅度减少，人类思考神性，并意识到如何迈向神性，虽然意识程度因人而异。进化过程更为自然，因为人类对另六个进化诸界的非自然影响被消除。

这是巴巴给我的新主题，当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七道门，内化期间意识必须经历这七道门。因此，通过他的宇宙工作，“切开一个洞口”的意思是，为每个人准备清理业相障碍的意识过程。

10月22日周日，是美赫纳施的14岁生日，巴巴召他、拉玛和希拉到美拉扎德吃午饭。那天玛妮给全家人和巴巴拍了几张合照，还给美赫纳施和巴巴单独合影。

同日，十万多反战示威者在华盛顿特区集会，要求美国结束长期的越南战争。

24日，阿迪在办公室接到，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雷格龙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请阿迪对巴巴传讯“西方世界需要您”，表示巴巴须尽快访西。巴巴发去慈爱回复，告诉雷格龙先生，巴巴闭关结束后，召见西方人时，他可以来印度。

11月6日，坎普尔的拉吉·库玛·夏玛，随阿迪来美拉扎德见巴巴。

他被要求，在巴巴结束当前闭关后，再向巴巴提出所有个人困难。巴巴表示，当时他可允许拉吉在美拉扎德住三四天，后者非常高兴。

安得拉的巴斯卡拉·拉朱，曾给《神曰》绘制几幅图示，在古鲁帕萨德将作品赠送巴巴。巴巴喜欢，并表示：“你自愿画了所有这些图，可现在我提出，绘一幅《巴巴是众神之神》图。”拉朱照做了，巴巴于11月9日收到，对其努力满意。（注：未找到此图副本。）

11月12日周日上午，阿美纳伽的许多亲近爱者受邀到美拉扎德。巴巴想让他们看他走得怎么样，在满德里大厅展示，问道：“我走得怎样？”在场者惊讶地看到，他走得如此自如，当然大喜过望，便如实相告。

普雷姆·基纳尼和家人到晚了点，巴巴询问原因。基纳尼吃了一惊，回答：“我很准时！”

巴巴纠正他说：“你的‘准时’不是巴巴时间！要始终牢记巴巴时间！”

巴巴随后又来回踱步，让他看。鲁斯特姆·卡卡、希拉·卡库、乌莎和考姬拉唱了几首歌，之后巴巴提出：“唱宝写的歌吧。那些歌很不错，语言简朴。马杜苏丹的歌词，对听众并不总是很清晰。”

巴巴随后对阿美纳伽组说：

我的工作安得拉、哈默坡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中心活跃进行着。在美国，许许多多新爱者走向我，也积极参与我的事业。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像艾伦·科恩、瑞克·查普曼和罗伯特·德雷福斯，始终忙碌从事我在那里的工作。8月（23日），瑞克和艾伦参加了一个全国联播的广播电视秀（乔·派恩脱口秀），对千百万听众和观众谈起我。比尔·乐裴基在澳洲做同样的事，写信说引起巨大反响。

看看你们——虽然你们离我只有九英里，却什么都没做！你们有机会达善我，而外人没有。即使我在闭关，今天我仍接见你们，故你们应该知道怎样为我工作。

巴巴最后说：“我的时间近了，很快我将打破沉默。我常预言的世界大灾难即将来临。1968年2月25日（巴巴当前闭关结束），将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不同于此前我出于对人类的爱而推迟生效的通告。”

纽瑟文·萨达听到此言，轻声笑了，相当怀疑此事真会发生。巴巴回应说：“**纽瑟文现在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照我说的做。**

但这次我是认真的。我的时间近了！”

“接下来三四个月，大家一呼一吸都要想念我！吸气想巴巴，呼气想巴巴。记住，惟有神真实，其余皆幻相。”巴巴打比方，有一只鸟看到镜子中自己的映像，不知那是映像，一直啄着镜子，直到要么毁了镜子，要么因疲惫不堪而放弃。

巴巴拥抱杜恩·萨达，安慰她：“要开心，别担心。我把爱给予你。”杜恩感到，这将是她最后一次见巴巴，确实如此。全体阿美纳伽组员随后离去。

11月14日，邓肯生日，来美拉扎德。16日，帕椎驱车送曼萨丽和凯克巴德家人到美拉扎德。次日，上午9点至11点半，盖麦和姊妹芭奴玛西、顾拉玛西，从阿克巴棉纺厂来访美拉扎德。期间，三穆·科罗瓦拉（芭奴玛西之子），也从普纳来访。巴巴习惯在三穆休长假后，即将重返船上担任无线电报务员之前，召他来达善。拥抱他后，巴巴让他坐在大厅，问他：“你何时重返船上？”

三穆回答：“我的假期截止到(1968年)2月4日，但我打算申请延长，以便可以庆祝您的生日后再去。”

巴巴不喜欢该主意，指示三穆，假期一结束就回去工作。还指示他，要把2月21日他的船所在位置报告巴巴。几天后，巴巴要三穆单独来美拉扎德，并提醒他不要忘记他的命令。

1967年11月19日周日，巴巴召见阿冉岗的爱者信徒。所有居住美拉巴德家属宿舍者（姜古家人和瓦露），还有山上曼萨丽和凯克巴德家人，皆受邀于上午9点到美拉扎德。共约300人，坐牛车、巴士、自行车或徒步前来，亲近爱者坐租的旅行车过来。希度唱了几首格扎尔，普若芭·姜古和亚达夫·卡姆卜里也唱，之后巴巴开始分帕萨德，每人一个拉都。来了几个坪坡岗村民，尽管除了阿冉岗人，禁止外人进入。

其间，巴巴同样重申，对阿美纳伽组说过的话：“我的时间近了，故要抓紧我的衣边。”

1967年11月20日，上午9点，瓦曼、费拉姆、巴斯克和阿迪，被召到美拉扎德。如之前做过多次的，巴巴让埃瑞奇宣读一份已故爱者名单。（注：参见附录D已故者名单。随着其他亲近者去世，巴巴补上其名字，比如：古斯塔吉、韦希奴、朵拉特麦[美嬉母亲]、顾麦、鲁斯特姆[顾麦儿子]、尼鲁、帕帕·杰萨瓦拉、诺芮娜、加百列·帕斯卡、

马克姆·希劳斯、特瑞·杜思[艾微丈夫]、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查尔斯·坡德穆、道格拉斯·伊芙、沃伦·希利（印刷巴巴文献的美国人）、贝丽尔·威廉姆斯。）满德里记起被遗漏的几个名字。埃瑞奇读完整个名单后，随后大家在巴巴跟前，诵读他授述的一行祷文：

“神啊，请赐予我的这些已故爱者，与他们的信爱、服务、诚实相称的奖赏。”

巴巴评论：“明日起，我的闭关将愈发严格。”并补充：“1968年2月21日（闭关结束日），将发生严峻重大之事。”

11月21日上午9点45分，巴巴授述此祷文：

我祈求神，祝福在我离开肉身时已去世的爱者，按照其信爱与服务，在我旁边获得一席之地。

我祈求神，按照其信爱与服务，祝福在我离开肉身时仍在世的爱者。

我祈求神，赐恩典给我心中的少数爱者，以证悟我的实相。

延续闭关

巴巴派遣查干，代表他参加1967年11月底在哈默坡（美赫普里）、马赫瓦（美赫之寓）和瑙兰伽（美赫达姆）举办的年度法会。宝被要求写一篇印地语讲稿，供查干致辞。查干启程前，巴巴召他到美拉扎德，要他念讲稿。巴巴还召来女满德里，她们到满德里大厅窗外，在帘后聆听。查干念了宝的讲稿，唱了几首动听的歌，巴巴极为满意，给他一个亲切拥抱。

巴巴还派查干去北方邦的另两场“美赫法会”，一场在巴格达，另一场在坎达喀。后被派往坎普尔，参加巴巴生日庆祝。查干每次出发前，巴巴会召他来美拉扎德，读宝准备的印地语讲稿。查干会在大厅里，男女满德里跟前读。这对巴巴是消遣，可对宝则添了额外任务。他要守夜，处理印地语通讯，白天伴随巴巴，为萨若希、阿玛尔·辛·赛伽和后来的查干写讲稿，还要从事其他写作。

11月中旬的一天，巴巴要宝写格扎尔。宝回答：“巴巴，不可能用印地语写格扎尔。格扎尔只能用乌尔都语或波斯语写。”

巴巴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我是乌斯塔德（大师）！我教过伽尼写格扎尔，也会教你。但先要尝试。”

于是宝试写了近200首格扎尔体的歌（后取书名《美赫之歌》）。巴巴喜欢这些歌，但指出：“这些是歌，不是格扎尔。明年夏季我们在古鲁帕萨德，我会教你。”同期，指示宝将邓肯的《行道者》译成印地语，宝开始这项工作。

七年前1960年，巴巴对宝授述两首印地语格扎尔时，实际上为宝写格扎尔做铺垫，可当时宝未想到巴巴会要他创作。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也为巴巴继续写英语诗和格扎尔。每次念完新作，巴巴会喜形于色，有时会夸弗朗西斯：“这是你写得最棒的一首。这次你超越了自己！”

11月26日周日，按预先安排，伽吉瓦尼带歌手斋普里从孟买来美拉扎德。可此次，现场只有从阿美纳伽召来的几人，如阿迪、鲁斯特姆·卡

卡和达克。歌手唱了优美的格扎尔，从上午9点半至下午2点，中间休息一小时。巴巴十分欣赏他的演唱，评论歌手唱得比之前还要好。

两天后，28日，巴巴召阿迪、萨若希、纬露、鲁斯特姆卡卡、兰格勒、巴吉拉施和瓦曼开会，讨论即将来临的生日活动。

美赫巴巴原先表示，他会同凯克巴德闭关工作四个月，直到1967年11月21日。但由于工作中断（凯克巴德的事故），巴巴将闭关工作期延长三个月。11月30日，阿迪接到通知：

巴巴将从明日起，继续剩余的70天闭关工作。这段延长闭关期间，不得以他的名义寄发，除生日讯息外的任何电报。巴巴的闭关将于1968年2月21日结束，但对于公众，结束日期将是2月25日。从1967年12月1日至1968年2月25日，巴巴不处理任何人的任何个人事务，他不应当受打扰。

只有美好和振奋消息，以及任何爱者的死讯，才会通报巴巴。巴巴不会听，任何会带来消沉影响的消息、评论或报告。不得向巴巴提消沉的消息。只有愉快、美好和振奋的消息，才可以读给或传达给巴巴。

巴巴不希望任何人访问美拉扎德，因为他希望不受干扰。他只接见（为工作）特意召见的人。

当天，巴巴授述此讯：“我无处不在，却无处可寻。惟有爱者的信爱，能感知我的存在。揭开你的存在面纱来寻得我。”

自1967年12月1日周五起，美赫巴巴开始他所指出的“剩余70天闭关工作”。每回工作结束，他都显得疲惫不堪，被汗湿透。埃瑞奇会为他揩干，抹爽身粉，帮他换干净长衫。

一天，巴巴解释他的工作时，表示：“你们只能看到表面上我所做的事，可我同时所有的意识层面上持续不断地工作。因为我的显现时间在逼近，工作压力巨大。你们对之不会有丝毫概念。

“现在过的日子，与今后发生的事件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就像拿低矮的闭关山跟珠穆朗玛峰相比！”

另一次，巴巴又提到“他的时间正快速临近……”

埃瑞奇回应说：“巴巴，您说‘时间快速临近’，我们却发现，时间本身离我们而去——似乎永远追不上它。”

确实如此，而尽管禁止一切通讯，依然收到东西方的许多来信。上

午工作后，对巴巴大声读信，弗朗西斯会念他的最新格扎尔。之后巴巴去女子那边用午餐，11点半回来。

大多数信件是请求达善者的。有的通报巴巴，家中有人出生或去世。也有人倾吐烦恼，还有人提出问题。其中有封信，是某教派的信徒写的。巴巴评论教派，说：“那些正统教徒，让自己躲避神恩光辉，虽然如此，却从不缺他的慈悲。”

巴巴对满德里继而谈到，被钉十字架时的耶稣：“**耶稣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父啊，怜悯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注：巴巴未进一步解释，但也许是指：在他显现之前，世界将不得不承受巨大苦难。）

12月3日周日，查干来美拉扎德，汇报哈默坡法会的情况。之后巴巴致电法会的组织者——伽亚帕萨德卡勒、师利帕特沙海、拉姆沙海亚达夫、巴卜拉姆帕萨德、普卡、希塔拉姆、克夏夫尼伽姆和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我是人身上帝，从我当前的深度闭关中，把我的爱与祝福送给你们。”

12月5日，巴巴为即将来临的生日授述此讯：

让我的爱者庆祝我的74岁生日，因为3月25日后不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讯息寄到阿迪办公室，但指示他，临近1968年2月的巴巴生日再发布。

同日晚8点，禅吉的兄长、阿娜瓦丝的父亲，84岁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在孟买因心脏病发作，口念巴巴的名去世。纳罗吉将毕生和家庭献给巴巴，（1939-40年）曾在班加罗尔跟随巴巴生活，是长期爱者。他是职业承包商，1938年监管建设美拉巴德山的巴巴陵墓。那些日子，每当巴巴访问孟买，会住达达尔区的纳罗吉家。为纪念他的来访，在巴巴用的房间里，一张大幅着色巴巴照片前，点燃着一盏不灭的油灯。巴巴给阿娜瓦丝、娜格丝、霍玛和罗姐致电表示：其亲爱的父亲已经“来他这里，在他的爱里幸福快乐。”纳罗吉的名字被添入已故者名单。

12月9日，萨若希和纬露被召到美拉扎德。当日巴巴同意，还见了在加拿大工作的阿维纳什·萨克塞纳。准许他于11月来见巴巴几分钟，可他没接到阿迪的电报。于是，巴巴破例9日给他施达善。

12月10日，周日上午，在美拉扎德召开会议。萨若希、阿迪、查干、

达克、兰格勒和鲁斯特姆·卡卡被召来，讨论萨若希的主意：在阿美纳伽举办大规模的美赫法会，庆祝巴巴生日。（1967年12月，达克也被派往瓜廖尔，代表巴巴参加美赫法会。）提议于2月21日开始举办八天法会，有摊位、旋转木马和庆祝游行。孟买的杰罕古父亲曼切夏·苏卡德瓦拉，和纳西科的弥奴·巴如查，答应监管安排。（但后来，法会取消，只举办游行。）

12月11日凌晨4点半，印度（孟买）西海岸遭受大地震，其冲击波在阿美纳伽、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可感觉到，持续近50秒。地震发生时，巴巴在卧室。高荷跑进房间，紧紧攥着他！她试图救巴巴，巴巴对此微笑。地震期间，拉诺在守夜，她也和高荷一起，表现出对巴巴安危的关切。（注：震中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柯伊纳附近，距孟买东南约160英里处，地震导致177人死亡，伤2000多人，50000人流离失所。）

凯克巴德感到髋部剧痛，拍X光片后，发现髋关节钢钉由于任意负重而移位。14日，用救护车又将他送入医院，取出钢钉。巴巴评论：“我同凯克巴德做的工作尚未完成，但现在我将独自做完。”

巴巴开始在满德里大厅独自工作，期间他会使劲反复捶击他的胸口和腿。巴巴在高层面做工作时，美拉扎德的居民必须绝对静默。他们要待在房间内，不得走动。宝在大厅外守卫，巴巴拍手时，宝或埃瑞奇会进屋。巴巴上午会在大厅工作3至4小时，下午1小时，再在房间内工作20分钟。该日程持续数日。

有时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巴巴甚至说，会感到眩晕。指示宝，给巴巴的腰和椅子绑一条腰带，以防他跌倒。美赫文·杰萨瓦拉有一回逗留后，据他忆述：“艰巨的工作在进行。工作结束后，很快我们被召进屋，可以看到其物理方面。巴巴的身体疲惫不堪，好像所有能量都被耗尽。他全身流汗，非常疲惫。”

12月18日周一，在库希如大院，阿迪的女佣苏曼，与拉玛·喀邱瑞为某事发生争执。中午前后，苏曼开始大喊大叫，甚至骂巴巴本人。拉玛对女佣说的话极为不快，掴她耳光。阿迪为吵架心烦，打电话到坪坡岗，报告巴巴。下午2点半，巴巴把他们召到美拉扎德，阿迪驱车送两个女子，还有美赫纳施和希拉。

巴巴坐在大厅，听取争吵的全部细节，随后对拉玛说：“你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何事，你挽救了什么。今天中午正要发生可怕之事，极为严

重之事——不是在你们任何人身上，而是在我身上。你对之一无所知。本来今天要发生，但由于你们的吵架，我的思想被转移，阻止了它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注意力被引到库希如大院，故它没发生。现时间已过，它不会发生了。”

并重申：“无人知晓今天要发生何事。拉玛救了我。”接着招呼拉玛过去，拥抱她。

将要发生何事？也许是世界的四分之三将被摧毁，喀邱瑞家人猜测。他们有所不知，那天早些两女人发生争吵时，巴巴的健康如此之差，看似他已濒临离开肉身的边缘。阿迪打来电话时，让宝很生气，认为不必要地麻烦巴巴处理一场琐碎的家事争吵，可现在他意识到，这都是至爱内在工作的一部分。巴巴有他的原因，才实际引发这场突如其来的争端。

1967年12月22日周五，庆祝美嬉生日。纳瑞曼、阿娜瓦丝、吉姆、恺娣、蔻诗德、娜格丝和罗姐获准从孟买来参加，玛奴获准从普纳来。

每年，弗朗西斯会为此写一首英文诗，在满德里大厅读给巴巴听。那年，巴巴要宝也为美嬉写一首印地语诗，他的作品也读出。

宝的妻子拉玛，过去被要求给巴巴送“荏口里”（油炸米粉小吃），24日被要求送炸茄子，并继续每周一次给巴巴送。25日，查干为大家烹制并送来食物，次周同样如此。26日阿迪被召到美拉扎德，次日邓肯和曼萨丽过来。

12月29日，凯克巴德出院返回。医生无法重植钢钉，凯克巴德只好卧床，或被抬入轮椅。尽管凯克巴德回到美拉扎德，巴巴不再同他一起工作，继续独自工作。

随着他工作动力的集聚，巴巴变得极其疲惫虚弱，可他时常对满德里隐瞒这点。弗朗西斯扶着他胳膊，帮他坐抬椅上后，巴巴会将他朝自己猛地一拉。天天如此，似乎巴巴想要表明他依然多么强壮——而实际上，他的宇宙工作正压碎他的肉身！

1968年1月初，再次采集巴巴的血样，送往普纳的医院。血糖和胆固醇水平有所改善，但尿素仍高。格兰特医生建议停止摄入蛋白质，坚持素食，并做前列腺检查。

1月7日周日，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被召到美拉扎德。下周日希拉获召去用午餐，再下周日轮到弟弟美赫纳施。隔周日，一孩子奉命随瓦曼过去，对巴巴讲有趣故事。

1月14日，美赫吉来美拉扎德。17日，巴巴授述此祷文：“**圣父，帮助您的爱子完成您今年的全部工作，因为今年7月将标志着他沉默的最后一年。**”（注：巴巴起初指示发布该祷文，作为给那年7月他沉默43周年的讯息，但后来未给出，也无其他讯息发布。）

1月20日，巴巴给世界各地爱者授予此通告，由阿迪寄发：

阿瓦塔美赫巴巴希望全体爱者知道，他原本持续到1968年2月25日的闭关，将延续到1968年3月25日，届时他将完成闭关。巴巴想要爱者知道，到该日期，他的闭关宇宙工作阶段将结束，不会有进一步的闭关。

美赫巴巴希望全体爱者意识到他此前所言，即宇宙的命运依赖于他的闭关，人类的救赎取决于他的显现。他表示，他延长闭关宇宙工作，是在他显现之前，出于神圣慈悲与爱的举措。

为帮助他的这项工作，巴巴要求全体爱者，从接到通告之日到1968年3月25日，个人或集体地，每天念诵一遍《大师祷文》（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并且从1968年3月16日午夜至3月17日午夜，保持彻底沉默24小时。

巴巴要求在1968年3月25日之前，保持绝对不受干扰。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试图访问他，除非他亲自专为工作召见人。要细心注意的是，对通讯的限制将继续，应严格遵守。

在巴巴宣布他将接见爱者或给他们施达善之前，谁都不得自行来见他，而应当在巴巴的爱里耐心等待巴巴亲自宣布。

请尤其注意：巴巴希望全体东西方爱者谨记，他们绝不能在他发布公告之前来达善他。

1月28日，巴巴的小弟小阿迪从伦敦回国，到美拉扎德住一个月。小阿迪之子达拉，曾从伦敦致信巴巴，表示想娶一名印度女孩，经巴巴批准，安排了娶库玛之女阿姆芮特的婚事。（美婿向巴巴推荐了阿姆芮特。）居住期间，小阿迪同巴巴讨论并确定了婚事安排。

1968年1月31日周三，巴巴召以下人员于上午11点到美拉扎德：阿迪、费拉姆、萨若希、纬露、帕椎、姜古、查干、达克、普雷姆和姬佳基纳尼及二子，维诺德和拉杰。受邀者乘坐数部轿车，比预定时间提早了近十分钟到美拉扎德。按规定程序，他们驶近美拉扎德时，萨若希按响喇叭，表示他们即将抵达。巴巴在大厅，刚做完上午的闭关工作，正从

内层面工作“下降”，仍处于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正让埃瑞奇为他全身揩汗，准备更衣。巴巴对他们早到甚感不满和恼火，传话让他们倒车，到几百码外入口道路边的芒果树下等候。

11点整，巴巴召满德里和上述人员进大厅。他批评他们，尤其萨若希：“你们不知道我上午三小时和下午半小时的闭关工作需要绝对安静？那时，在美拉扎德的万籁俱寂氛围中，我完全融入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你们疏忽大意，制造不必要的干扰。幸亏我今天工作完成得早，从7点做到10点，10点半停止，准备现在接见你们。”

巴巴问普雷姆·基纳尼和达克：“你们清不清楚，这几周上午3小时和下午半小时，我要坐着工作，期间四周必须保持彻底安静？”

两人默不作声。

巴巴显得憔悴疲惫，脸色苍白，继续说：“时间正快速临近，我想要在绝对安静中完成我的工作。怎样工作，承受多大压力，只有我知道。你们对之毫无概念。三小时持续坐着一动不动，给我带来难以忍受、无限的压力。然后我离开，下午回来坐半小时。”

接着说：“我们现在言归会议正题。”他要阿娄巴（用乌尔都语）朗读，1930年代诗人艾思拉·玛贾兹（Asrar Majaz）所著歌颂哈菲兹的如下诗句：[注：艾思拉·乌尔·哈克·玛贾兹（1909-1955）是印度北方邦的著名诗人。阿拉伯语中，艾思拉的意思是秘密。]

无尽赞美归于哈菲兹，
吾辈永远感恩哈菲兹。
他是利桑乌尔·迦利布（神音），
第七层面下降至人间。
虽说其人并非一先知，
满页诗句似先知之言。
何等奇妙哈菲兹诗集！
璀璨如星篇篇格扎尔。

他如何自称皆无不当——
有崇高证据彰显伟大。
噢真理之洋中探索者！
哈菲兹诗集无价瑰宝！

格扎尔既甜蜜又美丽，
甚至揭示道途之秘密。
来，艾思拉，将心灵
献于尘土任门侍踩踏！
巴巴予以解释：

这些诗句表明，艾思拉不遗余力地歌颂哈菲兹和他的诗句之美。
简言之，他是哈菲兹迷！

众所周知，哈菲兹是著名的波斯大诗人，其时代的至师。艾思拉在诗的结尾，想要荣耀哈菲兹，将他的心灵献于尘土，任由哈菲兹的门侍踩踏，称颂他的价值，因为他有幸服侍哈菲兹其人——艾思拉的偶像！

巴巴接着简述哈菲兹的生平：

哈菲兹生活在约 700 年前 [1325-1389]。能背诵《古兰经》者被称为哈菲兹，其心灵专一奉献于服务和想念神。

哈菲兹年轻时，曾邂逅一个富裕家庭的美丽女孩。对她一见钟情，不是肉欲之爱，而是爱她的美丽。同期，他接触灵性大师阿塔尔，大师自己就是波斯大诗人。哈菲兹作为阿塔尔的弟子，每天会拜访他，持续多年。他每天写一首格扎尔，唱给阿塔尔听，由此大师使他保持愉快满足。（注：哈菲兹生于设拉子，全名是穆罕默德·沙姆士乌丁·设拉子。哈菲兹的大师穆罕默德·阿塔尔，是卡瓦里歌者，不同于香水制造者、《圣徒列传》的作者，法瑞德·阿丁·阿塔尔。）

巴巴阐明，尼扎姆丁·奥里亚、布阿里夏·喀兰达、阿杰梅尔的齐西提，皆为苏非教至师。

[注：尼扎姆丁·奥里亚 (1236-1325) 被誉为诸圣之王。他生于阿拉伯，移居印度，在德里逝世，其圣陵为苏非徒圣地。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将十二世纪印度哲学家辟尔帕伊的寓言集，《比德帕伊故事集》译成著名的波斯语译本。布阿里夏·喀兰达是波斯的苏非托钵僧。齐西提生于阿富汗，准确年代不明，1236 年在阿杰梅尔逝世，至今其圣陵是著名朝圣地。他护持有先知穆罕默德的长袍、手杖和碗，将先知的真知带到印度，使 20 万印度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印度建立首个苏非教中心。]

他提到，齐西提甚至被认为，处于和穆罕默德相同的层面；不过，他不等同于先知，而是该时代的库特博－埃－阿希德——灵性阶层

首脑。齐西提在印度建立了苏非教，他在阿杰梅尔的陵墓是备受尊敬的圣地。

这些至师和其他穆斯林库特博，总喜爱听一直保存在多部哈菲兹诗集中的格扎尔。

那么，既然整个世界在至师的掌握中，他为何写诗？

但正如赛古鲁图克拉姆所解释的，一个人的原有性格即使在成道后依旧存在。

伊斯兰教徒的性格就是喜欢格扎尔。故成道的伊斯兰教徒继续享受之。

当时哈菲兹常念他的格扎尔给大师听，大师会欣赏，（让人记下），并交给其他弟子研读，从中受益。他表示：“这些诗对于子孙后代很重要。”但哈菲兹并不重视它们，他去世后，这些诗才被收集起来。

谈到哈菲兹的早期生活，巴巴说：

20年过去了，哈菲兹对那位美丽女子一直满怀爱焰，也爱他的大师。一次，阿塔尔问他：“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哈菲兹表示他多么渴望那女子。阿塔尔回复：“等待，你将拥有她。”

又过了10年，总共30年，哈菲兹变得绝望灰心。开始，他对大师表示强烈不满，接着逐渐冷静下来。一天和阿塔尔单独在一起，他开始哭泣。大师问他何故哭泣。哈菲兹吼道：“我跟随你有什么收获？30年过去了！”

阿塔尔答复：“等待，有朝一日你会知道。”

哈菲兹回敬说：“我知道你为啥那样问！”这次拜见大师阿塔尔后，过了整整39天，哈菲兹开始做奇拉-那希尼（chilla-nashini），即在一个圈子里静坐40天，以实现心愿。

常人要在一个圈子内静坐40天，几乎不可能。但哈菲兹的爱十分伟大，对他来说没什么。第40天，天使向他显现，哈菲兹目睹天使之美，自忖：“与此天国光辉相比，那女子美貌又算什么？”

天使问他有何愿望。哈菲兹回答，他希望能等候取悦大师的意愿。最后之日清晨5点钟，哈菲兹走出自我施加的奇拉-那希尼，去见大师，后者拥抱他。拥抱时，哈菲兹获得上帝意识。

为说明哈菲兹的诗，巴巴解释：“他的一半格扎尔是在成道前写的，

另一半是在阿塔尔赐他成道后写成。这些格扎尔美得难以形容，相当独特，极为精彩。早期作品描述了他的巨大喜悦和洋溢热情。他成道后下降（至正常意识），立即写了两首格扎尔，是最著名的。”

译文如下：

赞美归于神，今夜我拥有何等财富！

因为今夜我的至爱蓦然来临。

目睹至爱容颜，我鞠躬顶礼。

仰赖神恩，今夜我幸福无比。

我无限的耐心获得这种结合。

今夜我有幸收获耐心之报偿。

我的沉睡财富终于觉醒；

今夜是我人生最吉祥之夜。

我决定今夜即使失去头颅，

也要揭去遮蔽世界的面纱。

我的血将在人间写下：“阿那尔-哈克”（我是真理），

即使今夜我像曼苏尔那样上绞架被处死。

您（至爱）拥有神圣财富，而我是穷人；

今夜请将您的荣耀施舍我，赐予我极乐。

恐怕哈菲兹将湮灭于他今夜拥有的狂喜。

这是哈菲兹成道后写的第二首格扎尔：

昨夜我解除诸苦，

被授予永生之水。

被神圣光辉征服，

我从圣杯中啜饮。

无上幸运的黎明，

何其吉祥的夜晚——

获赐神权盖德尔。

目睹至爱之容颜

敬畏惊叹而晕厥，

拉特默那又自明。

若我的渴望实现，喜乐无边

有何奇怪？因为我受之无愧！

从此在至爱镜中
 目睹反映之真我。
 笔下喷涌此妙乐
 乃我耐心之酬报，
 羽笔已化甘蔗杆。
 加百列将喜讯赐：
 物质存在之暴虐，
 如今我皆已摆脱！
 做大师奴隶是多么神奇！
 变成他足前尘土，
 被他提升至最高！
 永恒境界任遨游
 永恒生活果真赐。
 一朝被至爱秀发之网诱捕，
 大师言“必将解除一切苦！”
 凭借大师之恩典，
 同门弟子之祝愿，
 永恒解脱今获赐。
 欢庆，欢庆，再欢庆，
 哈菲兹证得神圣至爱！

（注：盖德尔 [Qadr] 意为吉祥夜。原指先知穆罕默德发动的著名星夜之旅，当晚他从麦加赴耶路撒冷，并登宵穿越七层天。当今伊斯兰教中，盖德尔夜的节日用于警醒祷告。拉特与默那，是在穆罕默德被公认为“神派遣的先知”并建立“一神教”即伊斯兰教之前，麦加的异教徒偶像，为阿拉伯和希伯来部落所膜拜。）

巴巴补充说：“我喜爱格扎尔和卡瓦里，不喜欢古典音乐。赛巴巴和巴巴简也喜欢这些。我说‘弗朗西斯，你的格扎尔将于700年后被吟诵’时，你们未留意我的话！但我告诉你们，将会如此。”（注：另一次，巴巴提及，有朝一日，一位嗓音像美国歌手吉姆·里夫斯的人，将演唱弗朗西斯的格扎尔。巴巴很喜爱吉姆·里夫斯的歌，特别是《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唯有心痛相随》。巴巴和满德里一起消遣时，会听留声机播放的其中这些歌。）

巴巴表扬宝，继续说：“宝完成了不朽的《有与无》印地语译作，现在翻译的《行道者》印地语版本，将是他完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巴巴解释召开本次会议的原因，说：“**谁都不可能测量我，或对我的工作方式有丝毫概念。连我都无法测量，我自己上午三小时、下午半小时和之后 20 分钟的工作。**

“因何？因为我的时间快到了。现在它就在我们的门口。但将发生什么，惟有我知晓。我将主动告诉你们，今天我为何召集你们。

“2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这一个月，我的工作将加强。我会全天独坐。因此，我想要你们帮助我。怎么帮？”

如之前常做，巴巴指示阿娄巴用波斯语引述哈菲兹的诗，关于不带疑问地服从至师：

“一个幸运的奴隶
理应执行大师的每项命令，
而不问为何与如何。
对于大师向你说的话
切莫说错，因为，亲爱的，
错的是你自己无力理解他。
我是大师的奴隶，
他已将我从无知中解放。
无论我的大师做什么，
皆为全体相关者的最高利益。”

巴巴解释满德里和阿美纳伽组员怎样才能帮助他，重申哈菲兹的诗句：

通过不问为何与如何来执行大师的命令。让一个人百分百地服从不可能，但怀着全部爱与意志服从则可能。只有通过我的恩典，才能证得我。我将告诉你们，怎样做来帮助我。

跟随我生活者，记得不要争辩就执行我叫你做的事。我说“不”，意思就是不！不管在你眼里是对还是错，都照我说的做。只有我要求时，你才可以提建议。

至于今天我召来身边的阿美纳伽少数被选者，你们从今日起的两个月，要尽量深切、经常地想念我，并绝对避免放纵于性行为。记住这点。你出现淫欲念头时，就想我，我会帮助你。

而且不要担忧你们的财务、家庭和子女。即将发生什么，你们一无所知——某种前所未有之事（注：巴巴未阐述将发生的前所未有之事是指什么。也许是指他的显现，他曾多次宣布，将是有过的最伟大阿瓦塔）。因此，切莫担忧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尽量保持开心愉快。

我再次敦促你们，在我当前阶段的闭关工作期间，要越来越多地想念我，把这项禁忌（性行为）当作我的命令。

巴巴补充说：

三小时静坐的压力之大，使我的腿部感觉如石头般。我强调安静的原因是，最轻微的喧哗或响声，都会扯断与我工作的连接。坐着时，我的身体保持一动不动；我彻底沉浸于工作，没有任何外部意识。为此，静止和安静有帮助。我要重获正常意识是一种努力，并非立即获得。

巴巴随后招呼在场的普雷姆·基纳尼和一名阿美纳伽男子，去触摸他的腿，他们证实其僵硬如木石。基纳尼出于奉爱，利用机会摸了巴巴的足，尽管他们进大厅前，巴巴对全体传达了明确禁令，不得顶礼他、摸他的足或做致敬的动作。从巴巴的表情可明显看出，这个举动让他痛苦不快。他悲哀难过地摇摇头，可少顷，就宽恕基纳尼，轻责道：“我传达过你们，不要顶礼我或摸我的足。你为啥这么做？我的脚里有什么？”

巴巴继续说：

2月25日起，我要求弗朗西斯、埃瑞奇、彭度、宝、阿婆巴和全体伴随我生活者，不要同我争辩，而要完全照我说的做。你们应当努力显得快活。你们内心可能不愉快，但外部应当努力，从而将帮助我。卡卡每天让我开心。弗朗西斯模仿卡卡，使我开心。

这两个月，到3月25日为止，各方面都应该完全服从——不争辩，不建议。我邀请时，你们可以提建议。尽管拜度身残（中风），我吩咐他，在我每日静坐期间，出去待在芒果树下，因为他的在场干扰我的工作。

今天你们全体将做一件特别的事，就是第一次去见美婊。男子从未见过美婊。对她说“捷巴巴！”，她将答复“捷巴巴！”她没有成道，也没有灵性体验。可她是我的拉妲。

改天我会对弗朗西斯解释，印度人为何称“拉坦-奎师那”而非“奎师那-拉坦”，称“悉坦-罗摩”而非“罗摩-悉坦”。

美嬉对我的爱百分百纯洁。不像其他爱巴巴者。她长年伴随我，纯洁无比。她没有淫念或欲望，甚至对她的“奎师那(巴巴)”都没有。完全没有。她生活中唯一目的，就是爱我。我将对弗朗西斯解释这一切。

接着，巴巴批评阿迪，会带外人到美拉扎德。有时是因工作获召时，有时为了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就叫他们，如果顺路旅行，不妨碰碰运气自行前往美拉扎德。巴巴恼火地训斥阿迪：“有时，你的行为令我害怕！”再度对阿迪强调，要坚决阻止任何人来美拉扎德，让他们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要去。巴巴会为工作召见某人或美拉巴德的几个满德里，但那是另一码事。他坚定拒绝美拉扎德的多余访客。

巴巴之后离开大厅，访客和常住满德里随即被召到后院。巴巴坐在主屋门廊，美嬉站在他旁边。他们大多数人第一次看见美嬉，惊讶于她对巴巴的纯爱。他们问候她“捷巴巴！”，她羞涩地同样回复。访者们和满德里在院子相处一会儿，随后离去。

美赫文·杰萨瓦拉从普纳来参加了会议，并按每年那样，在美拉扎德居住一个月。

会议后，巴巴为接下来六周的闭关工作拟定日程表：

1968年2月9日至19日每天：

上午一个半小时

下午半小时

房间内一刻钟

1968年2月20日：

上午三小时

下午半小时

房间内一刻钟

1968年2月21日至3月21日每天：

上午四小时

下午一小时

房间内一刻钟（可能会取消）

1968年2月25日一天：

仅上午一小时

2月9日，新日程表生效。巴巴为宇宙工作彻底牺牲其宇宙身体，全力以赴。每天，完成工作后，他的面容呈现出极度疲惫的迹象。尽管工作结束，有一会儿，巴巴似乎还沉浸其中。（类似一列火车，虽已实施制动，并非立即停下，而是逐渐减慢。）

24岁的本杰明·V·赖特（简称“本”），于1966年10月在美国纽约听说美赫巴巴。当时有个吸毒同伴辛迪·惠特克对他说，她决定停止吸毒，还谈到美赫巴巴对她的决定起到的作用。一年后，赖特居住黎巴嫩山区，在圣诞节前夜，他内在体验到巴巴对他说：“放下一切，过来见我。”他的朋友，另一美国青年，18岁的斯坦利·M·费雪（昵称“蹦跳”），和他同住并且有相似的体验。

两人同意结伴同行，于1月第二周离开黎巴嫩，经陆路旅行赴印度。2月11日到孟买，但由于赖特表示想单独去见巴巴，他们一到印度就同意分路而行。赖特去普纳逗留三周，费雪则搭便车去阿美纳伽。

15日，斯坦利·费雪到阿迪办公室，要求见巴巴。他的便条被送至美拉扎德，但巴巴在严格闭关，不许年轻人去见他。而是通过埃瑞奇，给他捎去这七项指示：

- 1) 巴巴不会见斯坦利，因为他在严格闭关。
- 2) 巴巴希望他对此不要难过，而要尽量更多地、经常地想念他，越来越爱他。
- 3) 巴巴希望他返回故乡，过正常生活，挣钱谋生，尽可能多想巴巴，尽可能多地只读关于巴巴的书和巴巴写的书。他应当对亲朋好友讲述巴巴和他的爱与真理讯息。
- 4) 巴巴希望他永久停止吸食他过去用的毒品。他既不能吸毒，也不能贩毒，而要在家乡过诚实正常的生活，并劝诫他人不要为贪图享乐而吸毒。当然，为治病需要，由医生开具时，可以作为药物使用。
- 5) 巴巴希望他尽快离开印度，只要他——斯坦利——全心全意想念巴巴，并百分百地执行授予他的上述指示，巴巴将从内在帮助他。至于他想在巴巴闭关后会见，应当同纽约或本地爱者保持联系，只有巴巴召唤西方爱者来见时，他才可以为此来印度。

6) 此信授予的全部要点，同样适用于他的朋友本，若本准备执行巴巴指示的话。因此，巴巴希望斯坦利联系本，将此信内容转告他。

7) 要在日常世俗义务中，勤奋诚实地履行责任的同时，尽可能经常想念巴巴。

巴巴把爱与祝福送给斯坦利和本。早日离开印度，尽快返回美国。

斯坦利·费雪接到巴巴的信后，次日乘晚间火车离开阿美纳伽，在孟买逗留七日，等美国汇款到，然后飞回波士顿。本·赖特在普纳逗留几周，后行至阿美纳伽。

2月15日，邓肯到美拉扎德，为凯克巴德做常做的检查。当天上午，美赫吉也来逗留几小时。

1968年2月20日周二，按指示，伽吉瓦尼安排将巴巴最爱的歌手之一，斋普里·卡瓦尔和他的乐师，送到美拉扎德。巴巴、满德里和孟买及阿美纳伽的几名亲近爱者，欣赏了他们三小时的精彩演唱。当晚，歌手在阿美纳伽库希如大院，对2000名群众演唱。

当天上午，巴巴宣布，他当前的闭关不在3月25日结束，而会延续到5月21日。

下午3时许，美拉扎德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出现一只黑脸长肢的大猴。无人知晓，它从何处来。就在巴巴离开大厅，进他的房间时，主屋旁凤凰木的树干上，被发现坐着这只大猴。女子们认为，它一定是被猴群驱逐，纷纷献策赶猴。一人想嘘走它，以免其骚动干扰巴巴。另一人说别理它，猴子会自己离开。还有人认为，猴子可能饿了，建议给它香蕉。有人则担心，若人离猴太近，它会攻击人，警告说她们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惊吓到它。首先，将香蕉小心地放在屋顶，以免吓到猴子。猴子却龇牙咧嘴，猛摇树枝，对类似的友善姿态不屑一顾。女子们见此情形，决定随它去，不理猴子，进了屋。

猴子消停了，近一小时似乎平安无事，可后来它突然撒野。跃上主屋顶，飞速从一间屋顶跳到另一间，弄坏数块瓦片，并往下抛。接着猴子从屋子最高处跃下，伴随巨大的撞击声，可听见它在巴巴的房间外尖啸。当时巴巴在歇息，宝和高荷伴随他。高荷以为天花板将要砸下来，为保护巴巴，赶快用自己身躯遮挡巴巴的身体，并念着他的名。

此后，男子们加入，努力驱赶猴子，满院子追它，呵斥并且挥舞竹竿、扫帚、棍棒及雨伞，猴子则在树梢间和屋顶间来回闪躲。临近日落，猴子停止捣乱，朝坪坡岗村扬长而去。后来获悉，其安居了一个多月后，此猴如出现时一样，突然失踪。

巴巴评论此事：“在我决定延长闭关的当天，猴子在我的房顶捣乱，对我的工作有着深刻意义，并且与5月21日后发生的事件有关。”

1968年4月巴巴抵达普纳两天前的上午，一只模样相似的黑脸大猴，造访了巴巴老家，坐在屋后巴巴房间的顶上。猴子坐那里相当久，嚼食附近树上的果实，后来离去，消失无踪。1968年的琐罗亚斯德教新年，从3月开始，象征为猴年，表明世界的大动荡与混乱。

三穆·科罗瓦拉的假期此时结束，他飞赴埃及，返回M·V·帕瓦提-佳延提轮船。从那里，轮船启航赴孟买。几个月前，三穆在美拉扎德见巴巴时，巴巴着重命令他，要将1968年2月21日他的所在地通报巴巴，信息至少要提早3或4天寄达。这是巴巴首次给他这样的命令，时间背景是巴巴处于非常严格的闭关，一切通讯已全面停止。可巴巴表示：“规定不适用三穆。三穆务必将他那天的所在地通知我。”

于是2月18日，三穆发电报给巴巴，报告他在赴孟买途中，还向巴巴生日致以全部的爱与敬意。次日三穆的船进入大西洋。海上狂风暴雨，雨夹雪，能见度极差。他们无法给船精确定位，因此船漂向岸的距离，比计算显示的，要近得多。

2月21日早晨8点半，三穆的轮船在多石的浅滩触礁。之后到晚间8点半许，因海浪汹涌，船受到沉重撞击。幸运的是，夜间涨潮之际，他们设法脱离搁浅，缓慢艰难地驶入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港，让航运公司职员和保险代理者登船。卸货期间，有人注意到，所有的螺栓铆钉断裂，船体上三四块金属板已经松开。让船员们惊讶的是：金属板依然留原位，使得船靠自身动力航行了近70英里。后来发现轮船无法修复，申报全损。

三穆晓得，是巴巴之手救了他们，便从卡萨布兰卡致信巴巴，汇报全部细节。巴巴电复：“你的生日贺电和来信收悉。别担心。我的爱之祝福送给帕瓦提-佳延提船上的你和全体人员。美赫巴巴从闭关。”

自2月20日起，因生日庆祝临近，巴巴停止上午在满德里大厅做闭关工作。次日，他授述通告，交与阿迪打印、印刷，并于12天后3月4日寄往世界各地：

以下讯息为阿瓦塔美赫巴巴从他的闭关中授予爱者：

我想要全体爱者知道，我的闭关不会在1968年3月25日停止。我的闭关将不得不延长两月，因为我在闭关中做的工作，不可能在1968年5月21日前完成。因此我原本在3月25日结束的闭关，将

不得不延续到1968年5月21日。这点不可避免。

对我在这次闭关期间所做的重大工作，无人有丝毫概念。我能给的唯一暗示是，与我在闭关中做的工作相比，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工作全部放在一起，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负担是压碎性的，但我的工作结果将被全世界的所有人强烈地感受到。

我要求全体牢记，我在生日讯息中宣布的话必将实现——唯一不同在于，本于1968年3月25日后不久发生的事件，现在将于5月21日后不久发生。

我重申，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但现在，它将于1968年5月21日后不久才会发生。

我还要重申：宇宙的命运依赖于我的闭关，人类的救赎取决于我的显现。

我对爱者的全部要求是，帮助我于1968年5月21日前完成我的工作，以便到时我的闭关宇宙工作将结束，不需要进一步闭关。

为帮助我的这项工作，我要求全体爱者，个人或集体地，继续每天念诵一遍《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直到1968年5月21日。并且于1968年5月19日周日——即从5月18日午夜至19日午夜——保持彻底沉默24小时（当天不应出声而应默念祷文）。所以，不应于3月17日周日保持沉默。

我强调，我希望在1968年5月21日前，保持绝对不受干扰。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试图访问我。若我专为工作要见某人，将会召他。我颁布的通讯禁令，必须继续且严格遵守。

在我宣布将接见爱者或施达善之前，谁都不得自行前来，而应当在我的爱里，耐心等候我亲自宣布。

烦请尽早将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上述讯息通知你的工作范围内的全体相关者。

请细心注意：巴巴希望全体东西方爱者牢记，在他发布公告之前，他要求保持彻底不受干扰，他们绝不能来达善他。

阿瓦塔美赫巴巴将于1968年4月至6月底在普纳。一如既往，巴巴将居住普纳滨江路24号的古鲁帕萨德。在古鲁帕萨德期间，他的闭关工作将持续不断，故在他逗留那里期间，他要求保持彻底不

受干扰。

1967年12月，巴巴曾授述生日讯息，表示爱者应该庆祝今年生日，因为“3月25日后不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大事”。考虑到今年他会做准备，埃瑞奇写了数百封生日讯息电报备用，并于1968年2月8日将电报发给印度爱者，13日发给欧美和澳洲爱者。

后来，巴巴授述最近的通告后，他希望生日讯息改为“5月21日后即将发生大事！”于是，埃瑞奇和弟弟美赫文不得不加紧工作，寄发新电报。

2月20日和22日，巴巴的此电报分别发给欧美、澳洲和印度及巴基斯坦的爱者：

对在我的爱里会聚、庆祝我74岁生日的每个人，我从闭关中送去我的祝福。爱使无形无限者成为有形有限，作为神人来到人类中间。要越来越爱我，正是因为爱，我才来到你们中间。

有许多回，阿瓦塔之寓的爱者，会制作生日卡，或抄写一段巴巴讯息，寄给巴巴。那年，约翰·布鲁福德在一张生日卡上，用墨水画了巴巴的脸像，寄到印度。巴巴看到画后，吻了它。（1968年2月29日）致电约翰：“你画的我，使我亲吻自己。”弗朗西斯在写给约翰的信中，讲述他从未见巴巴这样做过。

美赫巴巴明确说过，他希望1968年东西方的中心大规模公开地庆祝他的生日，并且很高兴许多中心计划这样做。在安得拉邦，现有150多个美赫中心，筹备74天的活动以纪念巴巴74岁生日。“这些人若能对鱼儿讲述美赫巴巴，他们将潜入海洋。”一位满德里评论，称赞热情的安得拉爱者。

美拉扎德也做了隆重装饰，庆祝2月25日周日的巴巴生日。一如既往，那天早晨巴巴在他房间一一拥抱满德里。还拥抱了司机优素福和园艺少年佣人，他们悬挂了饰物。之后巴巴单独在大厅做一小时的工作。

当日，巴巴将此特讯电告世界各地的爱者及中心：

在我的这个外部身体生日里，我向那些为我而生、需要时会为我而死的爱者致敬。

当天，阿美纳伽中心举办盛大庆祝。市区多条大路竖立欢迎拱门，并布置其他装饰。一如去年，安排了大型游行，贾巴尔普尔大学的校长杰贾南丹·杜布，来甘地广场发表了公开致辞。

下午4时许，巴巴在美拉扎德他的房间，对宝说：“今天，阿美纳伽民众要公开庆祝我的生日。今晚，在市区举办大型游行。我知道他们都辛苦工作，这让我很高兴。反过来我希望他们感到满意，庆祝活动取得圆满。但如果下雨，一切将被毁掉！你觉得会下雨吗？”

宝说：“不，巴巴，不会下雨！天空晴朗。”

“但要是下雨，会怎样？萨若希将是最难过的，因为他日夜操劳，游行安排。你觉得会下雨吗？去看看天空。”

宝出去看了，回来重复同样的话：“不会下雨，巴巴。碧空万里，没有下雨迹象。别担心，巴巴。现在休息吧。”

巴巴躺卧，未回答，可刚过五分钟，又坐起，叫宝出去看，有无乌云。宝看后，报告说没有云。“何况还不是雨季。”宝说。

每隔15分钟左右，巴巴继续打发宝出去。5点钟他出去看时，天空乌云密布。宝匆忙告诉巴巴，巴巴喝道：“瞧！我警告过你！现在，会怎么样？”巴巴一打手势，就下起瓢泼大雨。

宝惊呆了。巴巴示意：“现在去，叫阿娄巴骑车到水泵站打电话给阿迪，问阿美纳伽有无下雨。”因外面暴雨如注，宝叫高荷给他拿把伞，可巴巴不耐烦地厉言：“快！现在就去！”于是，宝未撑伞，快步穿过院子，跑到男子那边，全身湿透。他捎讯给阿娄巴，再回巴巴身边。

巴巴立即问他：“你告诉阿娄巴没，打电话阿迪后带讯给我？”

“没，巴巴，”宝说：“我怎能叫他来？除非您召见，谁都不许来您房间呀。”

“去！去告诉他，”巴巴严厉地说：“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白痴！”宝又冲入雨中，给阿娄巴指示，将电话消息带到巴巴房间。阿娄巴已离去，于是宝嘱咐美赫文，他一回来就转告他。

宝回到巴巴房间后，浑身湿透，挺恼火，思忖：“何必着急打电话给阿迪？要是阿美纳伽下雨，就下了！巴巴会怎么做？而我，全身湿透，只好穿着湿衣服，在巴巴身边坐到午夜！”

宝一进巴巴房间，巴巴就打手势：“阿美纳伽若下雨，一切将被毁掉！”

宝应道：“不管那里的活动毁没毁掉，我这里的活动彻底毁了！我全身湿透！”

巴巴只笑笑，对他示意：“过来。”取出他的手帕，温柔慈爱地给

宝揩脸。

宝说：“我自己来吧。”

巴巴却继续揩。他让宝脱衣，拧干，挂房间的绳上晾干，给他布单裹身。

此时，巴巴的慈悲温柔让宝深受感动，不再对刚才的事恼火；尽管如此，他依然纳闷巴巴为何小题大做。

阿娄巴很快带回喜讯：“阿迪说，阿美纳伽一滴雨都没有。实际上，连云都没有。天空晴朗，游行正开始。目前为止，活动获得巨大成功。”

那时，宝理解了巴巴那番举动的原因。

巴巴弟弟小阿迪参加了游行，他回来时告诉巴巴，阿美纳伽历史上从未见过类似的游行。下午5点至夜晚11点，游行持续六小时，包括25辆装饰的牛车、两个乐队、三个鼓队、两组莱兹姆舞者、一批耍剑杂技演员、一匹矫健白马、烟花、数个巴赞组和一个卡瓦里组。但万众瞩目的焦点，是一部鲜花覆盖的敞篷吉普车，载有点着灯的一幅真人尺寸巴巴像。许多观众看来，就好像美赫巴巴本人坐在车里！

大阿迪曾希望，各宗教的跟随者来参加游行纪念巴巴，鉴于这点，他邀请了坪坡岗的一些基督徒。参加者中，还有几个佛教徒、锡克教徒和一名琐罗亚斯德教牧师。近30000个各种信仰的民众加入游行队伍。巴巴听到消息十分满意。

2月27日，邀请阿美纳伽中心的十名工作骨干到美拉扎德。巴巴表扬他们的努力，为他的生日举办如此盛大的庆祝，尤其是游行和甘地广场的演说（注：工作者为阿迪、萨若希、纬露、巴吉拉施、鲁斯特姆·卡卡、马尼克、巴斯克、费拉姆、兰格勒和瓦曼）。杰贾南丹·杜布和T·K·拉玛奴佳姆（28岁，陪伴前者），也获准此时来见巴巴。其间，杜布向巴巴念了一对关于“臣服于神”的偶句，为巴巴所欣赏。他允许杜布和拉玛奴佳姆吻他的颊多遍，他们随后离去。

世界各地的大小巴巴中心，那年都庆祝了美赫巴巴生日，其壮观盛大前所未见。爱者信徒们尚未收到3月4日关于巴巴延续闭关的通告，各地都纷纷讨论，将发生前所未有的事件。多家报纸登载了关于该警告的文章。印度有些城市，文章以惊人的标题制造轰动，诸如“灾难延期”和“大难临近！”就这样，公众的注意力被引向美赫巴巴。这正是巴巴想要的。

一名贾巴尔普尔爱者致信宝问，在巴巴生日的公众集会上演讲时，他应不应该提巴巴宣布的内容，宝回信说不必提相关之事。巴巴获悉此事后，对宝的回复不满意，指示他重新写信，通知那人他应该明确提及“前所未有的事件即将发生！”

通常情况，这类引起轰动的事情没有发生，会导致不良反应。但本事例中，公众却愈发渴望达善美赫巴巴！爱神者的情况不同，因为他们的爱不依赖任何变幻环境或神圣大师的言论。但此事涉及公众。然而即使“大事”未曾发生，对巴巴感兴趣的人们会写信寄到美拉扎德。

这是自从巴巴降临以来，曾发生过的典型事例。巴巴会发表公开声明，即使他宣布会发生的事表面上并未发生，结果总证明是有利的。比如，1932年在洛杉矶，他宣布会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打破沉默。当时做了精心安排，要通过电台向全美播报他的开言，巴巴却悄悄启程，通过夏威夷和中国赴印度。这自然会给公众制造一种反面印象，但总体上，结果发现更多人知晓了他并且渴望拜见他。

如时代所述：“惟有阿瓦塔能行此举，因全宇宙之脉搏在他掌握中，按他的意愿跳动。”

在此期间，一对年轻夫妇彼得和维多利亚·沃克，在印度搭车旅行，于巴巴生日前后抵达阿美纳伽。让他们住纬露别墅。26岁的彼得是英国人，23岁的维多利亚是美国人。他们在英国时，从两名年轻爱者迈克和凯特·麦克纳尼口中，听说了巴巴。两人想要旅行，遂经陆路行至印度。抵印后，他们写信问，能否见巴巴。阿迪回复他们，声明巴巴在闭关，不见人。阿迪写信说，他已告诉巴巴他们来信，巴巴说转告他们，他爱他们，他们应该回美国，敦促民众停止吸毒。

沃克夫妇接到阿迪的信，很失望，但不灰心。他们一到孟买，就乘火车赴普纳，再坐卡车到阿美纳伽。他们想及时赶到，参加巴巴生日庆祝，窃盼能瞥一眼巴巴。阿迪让他们坐在生日游行中的牛车上，他们欣然感激。

沃克夫妇给巴巴又写便条，祝他生日快乐，并表示他们爱他，满足于现在离他这么近。他们打算小住几日，观光游览。其间，小阿迪恳求巴巴见见他们。（也许小阿迪更同情他们，因为彼得是英国人，而小阿迪当年居住伦敦。）巴巴最后同意。

2月28日凌晨6时许，萨若希、纬露和小阿迪，砰砰地敲他们的房门。

“醒来！醒来！”他们喊道：“巴巴要见你们！穿好衣服。赶快！”沃克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乘车到美拉扎德，在满德里大厅外，小阿迪给维多利亚一块巴巴用过的白手帕，叫她始终随身带着。夫妇俩紧张地进屋，被要求站成一排。另有两个东方人也在场。

维多利亚忆述初见巴巴的时刻：

我望着他，变得哽咽，泪水瞬时盈眶。他是带电的。他全身似乎都在动。然而同时，散发着完全静谧的感觉。他的面部表情活跃，手指不停地打手势。我深深着迷。

巴巴问他们感觉如何，睡得可好。他问他们是否吸毒（他们吸大麻制剂），没等回答，就对彼得断然打手势：“停止吸毒！去美国，敦促民众停止吸毒。毒品是幻相——游戏。”

巴巴说明，他同意他们的条件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们获此特权。其间，巴巴指着维多利亚的腹部，温柔地揶揄她闹肚子。维多利亚后来反思，巴巴的话另有意义，因为就在他们访问印度后，她随即怀孕！

又几分钟后，巴巴示意他们该离去了，他们走出大厅。维多利亚回忆：“我变得木然。就坐在屋外哭泣。我的心被打动，敬畏不已。”

巴巴把他们召回屋，招呼他们走近，吻他的左脸。维多利亚继续忆述

挨近他时，我的身体变得很温暖。我亲吻他的颊，立即嗅到一种奇妙的纯香。类似于，我记得在初中时，常闻到天主教修女的那种香。就像一种很干净、清新的香气，他的皮肤非常柔软。我带着喜悦与爱，哭着走出。

据说，我走开时，巴巴指着我笑了。我记得在想，巴巴会不会叫我永远留在那里，我很乐意。他提任何要求，我都乐意去做。每当我回顾人生中的那些日子，尤其我们见巴巴的那天，就激动不已，总感觉好像只想坐下来哭一场。

彼得和维多利亚·沃克情感耗尽，独处度过当天剩余时间，并在阿美纳伽多住两日。逗留期间，他们曾去美拉巴德探访巴巴陵墓，帕椎领他们参观。

他们离开阿美纳伽，前往普纳，在那里遇到本·赖特，但按巴巴指示，未对他透露他们获准见过巴巴。他们从普纳南下果阿，住了几个月，接着北上加德满都。之后在印度游历数月后，他们前往旧金山，居住当地。

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达达禅吉、恺娣、吉姆·米斯特里和蔻诗德，受邀从孟买来美拉扎德参加生日庆祝。一天下午在大厅，宝用爽身粉按摩巴巴的腿，吉姆米斯特里说：“巴巴，我带了一瓶特别的油，很适合按摩。”

巴巴让他取来，吉姆交给宝。宝晓得巴巴不喜欢油腻物，只取了一点油，开始用它擦巴巴的腿。吉姆开玩笑说：“你这吝啬鬼！为啥用这么少？多用些！”

那日天气温暖，宝给巴巴按摩腿时，在流汗。吉姆总揶揄他，让他多用油。最后，巴巴示意吉姆过去，指示：“现在，你按摩一只腿，宝按摩另一只。”吉姆作茧自缚！他不习惯这样用劲，一个多小时后，就累得不行。宝习惯了，吉姆却未给巴巴按摩过。后来，他为巴巴给他教训，连连自嘲。

3月1日，美赫文·杰萨瓦拉离开美拉扎德赴普纳。两天后，小阿迪启程赴英。

1968年3月，林恩·奥特寄给巴巴一幅大型画作，描绘了他与巴巴的会面。画被挂在美拉扎德大厅，保存至今。巴巴致电他：

你的优美画作已寄到美拉扎德，让我非常高兴。你在表现我的美中所表达的爱，深深感动我。

期间，本·赖特自从到印度后，一直居住普纳斯派塞学院，度过他称之为“一段感到困惑迷失的时期。”

可有一天，他坐在倒映的水池边，试图理清他到底在印度做什么，巴巴回应了他，大意是：“要寻找我，你无处可去。我活在你内里。我始终和你同在。”

次日3月5日，本赖特从普纳乘巴士到阿美纳伽。他到阿迪办公室，说明身份和来意。阿迪要他写便条给巴巴，说他会送到美拉扎德。

本在库希如宿舍宿夜。次日，他跟来市区的帕椎一起，骑车去美拉巴德。让本参观美拉巴德，见到曼萨丽和其他居民。他骑车回到阿迪办公室时，埃瑞奇的这张便条正等着他：

1968年3月6日，

亲爱的阿迪，

亲爱的本杰明真有福！纯属“神运”，今天11点钟巴巴问起，有没有你的便条——在目前闭关期间，此前他停止倾听和回复任何信件电报。我赶紧抓住巴巴给的机会，对他念了本杰明的信。

巴巴命我通知你，你应当转告本杰明：他的爱已抵达巴巴，使当前在闭关的他很高兴；他要求本杰明返回美国，告诉人们不要沉迷于毒品，并传播他的爱讯；巴巴很高兴本杰明已停止吸毒和贩卖毒品；巴巴要求本杰明同纽约的弗雷德-艾拉（温特非特）保持接触，并与瑞克·M·查普曼保持联系。巴巴从闭关中，将他的爱与祝福送给本杰明、斯坦利·费雪，还有彼得和维多利亚（沃克）。巴巴希望本杰明在心中把他带到美国。

如果本杰明已离开你处，你可通过信件或电报，将此讯寄到他的下一个地址。假如你没有他的印度地址，请将巴巴给本杰明的讯息寄给弗雷德-艾拉和瑞克，并告诉他们设法找到本杰明·赖特，当他返回美国后，将巴巴讯息交给他。也将我附上的本杰明来信副本，寄给弗雷德-艾拉和瑞克。

巴巴很高兴本杰明拜访你并且写了信。希望你将斯坦利·费雪遗落的那本《神田》交给本杰明。

你亲爱的，埃瑞奇

当晚，邓肯开车送本·赖特到火车站。次日上午他到孟买，当晚乘飞机返回纽约。

从1968年3月6日起，巴巴停止倾听和答复任何信件、报告或电报，表示在1968年5月21日之前，他不会听任何通讯。不过，有个例外，他表示，会听任何亲近爱者去世的电报。3月7日，巴巴继续闭关工作。

巴巴的闭关工作继续并加强。现在上午在满德里大厅工作四小时，下午一小时，之后在他房间单独工作15分钟。尽管工作让他的身体很辛苦，偶尔巴巴会告诉男女满德里：“工作进展让我非常满意。”巴巴工作期间，满德里不能发出一点噪音或响声。因拜度容易打喷嚏，让他坐在远处芒果树下，以免巴巴听到。

1968年3月，玛妮在《家书》中写道：

这些万籁俱寂的时刻，听到一声鸦鸣，或风吹窗户的突兀吱嘎声，都令人惊心。走在大厅旁的碎石小径上，犹如踩着蛋壳。

过了这些寂静的时段，我们又伴随巴巴时，则保持着另一种安静：不能对他谈通讯，不能提问，在执行他的最琐细日常命令时，不得争辩或找借口，不能制造一点干扰——他重大闭关的容器就是如此脆弱。

3月24日，阿娄巴送拜度去孟买。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期间，拜度将同他女儿莎瓦一起住。29日，帕椎将凯克巴德家人送到美拉扎德，

阿迪和巴拉·塔姆巴特同行。由于凯克巴德的体况，巴巴在普纳期间，他将留在美拉扎德，由阿露医生照顾他。巴巴指示阿迪和帕椎，每月一次带凯克巴德家人到美拉扎德探望他。

1968年3月，阿迪接到理查德·阿尔伯特的来信，告知阿尔伯特已放弃学术生涯，旅至印度。他住在哈德瓦的一座庙，由古鲁尼姆·卡洛里·巴巴指导。阿尔伯特想达善巴巴。阿迪回复，巴巴仍在闭关，即使5月后，也不确定会准许达善。据称，尼姆·卡洛里·巴巴获悉阿尔伯特的意图后，做出不寻常地评论，告诉阿尔伯特：“你想见美赫巴巴？你要知道，美赫巴巴是你的真古鲁。”

阿迪来到美拉扎德后，设法告诉巴巴，理查德·阿尔伯特在印度。巴巴说，发一封他的祝福电报给尼姆·卡洛里·巴巴和阿尔伯特。（经一段时间研习，理查德·阿尔伯特用巴巴·拉姆达斯的名字，在美国讲课。他写了一本畅销书《活在当下》，对许多美国求道者介绍了东方思想。）

3月31日，阿迪带拉玛、美赫纳施、希拉和鲁西珀珀，回到美拉扎德。当天巴巴心情非常愉快。就下美拉巴德和家属宿舍进行讨论，在新生活时期，这些地产被置于美赫吉的名下。美赫吉同意将地产赠予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巴巴批准。

茶和吐司被送到大厅，巴巴递给阿迪和埃瑞奇各一片吐司，作为帕萨德。

本·赖特最初从纽约的辛迪·惠特克口中听说美赫巴巴。她的故事明显说明，巴巴是如何对待那些吸毒青年的。1964年辛迪20多岁，经由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爱德华和欧文·拉克，得知了巴巴。那时，谁都不许写信给巴巴，除非有“突发事件”，但辛迪认为找到巴巴足以称为突发事件，遂同拉克兄弟一起致电巴巴：

辛迪、爱德华和拉克爱您胜过别的一切，深感荣幸执行您的意愿。我们很高兴，非常感激您深爱我们……

辛迪激动之下，想立即赴印，可爱德华和欧文告诉她，由于巴巴的闭关令，试图见他会导致违令。近期她还开始使用大麻等毒品，拉克兄弟建议她给巴巴写信。她寄发如下电报：

需要帮助停止吸大麻和现状，以更亲近您。爱，辛迪。

1965年3月，她还通过在默土海滨中心见过的拉姆·金德医生，带信给巴巴：

谢谢您给予我全部的爱和全部帮助，使我更亲近您。我尽可能多爱您，希望越来越爱您。请别为我受苦。我已停止吸大麻。谢谢您爱我——谢谢您给我的生活，谢谢您作为巴巴。我希望您身体安康，希望您不要为我们而受苦。谢谢您的爱。辛迪

3月29日接到玛妮的回信：

亲爱的辛迪，

你让金德医生亲自寄给美赫巴巴的心笺，至爱巴巴已收悉。巴巴要求你，切莫再吸大麻，莫再养成类似吸毒习惯。巴巴把他的爱送给你，并要求你在想念他中保持开心。至爱巴巴不希望你回复此信。爱送给亲爱的辛迪和中心全体爱者……

巴巴取消1965年5月的西方人达善后，辛迪写信问，她可否来印。他回复她，应当“等候达善”。难过的她故态复萌，又吸上大麻等毒品。这段时期，巴巴通知其他美国人，他不希望他的爱者吸食包括大麻在内的毒品，或与吸毒者交往。

1965年末，巴巴要求爱者，在某日前写信给他。等到最后一刻，处于毒品影响下的辛迪·惠特克，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

亲爱的巴巴，

我未准备好接受您的爱。爱，辛迪

辛迪继续用毒品，直到1966年10月10日。那天她接到爱德华·拉克的电话，后者接到埃瑞奇来信中巴巴的讯息：

至爱巴巴很高兴听到，亲爱的辛迪·惠特克完全摆脱了毒品，为他对他的爱感到骄傲。

辛迪一直在用毒品，直到那天接到此讯。一闻此讯，立即感到彻底摆脱毒瘾。她惊讶地发现，埃瑞奇的信是不止一周前从印度寄出的。

此后不久，她嫁给亨利达赛克，他致电巴巴问他可否娶她。巴巴复电：“若辛迪也想嫁给你，你可以娶辛迪。”

随后数月，辛迪接到多封禁毒方面的信。1967年1月26日，高荷在给吉蒂或阿黛尔·沃尔金的信中写道：

……已注意到亲爱的辛迪·惠特克。是的，人通过经验学习。巴巴把他的爱送给她，并希望她全心全意想念他，且远离毒品。

辛迪对此不解，因为她已不再用任何毒品。不过，让她不安的是，丈夫继续在吸毒，便请巴巴说明“远离毒品和吸毒者”的意思。

1967年6月，巴巴电复：

亨利可以吸烟，但要远离毒品，除了专业医师开的药。

爱送给你和亨利。——美赫巴巴

辛迪·惠特克继续遵守巴巴的禁毒令，直到1970年代中期。一次出乎意料地，她和几个朋友吸了大麻烟。她说不知自己为何这么做，因为她并不想吸毒。但她继续感到“摆脱”了毒品，虽然又嗨了一回（嗑药）。

那晚她做了梦，梦中巴巴明确告诉她：她决不能再吸毒，否则会发疯。她未再染毒。而她丈夫亨利·达塞克继续吸毒（后来离婚），从表面状况看来，结果悲惨地发疯，流浪死去。

最后居住古鲁帕萨德

1968年4月1日周一，巴巴率男女满德里前往普纳，最后一次居住古鲁帕萨德。他再度乘邓肯开的沃斯利轿车，美嫒、玛妮、高荷和美茹随行。阿迪开迪索托车，送娜佳、拉诺和两名女佣；瓦曼开阿迪的车，送宝、埃瑞奇、弗朗西斯、彭度和阿娄巴；巴吉拉施用他的卡车运载行李。随带“停止达善”公示牌，悬挂古鲁帕萨德外。

那年，满德里不许离开古鲁帕萨德，故埃瑞奇须在那里度过整整三个月（不像前几年，他会和家人在宾德拉屋宿夜）。负责做饭的娜佳，也不住宾德拉屋，住古鲁帕萨德。从孟买召来蔻诗德帮忙做事，但她和娜佳两人，在整个逗留普纳期间，须保持彻底沉默。萨达希乌·帕特尔、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儿子、杰罕古、美赫吉、美赫文，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准来访。只有纳纳·科尔和保·纳图，加入男满德里协助工作。

巴巴最后居住古鲁帕萨德期间，每日上午闭关工作的时间安排如下：

4月5日和6日	—— 1小时
4月6日至15日	—— 逐增至2小时
4月16日至20日	—— 2小时
4月21日至5月21日	—— 3小时

除此之外，每天下午巴巴用20分钟，专注做闭关工作。下午工作时段未停止，持续到1969年1月30日。上下午的全部闭关工作，巴巴都独自在他房内进行。他会坐在一把黄色扶椅里，此椅他指示谁都不能碰。绕椅悬系绳带，四面围起，谁都不许入内。巴巴工作期间，要保持绝对安静，甚至古鲁帕萨德的佣人也被告知，上述时刻停止做事。

尽管印度的4月通常是一年中最热月份之一，1968年该月大部分时间都凉爽宜人，巴巴说这有助于他的工作。由于普纳比阿美纳伽气候温和，巴巴决定延长常规三个月的逗留，多住11天。

上午闭关工作期间，纳纳·科尔在房外站岗。巴巴拍手后，埃瑞奇会进房间，揩干巴巴身上的汗，抹爽身粉，帮他更衣。结束工作后，巴巴很快来到主厅，埃瑞奇会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

除宝之外的全体满德里，被召集参加祈祷；这是例行日程的一部分。宝不用参加这些上午活动，利用时间做巴巴布置给他的《行道者》翻译工作。

巴巴评论：“我参与这些祈祷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样做，祷文被赋予加持力，人们念诵时将感觉到，并且受益。”

那年巴巴施行严令，禁止任何人进入场地。下面两件事，表明有多严格。

如前所述，白天纳纳·科尔和阿娄巴会轮班守卫，警惕地留意屋外的大门，以防有人可能无意中闯入。一天，几个女子刚好走来，阿娄巴走到门口，阻止她们开门。她们恳请达善巴巴。阿娄巴表示爱莫能助，要求她们离去，她们却不肯。最后，她们请他指教个办法，让她们可从远处看到巴巴。无奈之下，阿娄巴建议：次日上午10点，她们可站在大门边，因为到时巴巴做完工作，从房间到大厅时，会经过走廊。

阿娄巴正跟她们说话，巴巴在房间指示宝，立即将纳纳和阿娄巴召来。宝从房间出来，看到阿娄巴在大门旁。宝叫了他，阿娄巴就和纳纳一起，来见巴巴。巴巴问起略微耽搁之故，宝解释说，阿娄巴刚才站在大门边。巴巴问阿娄巴发生何事，随后问：“你对那些女子怎么说的？”

阿娄巴如实相告，巴巴大发雷霆。“你没有想过我的指令？”他发火说：“我的爱者渴望达善我，而我依然不见他们。而你呢，没有协助我的工作，反而证明是个障碍！”

巴巴命令纳纳，朝阿娄巴脸上吐唾沫，他照做了。随后吩咐两人离去。

过一会儿，巴巴召回阿娄巴，宽恕他，并警告：“别再这么做了！要始终注意我的愉悦，莫在乎别人的愉悦！”

另一类似事件说明，那年巴巴多么严肃地希望执行他的命令。一天，有个斯瓦米来求达善。阿娄巴、纳纳和埃瑞奇劝他放弃该主意并离去，可他不依不饶。强行要求说：“我没达善过美赫巴巴，就不走！”

埃瑞奇尽量对他细致解释，可斯瓦米很固执。巴巴去大厅的时间要到了，于是让斯瓦米静坐一会儿后，埃瑞奇、阿娄巴和纳纳只好将他抬起，出大门，将他关门外。

后来5月初，普卡和一批哈默坡人，也过来坚持要达善，但也被拒绝入内，被劝说去阿美纳伽见阿迪。

在美拉扎德时，巴巴指示宝将邓肯的《行道者》译成印地语，可宝

在那里基本无暇做此事。他们一到古鲁帕萨德，他就开始这项工作。巴巴并不想让宝逐字逐句翻译该书，因为他觉得原著过于平铺直叙，而希望完整地描写他的玛司特工作，并补充更多细节。不过同满德里讨论后，决定按原著翻译，再写一篇附录，增补 1948 年后巴巴联系玛司特和穷人的工作，更新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最后玛司特联系。

4月的一天，下午3点，宝照常去巴巴房间，在他身边守卫到晚8点。巴巴房间极度闷热。踏入房间，如走入烤炉或桑拿房。按巴巴指示，各门窗、通风设备皆紧闭。巴巴穿内衣坐床上，胸口裸露，额头胳膊流着汗。

巴巴心情极佳。如之前在美拉扎德提示过的，他告诉宝：“今天，我将教你怎样写格扎尔。”

宝站在他跟前，全身流汗，未置一词。此前在美拉扎德，初提此事时，他曾抗拒写格扎尔，但仍努力写完“格扎尔般”的诗歌。

巴巴表扬他：“你用心写作，诗歌不错，但我希望你写格扎尔，今天我来教你。我会给你一行，我要你按我击腿的节奏念诗。”

巴巴授予这行印地语诗：

“而今吾心惧闻爱之名。”

巴巴以拳捶腿，击鼓般敲节奏，宝则出声念诗。站巴巴跟前，宝用印地语一遍遍地念。“而今吾心惧闻爱之名……而今吾心惧闻爱之名……”半小时过去，宝不懂巴巴之意。

宝在流汗，巴巴也流汗，可他压根不知巴巴想让他领悟啥。于是他说：“巴巴，我不明白，请别为我费事了。您已经背负沉重的闭关工作。”

巴巴未停过有节奏的捶击，只做手势：“继续。”

宝又念了半小时诗句，对巴巴想传达的诗歌音步仍无概念。他再次恳求：“巴巴，这里太热！请停下吧！”

巴巴又打手势：“继续。”接着又用15分钟，宝伴随巴巴击腿声，继续念同一行印地语诗。

这最后的15分钟，宝觉得太单调，越来越恼火。他发现由于闷热，难以专注。巴巴也因用劲，大汗淋漓。现已进行1小时15分钟。宝再也忍不住，脱口说：“巴巴，请停下吧，我啥也没弄懂！”

这次巴巴反感地看着他，说：“你真没用！去坐下。”接着他躺在床上，继续以拳捶腿，仿佛击鼓。

宝坐在椅上，因为失败，还让巴巴不悦，感到既傻气又难过。接着

奇妙的事发生了。他坐在椅上，蓦然间顿悟如微风，拂过脑际——他顷刻明白了巴巴想要的！他懂得怎样写格扎尔——音步和风格。

巴巴未发一言，立即从床上坐起，打个响指，说：“写！写！”

半小时不到，宝创作了第一首格扎尔，后来收录于巴巴取名《美赫之歌》的格扎尔诗集。

他读了诗，巴巴相当满意。他拥抱宝，对他保证：“是，这就是我要的。今后，我将继续每天给你一两行诗，你要继续这样写。”

有两个月，每天巴巴会给宝一行、有时两行或多行偶句，用于写格扎尔。有时巴巴来了诗兴，会亲自创作整首格扎尔。有时他会讲，诸如萨尔·玛司特、马依和莱拉、法哈德和希琳的故事，或授予宝要点让他作诗。每天宝下午去巴巴身边，巴巴很快会问：“你今天写了多少格扎尔？读出来。”（注：奥兰加巴德的萨尔·玛司特[波斯语中，萨尔意为高大]，被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1618-1707]处死，因为他侮辱了一名穆斯林祭司，称“你的神在我脚下！”后来显示，祭司祈祷时一直想着钱，而且实际在清真寺地下面发现一堆金子，位置恰好在萨尔·玛司特辱骂祭司时所站之处。查明真相后，奥朗则布深深懊悔处死了萨尔·玛司特。）

有些格扎尔就在巴巴房间里写的。有时，巴巴给他一行诗，宝凝神思索，后来巴巴示意要水，宝会走过去取，却忘了巴巴要什么。他站在那里，望着巴巴，琢磨着格扎尔，巴巴会大笑，再示意他取水。

巴巴有时让宝重读某行诗，有时重读整首诗。巴巴经常拥抱他，吻他，打手势：“你可了解你的作品？它多么感人？你不知道它是多么崇高——多高深！你不知道你写了什么！你的作品很流畅，如行云流水！”

尽管是印地语，经翻译会丧失许多神韵，如音步和押韵，但美赫巴巴运用的文字总是拥有特别意义，因为阿瓦塔的言语是不朽的，具有永恒含义。

以下是美赫巴巴授予宝的格扎尔。原文印地语，1979年由宝译成英语。除了有时巴巴将他自己与哈菲兹相提并论，有历史记载以来，也许没有其他文字可媲美这些被称为“格扎尔”的深邃诗作——其表达了（神的）爱者与至爱（神）之间内在关系的含义。

如受伤之鹿，我落入陷阱，因无限之故，剧痛中跳跃。
您放箭不止，令我心创伤；伤口复撒盐，我痛得扭滚。
既放箭不断，伤何以痊愈？唯此举可行，默乞您仁慈。

我唯一渴望，即见您容颜。冒一切风险，愿豁出性命。
 舍圣带念珠，弃传统祷告；将一切舍弃，一心渴望您。
 或者您来临，或搭弦拉弓，因从伤痛中，我汲取乐趣。
 如今箭与盐，我视为生命；缺之不可活，伴之却死去！
 若无至爱您，此生乃苦狱。我何以存活？何堪此分离！

听闻爱之名，吾心惶惶然。既被爱宰杀，现成宰杀者！
 忍受千般痛，与汝分离苦。心咽下痛苦，现将吾心吞。
 吾孤苦伶仃，至爱所乐见。此独处之心，成爱者聚所。
 聪颖成无用，皆因汝爱故。吾心已疯狂，任荆棘漫漫。
 吾将汝寻觅，汝隐藏无踪。现蒙汝恩典，此心成汝寓。
 艰辛与考验，遍布此爱道！每思及于此，吾心即哀死！
 不知该何为，该往何处行。此心归属他，泣火谁安慰？
 滂沱泪雨中，吾掏心裂肺，跋涉向前行！

您的纳扎何时曾施予人？我的痛哭何曾令您动容？
 您不在乎我的生命，您只想刺伤我的心。
 您为何示现此行径？为何对我怒目而视？
 我虽自称会晤过您，非也因为与自我会晤非您所愿。
 美赫啊，您化露水成珍珠，于您何事不可能？
 噢，不安的我能撑多久？他已将我遗忘不复留意。

一呼一吸皆应忆念您，于忆念您中停止呼吸。
 终极法那之后惟有您，连此忆念也不复存在。
 为追寻至爱，生活损毁。您的一瞥给心灵带来无数创伤。
 为对您有用，我们在世人眼里，变得毫无用处。
 千锤百炼历经检验——而您平淡的慈爱一瞥将我们带上道路。
 这是怎样的生活？甚至没有片刻歇息。
 爱火中您展示仁心我们现在却发现您残忍无比。
 您赐予我们无数安慰——未邀之恩典。
 谁能领会您倾洒的折磨，竟是给我们的安慰？
 美赫啊，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伤爱，

它只带来您的踹踢和世人的嘲笑？
 我们曾以为您柔软似蜡——爱满心柔。
 可您铁石心肠，无事生非，是残酷化身。
 此海洋是火——我们何以淹没其中，同时浸越之？
 我们一步入其火焰，就遭受无数风暴（复杂困境）。
 我爱热望之痛，胜过爱您！
 未与您结合，我怎能从中脱离？
 我们该去何方？我们怎能离开他？
 没有他，怎可能存活？
 我们的困境如此——至爱仍无情宰杀！

美赫啊，您是众生之至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心脏。
 您是向导，您是跟随者；您是道路，您是寓所。
 您是萨吉与酒肆；您是美酒与爱者。
 您是马侬与莱拉；您是驼队与轿子。
 您是崇拜与崇拜者；您是修持与弃世者。
 您是图西达斯和弥拉；您是苏尔达斯和阿贾米尔。
 您是沙漠与沙粒；您是月亮和太阳。
 您是水滴与水；您是海洋和岸。
 您是，因为您是存在本身。您若沉睡，诸宇宙将消失。
 您是杯子与酒瓶；您是饮者之聚会以及斟酒的店主。
 宝说：“您是一切。您是无限意识的神和无限无意识的神。”
 您是黄油，又是硬石。您天真无邪，又精明老道。

（注：图西达斯为诗人，弥拉为奎师那信徒，苏尔达斯为太阳奉献者，阿贾米尔为伟大的医师和疗愈者。）

美赫啊，马侬的爱在您心中。马侬永活您内，永在您朝廷。
 他在沙漠不断呼唤“莱拉，莱拉！”
 莱拉在您朝廷闻及马侬之声。
 没有她，马侬痛不欲生。莱拉是他命，莱拉是他心。
 可马侬目睹您光辉；便彻底将莱拉遗忘。
 他开始喊道：“主啊，主啊！”马侬找到他心中的主。

神比莱拉更致命。马依已是爱，却须为神焚成灰。
马依是火，为爱化为烬。而至爱如此残忍——使他长年受苦。

忆起萨尔玛司特的困境，不禁心塞，
可深思其命运，我的心因爱而陶醉。
大祭司不能全心全意祈祷；
忆起他的真实企图，我的爱被侮辱。
祭司祈祷时怀着什么念头？
他想着金钱——对祈祷怎样的侮辱！
可怜的萨尔玛司特坚称：“你的神在我脚下！”
他揭露此秘密，祭司暴躁如雷。
皇帝奥朗则布不识萨尔玛司特，
遂将他处死——哀哉悲剧降临！
玛司特的信众后来去请求皇帝，
查明祭司在祈祷之际有何欲求。
祭司坦白他思索金钱而不是神！
心怀此念，他如何能祈祷？
人们挖掘玛司特所站之地，发现金子。
他曾宣称，祭司心目中的神在他脚下，
果真如此！
皇帝意识到萨尔玛司特之言属实。
数世纪以来爱神者听闻这件轶事，
不禁为爱洒泪。
美赫啊，您使萨尔玛司特万古流芳，
噢宝，听到玛司特谦卑诚实的故事
我心深受感动。

《深谷被我的泪注满》

我正渡越此大海，无人知晓我前往对岸的途中承受的痛。
抵达彼岸，发现宽阔深谷。惶然临谷而立——不知如何跨越。
我渡越海洋——但何以跨越此巨大深谷？
我怎能做到？不可能！我多么渴望结合！

千万爱者僵立于谷边，并非落泪，而是泣火。
 深谷被我的泪注满，我却不会游泳。
 若无大师的指导，我不可能越过。
 至爱见我的滚滚泪水，终于开恩
 他抓住我的手，最终我越过深谷。
 一越过深谷，我发现与大师合一。
 现在由我带领深谷对面的等候者。
 惟独我是——除我之外，别无他人。
 我发现自己在众生内，众生在我内。
 美赫啊，您居住深谷的对岸，
 可我发现您遍在造物界之洋。
 噢，渡越至彼岸是多么困难。
 我目睹多人启程即化为火焰。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生活视为玩笑则容易，不以此待之则太困难。
 心依然活跃者不会死——问法哈德，心何事不可为。
 但库思劳王怎懂法哈德之心？有何事法哈德不能为希琳做？
 开山辟地，建造运河，对于法哈德不足挂齿。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法哈德十年开山辟地，一心一意想赢得希琳。
 库思劳王获悉后恐慌，密谋计划欺骗法哈德。
 寄信称希琳久已死去。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法哈德一收悉此噩耗，哭断衷肠，随即死去。
 希琳闻国王所为，亦悲恸欲绝。
 两人心心相印——在爱中合一。
 库思劳王骗局令他们痛不欲生。
 但库思劳不懂，其王权对他们的爱情无能为力。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法哈德闻此噩耗，随即殒命。

大师之后现身，赐他长生水。

法哈德名扬世界，被誉为考赫堪

（开山者或掘山者）。

库思劳王将生命臣服他的足前。

库思劳配不上希琳之爱，但臣服之后，成为真王。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库思劳深深忏悔，法哈德将他拥抱。

把爱给予他，接纳他。

希琳日日探访法哈德。

爱之氛围环绕他四周。

法哈德现已成为海洋，不复是水滴。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法哈德离开凡躯时，希琳同时死去。

库思劳为两人掘墓合葬。

宝啊，我告诉你真理，你不配那爱！

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人生苦短，譬如朝露。

爱者必须创造至爱之美的镜子

要在镜中见真我，须抹除幻身。

要爱至爱，既容易又困难，但爱者必须超越两个极端。

必须抹除那不可抹除之物——须使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

有成千上万个虚伪的圣徒，但无数世才蒙获至师联系。

至爱不可遇乃是古老故事，

但通过真诚决心深深渴望，他必定来临。

爱里有艰辛灾难彻底无助。

但爱道上视之为抚慰灵丹。

当渴望之痛成为你的生命——

届时痛苦化作自己的解药。

若想让结合渴望日夜陶醉，

将生命变成至爱足前尘土。

噢美赫，您的爱者焦灼不宁。

至少偶尔倾听他的心声，至少偶尔过问他的要求；
至少偶尔过问他的恳诉。

噢至爱，您是鲜花；亦是其芬芳色彩。

您是花园与园丁；至少偶尔显现吧。

您不是遍布荆棘的花园。

我寻找的花园仅有一朵鲜花；

至少偶尔洒落您的恩典，让我能找到。

您不是芳香会减损的花儿。

噢至爱，绽开我的心芭；

至少偶尔用常新芳香注满它。

您不是会凋谢的花儿——

您是永远盛开的鲜花。

您拥有多么奇妙的微笑；

至少偶尔用微笑注满我的心花。

您不是会褪色的花儿。

我在寻找这朵花；至少偶尔将它赐我。

噢美赫，我将自己献在您足前，

您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

让您的真色天香至少偶尔充盈我的心。

我是花园中被砍倒的树枝，

现在该怎么办？我极度地无助。

噢至爱，至少偶尔来我的身边。

这份爱正导致我的毁灭——至爱，怜悯我。

此刻就杀死我吧——噢至爱，这将是我的解药。

若我未曾是罪人，您如何施予仁慈？

若我不曾无知，您的知识何用之有？

穆斯林牧师告诉我，我应念诵其祷文。

威胁我若不那么做，将在地狱里焚烧。

印度教祭司告诉我，我应在庙中拜神。

也威胁我若不那么做，将受地狱折磨。

朝觐圣地，对行道并无价值——

不管是克东白还是其他圣地。
 只有净化心灵才能灵性进步。
 爱神者无暇关注仪式教规。
 他是圣酒之奴，为之痴醉。
 牧师们未品尝过真酒；
 他们不懂酒中的喜悦。
 爱者心镜始终泛起涟漪，
 直到有朝一日成为酒所。
 我永远被困于爱之陷阱。
 噢只能无助地躺伏其中！

噢热爱世界，莫毁灭我！
 将我忘却，我将遗忘您！
 马侬的一呼一吸示现莱拉之美。
 噢莱拉，你现应对他置之不理。
 噢至爱，我在您的狱中充满痛楚，
 可我甘之若怡——请不要释放我。
 您截断我的腿，使我残废。
 刽子手啊，为何拖延将我斩首？
 将千万世献在他足前仍不足够。
 爱啊，你不应当埋怨渴望之痛！
 伪圣人从不亲吻尘土；
 谁都不该拜他们为师。
 长生水从真大师流溢。
 莫灰心，焦渴并啜饮！
 分离之痛使我心碎。
 无情者啊请怜悯我。
 好坏欲望皆毁坏我的生命。
 切莫容许被任何欲望掌控。

啊麦赫，您为何把我抛入这痛苦熔炉？
 您为何把我留在一片噩梦遍地的森林？

我来到您的花园，满以为能获心安。
 您的飘发却将我的心捉入牢狱。
 心伤深深，我疼得流泪。
 您却在伤口撒盐，赐予慈悲。
 不爱您时，我充满欲望，至少还快活。
 如今我意识到欲望的无尽束缚。
 我以为您对我的行为友好，
 其实您却在准备我的死亡。
 道上的收获我如何告诉您？
 我曾经是乞丐，您的爱让我做王。
 爱的人生才算人生。
 这爱让人脱凡成神。
 沉溺世间诱惑何用之有？
 淫欲只能让我变为禽兽。
 如今痛苦是我的良药和伴侣。
 通过杀我，您赐予甜美恩典。
 跟随您不易，伴随您困难。
 宝将生命臣服，只因您的大恩。

为何在世间寻至爱？他在你的心间。
 道途诸站台皆在你内，你在每个站。
 爱使马像焦灼不安，受尽痛苦折磨。
 骑皇家骆驼座上的莱拉同享他的爱。
 我的无助将酒肆之门撬开。
 此时在爱者朝廷，我成为唯一话题。
 爱之海洋无岸无边，
 而它亦在岸上找到。
 若一呼一吸都遵循您的希望，生命即为光。
 若实现这点，目标便达成。
 我透过泪声倾诉心灵之痛。
 聆听由您决定，且知我心溢满痛楚。
 艰辛磨难是尘土之道上的珍宝。

宝啊，彻底毁灭者抵至爱寓所。

啜饮此爱之琼浆，变成像玛司特。
把心制成烤肉串，食之复饮其血。
衣边上罪污补丁，你还要缝多久？
让爱的裁缝大师，缝合你破碎心。
以那种方式死去，使你死后仍活。
对着你自己死去，只为他人而活。
献一切给至师，并接受其一切。
如果你想要谈论，宝说只需谈爱！
莫迷恋摩耶，使你成乞丐。
使你离神爱，沦落成赤贫。
紧抓至师足，活出真生活，
饰以灵性宝，使你成至富。
紧抓至师足，死神奈你何，
宝理当常记，此中大机密。

关于世界事件，美赫巴巴抵达古鲁帕萨德后不久，4月4日，美国民权领袖及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非裔美国人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刺杀。四天后，北越同意与美国和谈，于1968年5月第二周在法国巴黎举行，最终迎来越战结束。

虽有通讯禁令，由艾伦科恩、瑞克查普曼、罗伯特德雷福斯、保拉·戈登和阿尔·尤埃尔等人从事禁毒工作的定期报告，会寄给巴巴。4月26日，巴巴致电瑞克和艾伦：

我在闭关工作中，今天让埃瑞奇读出你们4月12至14日的工作报告。我对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希望你们记住：真理无论如何都不会辜负真理。

5月1日，两名年轻人复电：

阿瓦塔的方式神秘而奇妙，他在静坐闭关，却将全世界吸引到他的足前。您的工作是我们乐于目睹的，因为它唤醒了人们内在的真理，以找到您里面的唯一真理。我们欢庆您的确定之爱。

居住古鲁帕萨德几天后，巴巴对满德里说：“1968年5月21日之

后要发生的事，将是大事件，前所未有之事，将来数十亿乃至百忆年都不会发生的事。‘大事件’将不会逐步地，而会突然发生。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之前，人们将从事日常事务，对之浑然不觉。”

尽管如此，巴巴一直未透露这个“大事件”是什么。

尽管闭关工作，5月4日，巴巴让高荷采集血样和尿样，送到红宝石厅医院化验。

期间，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的孙子维拉夫，身体不适。斯甘坡瑞亚给巴巴的信中顺便提及此事。巴巴回复电报，表示：“现在维拉夫好吗？你和阿拉麦（他妻子）要勇敢冷静。”

那时维拉夫病情不重，斯甘坡瑞亚纳闷巴巴为何发电报。后来巴巴的第二封电报寄到，说：“维拉夫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故莫烦恼，准备以更大力量做我的工作。”男孩的病情加重，不到一个月去世；而斯甘坡瑞亚和家人顺服于神人的意愿。

美国的珍·艾德尔，过去的18年里离开了巴巴（注：1950年代初，珍·艾德尔曾被秘术或通灵体验吸引，脱离美赫巴巴跟随者的圈子，同基帕尔辛的信徒有联系。1970年代，她重新联系加州洛杉矶的巴巴跟随者）。但1968年5月11日，她给巴巴写了短笺，表示：“我同样确信：亲爱的巴巴，您知道我从未停止爱您，今后也不会……是这个简单的事实，激发我提笔写信。”

巴巴致电认可她的爱：“我爱你，我与你同在，直到最终。”

5月10日左右，巴巴给爱者授述此讯作为《生活通告》，由阿迪于5月15日寄出：

阿瓦塔美赫巴巴，从他的深度严格闭关中，指示我给全体爱者和工作者寄发如下讯息：

1)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我知道你们的爱。我知道你们渴望见我的痛苦。我知道我正在做什么，以及我必须做什么。我知道你们来见我的恰当时间，届时我将召唤你们。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在我宣布召见爱者之前，我要求你们全体耐心等待，完全信任我的话，完全相信我对你们的爱，完全服从我的希望。

在我宣布将给爱者施达善之前，你们谁都不能试图过来，谁都不能请求过来，谁都不能过来。不管我在古鲁帕萨德还是美拉扎德，你们将通过《通告》接收我的宣布；在这样的《通告》寄发之前，

你们全体必须等待，完全服从我的希望。我很满意你们对我的爱，它使你们向世人宣扬我的爱与真理讯息。我很满意你们的服从，它帮助了我宇宙做的工作。我与你们同在。我把我的爱送给你们。

2) 我的爱者和工作者，应当秉着良知，遵守本国的法律。

3) 我的爱者和工作者，绝不能让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的工作掺入政治动机、政治观点或商业利益。

4) 我的爱者和工作者，应当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诚实地挣钱谋生，他们绝不能把不是按照最深层的道德观和判断力挣得的钱款捐给我的事业。

5) 我要求全体爱者，继续每天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直到1968年7月9日。7月10日，我的43周年沉默日，我要求全体爱者于1968年7月9日午夜至7月10日午夜，保持彻底沉默24小时。

请注意，美赫巴巴没有将禁食选项授予那些不方便保持沉默者。谁都不得就此写信要求进一步说明。

而且，美赫巴巴希望当前的通讯禁令继续下去，并且更严格遵守。“更严格”主要适用于那些越来越淡忘禁令，回到通信禁令前状态的爱者。

请尽早将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上述讯息，传播给你们工作范围内的全体相关者。

在普纳，美赫巴巴的健康总体良好，虽然有常见的波动。某天他会显得容光焕发，动作飞快，满德里甚至很难跟上他的手势动作。紧接着次日，他会显得沉重疲惫。巴巴解释：“我身体健康的这些波动起伏，是我宇宙工作的变换压力所致。”

每当有爱者设法冲破他的闭关禁令，请求达善时，巴巴会表示：“要耐心。在我的爱里等候。等候我者不会空等。你们会见到我，但要等我召唤。抓紧我的衣边——等候我的召唤。”

5月18日午夜起，全体相关者按巴巴指示，保持沉默24小时。古鲁帕萨德的满德里同样如此。

5月21日周二，标志着终与始。它是漫长闭关的终结——期间巴巴闭关不见爱者。它是所谓“排斥”期的开始——期间爱者被排斥见他。

巴巴解释说：

尽管我的闭关今天结束，为我的闭关实施的一切限令继续有效。我声明，闭关后将有一个很短的排斥期，我现在做的特殊工作将于6月25日结束。之后，我将针对要发生的大事件做决定。我允许爱者来达善我的方式，将相当不同。将不会有任何群众达善活动。我一旦开始施达善，它将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持续进行。我声明，这样的日子即将来临，届时在我的达善时期，将有个“不同的巴巴”。那就像我的显现。

总之，尽管巴巴于1968年5月21日走出闭关，并且步入排斥期，闭关期间实施的限令并未改变。巴巴评论：“此排斥期是通向‘纳入’的门槛——届时所有人将被纳入我的达善。”

5月21日，遵照指示，埃瑞奇宣读已故者的名单，如去年11月他在美拉扎德所做的，并念诵巴巴授予的同个祷文：

“神啊，请赐予我的这些已故爱者，与他们的信爱、服务、诚实相称的奖赏。”

闭关结束后，巴巴的闭关工作并未停止，持续到7月底。巴巴工作后显得十分疲惫，满德里会恳求他少忽视健康，减少工作时间，放慢节奏。他回应解释：“那意味着再度延长工作，推迟结束日期。我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将会无限期地推迟结果，使它进入不同的路线。”

因此，巴巴继续工作五周——5月21日至6月27日——每天工作半小时。一个多月，巴巴居住古鲁帕萨德的最后日子里，每晚7时许，会召保·纳图和纳纳·科尔，到他房间待半小时，听他们诵读那格浦尔大学马拉地语系主任、语言学家A·N·德希潘德的马拉地语诗。一年前左右，纳纳·科尔对德希潘德谈到巴巴，尽管德希潘德没见过巴巴，读过巴巴著作后，深受吸引。德希潘德给巴巴写信，并寄来一本《现代新心歌集》，即现在巴巴让人念来听的诗集。该书多处提及美赫巴巴。（四个月，新版诗集寄到美拉扎德，巴巴签名寄还给德希潘德。）

为供巴巴消遣，纳纳·科尔和保·纳图演了两场滑稽小品，弗朗西斯继续对巴巴诵读他的英语格扎尔。巴巴还听宝读他的《行道者》印地语译文。

6月3日，哈里·肯莫尔从纽约打电话到古鲁帕萨德，询问最新消息，并希望巴巴尽快施达善。埃瑞奇表示，他不认为巴巴那年会施达善。

24日，巴巴让埃瑞奇读两遍已故者的名单。之后，他评论：“神

已根据他们与我的亲近度、对我的服务、为我做的牺牲赐福他们。

阿门！”当天，巴巴派遣女满德里，去拜谒赫兹拉·巴巴简的陵墓。

次日，再次采集巴巴的血样，检查糖、尿素和胆固醇水平。

6月26日和27日，珊塔迪薇王妃获准来访。由于巴巴做准备返回美拉扎德，6月28日至7月4日他暂停闭关工作。

6月29日，在一家普纳诊疗所，给巴巴胸部和颈椎拍了X光片。这是巴巴最后一次拍X光片和去医院。

6月30日上午11时，巴巴给茵度玛提德希穆克写的马拉地语剧《美赫之光》签名，并寄还她。

30日，阿迪和邓肯驱车来普纳，在古鲁帕萨德见了巴巴。尽管巴巴原先表示那年会延长逗留普纳直到7月12日，但他改变计划，于1968年7月1日周一返回美拉扎德，未允许任何人到古鲁帕萨德为他送行，也未在普纳或阿美纳伽停车见任何人。

巴巴再也没有离开过美拉扎德。

最后闭关

巴巴不在期间，帕椎、卡卡、凯克巴德和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同佣人们留在美拉扎德。两名长期女佣，拉珂玛和瑟芙，不是为了薪酬，而是出于对巴巴的爱而工作。另两个女佣来自坪坡岗村，名叫捷和甘吉，逐渐忠爱巴巴。多年前按巴巴之意，蔻诗德在孟买抚养了一个叫戈拉克的男孩，甘吉是男孩的继母。如今戈拉克已长大成人，在美拉扎德做事。

1968年7月5日周五起，巴巴开始闭关做“排斥”工作。阿娄巴又担任守夜职责，最初每晚守夜4小时，后来6小时，此安排直到巴巴离开肉身。宝、彭度和拉诺是日常守卫，但因拉诺健康不佳，在这个最后阶段，由她先守夜2小时。

巴巴继续闭关工作，7月底之前，每天上午在大厅半小时，下午在他房间进行。照例，上午他工作后，在大厅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注：满德里读祷文，因为他们背不出。）

7月8日，阿迪被召到美拉扎德。弗朗西斯在轻柔按摩巴巴的左手，在他闭关期间这只手变得麻木。阿迪汇报他最近的孟买之行，他见了金德医生，给他看了巴巴颈部的X光片。巴巴指示他，将他的爱之祝福电告金德和伽吉瓦尼。当天邓肯也来美拉扎德，为凯克巴德检查。

1968年7月10日周三，按指示纪念巴巴沉默43周年。前期有印度工作者之间因误会会产生裂痕，当天阿迪向他们发布了这篇通告函，题为《阿瓦塔美赫巴巴的最后警告》：

美赫之家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极为痛心地获悉，美赫之家中心出现不和。迫于无奈，此事提请至爱巴巴的关注，巴巴要求我通知他所有的亲爱者：

1)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不和，他要求每个爱者尽力通过宽恕并且忘却对方的过错，减少并弥合裂痕。这有可能达成，若一个人决心尽量做到真诚、谦卑与友爱。虚伪、傲慢与仇恨则扩大裂痕，滋生轻蔑。

2) 此乃本阿瓦塔时代的一个关键时期，他的所有爱者都必须尽

最大努力，牢牢抓紧他的衣边，不让它在任何情况下从手中滑掉。

3) 对他的所有爱者都非常重要的是，不屈服于淫欲，尤其在这个紧要时期。诱惑巨大并将如此，但你们对他的爱应该更大。要全心全意地想念他，从跌倒之处迅速站起，在他的爱与服务里前进。

4) 在此阿瓦塔时代之紧要时期，同等重要的是，要随时当心那些引导别人相信他们圣洁虔诚并拥有超自然能力者。无论这种人表面有多虔诚，巴巴爱者切勿将此虔诚与阿瓦塔的神性混为一谈！

5) 真正的巴巴爱者必须牢记对所有巴巴爱者的一再警告：远离那些认为并宣称自己是大师圣人和有能力帮助人类者。巴巴的爱者和工作者决不应与这种人和事牵连在一起，更不能与那些对至师和本时代阿瓦塔毫无敬意的反常“人类帮助者”牵连在一起。要当心那些以赛古鲁和阿瓦塔的名义，利用灵性达到自私目的并欺骗他人者。

6) 巴巴的爱者和工作者不应过密地涉入彼此的家庭事务，不应在情感上为彼此家庭私事苦恼。不应让个人私事毒害相互关系，影响为真理事业所做的共同努力。

7) 巴巴希望那些向别人传播其大爱讯息的爱者和工作者相互之间分享他的爱，并以他的名义维护和谐与理解的精神。他希望他们更少地攻击别人，更少地宽容自己；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爱他，因为他就是至古者，爱他们超过他们爱自己。

请仔细注意上述七点，因为这些要点是至爱巴巴授予的。适用于各地的所有爱者和工作者。

致以爱的问候，你们兄弟般的

阿迪·K·伊朗尼

1968年7月16日，霍玛·达达禅吉将拜度从孟买送回。阿迪驱车送拜度到美拉扎德，查干随行，当天他为巴巴准备了食物。次日，帕椎将凯克巴德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到美拉扎德，看望凯克巴德。

巴巴的内在工作加强了，由于身体承受冲击，每天工作结束，他都显得疲惫不堪。7月中旬的一天，他评论：“我每天工作期间，完全离开浊层面，又要与身体保持连结，对于我是怎样的劳作。我必须不辞辛苦地保持细线般的连结，防止其断掉！”

7月27日，巴巴对阿迪说：“我上升至工作高度时，并不感到身

体压力，可我下降时，就感到沉重的身体压力。我很高兴，今天做的工作很棒。”

两天后，似乎压力变得巨大。坪坡岗和阿迪办公室之间，焦急地来回打电话，沟通巴巴的健康情况。那天邓肯去美拉扎德三次，送各种药。必须从普纳带药，由美赫吉和美赫文送来。

巴巴的“排斥”工作于7月30日结束，从那天起也停止念诵祷文。当天晚上，巴巴宣布：

我的工作已完成。它百分百地让我满意。该工作的结果也将是百分百的，并将从（1968年）9月底开始显现。

我的工作做完了。百分之百地令我满意地完成。工作的结果也将是百分之百，并将从（1968年）9月底开始显现。我是怎样坚持做完最后一段的，只有我知道。你们无法想象压力是多么巨大，因为那超越了人类理解力。最后一天，我的身体就像是在被绞拧一般！

这则讯息被收录于1968年7月玛妮的下封《家书》中。

1968年6月5日，高荷给阿黛尔写信：

至爱巴巴的闭关于5月21日结束，但目前看来，他暂时迎来“排斥”阶段。他施加于伴随他的全体满德里和各地全体爱者的禁令仍旧有效。尚不允许我们离开古鲁帕萨德，也不许任何人来访。古鲁帕萨德的大门依然关闭。

即使他闭关结束后，依然继续的这种“排斥”，我们希望不会持久。他很快将决定何时废除他施加的禁令。让我们抱最好的希望。

巴巴的讯息正在全球许多地方飞速传播。他越隐居远离我们，就越深地穿透人类的心灵。看来世界现已基本准备好神人的归来。而已归来，此时在我们中间的神人，耐心等待着人类回归他。怎样的神圣游戏！再多的哲学探讨也无助于减少我们当前的苦难。人类需要的不是减少，而是救赎。但愿救赎者尽快开始他的神圣手术。

（1968年7月26日）：尽管巴巴的闭关于5月21日结束，我们已从古鲁帕萨德回来，美拉扎德的气氛与闭关时期如出一辙。至今，巴巴不许任何人来访，除紧急电报和工作方面的汇报信件之外，也不处理任何通讯。不过，他一直暗示我们：“天气”很快将会转晴，他将再度接见爱者，他们正渴望瞥一眼，在闭关云层后久藏的至爱。

同期在卡拉奇，阿迪和朵丽·阿贾尼的14岁儿子法里敦，于7月

23日遭遇致命事故，从家中二楼露台跌落身亡。巴巴接到通知后，当日迅速致电：“**爱我者永不死，在我里面永生。无人来无人去，无人懂福祸！**”

还给阿贾尼家人发去第二封电报：“法里敦已来我这里，他的最后安息处。法里敦永享至福。因此，在我阿瓦塔降临的这个至关重要时期，你、朵丽及家人要在我的爱里保持开心，不要让任何事挡在你们和我之间。”

几天后，埃瑞奇对巴巴读霍桑·达达禅吉的信，他在信中提到这场悲剧：“愿我们的至爱巴巴赐予（阿贾尼家庭）力量敬拜他的旨意。”

巴巴评论：“**知道如何敬拜我的旨意者，必定是强者。常人需要力量遵从我的旨意，而弱者屈服于我的旨意。而在一切生活状况下，既不敬拜也不屈服我的神圣旨意者，根本不是人！**”

1968年7月，三名亲近西方爱者也去世：纽约的贝丽尔·威廉姆斯，西雅图的沃伦·希利，英国的道格拉斯·伊芙。巴巴分别致电，表示：“贝丽尔曾是并永远是我的”，“沃伦对我的爱独一无二”，“道格拉斯永恒蒙福。道格拉斯和我在一起，很快乐。我不希望你（他妻子莫莉）或家人感到难过，而要为他的幸福而高兴。”道格拉斯·伊芙去世前一年患癌症。玛妮在1967年12月写给莫莉的信中，传达了巴巴的这则讯息：

“道格拉斯为我所珍爱。因为他对我的深爱，受苦是对他的祝福，因为它分担了我的苦难。告诉道格拉斯，要不断地想念我，告诉莫莉我为她感到骄傲。我始终与他们同在。”

7月的一天上午，巴巴授述此诗：

“神一直存在，
并将一直存在。
永远不变，始终如一，
幻相是 的永恒游戏。”

后来8月，巴巴继续此题：

“永恒无穷，
永远不变，始终如一，
是充实圆满的一
在多中玩 的游戏。”

另一次，他拼出：“来，来，来一来矣！”弗朗西斯说，埃瑞奇读

起来，听着像拍卖人的逆向报价！巴巴目光闪烁，打手势说：“你们无人能解其意。”几天后，他再添一行，使之押韵：

“来，来，来——来矣！”

我已厌倦幻相游戏！”

1968年8月5日周一，在美拉扎德召开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会议。但巴巴未会见纳瑞曼之外的信托成员。纳瑞曼获准6号回来，见巴巴后，返回孟买。

1968年8月，巴巴宣布希望于9月1日召开小型会议，考虑若他同意施达善，应举办何种达善。但几日后，会议延期六周，到10月13日。

8月7日周日，巴巴让拉玛·喀邱瑞为他和女满德里烹制并送来布加。次日，拉玛赠巴巴一条保护绳（印度兄妹节上，女子为她兄弟的手腕系的类似手镯的护身符），巴巴慈爱地接受。

尽管巴巴的排斥工作于1968年7月30日结束，他继续下午在房间独自工作20分钟。他评论：“我最后阶段的工作有所遗漏，必须补上。”后来称之为他工作的“尾巴”。

他工作的主要部分现已完成，每天上午和下午1点半起，巴巴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男子们在满德里大厅。上午他会听宝读《行道者》的印地语译文。宝一边读，埃瑞奇一边给巴巴按摩足。

过去数月，巴巴的足变得坚硬如石。皮肤变厚，针都扎不进。他工作的结果严重影响到腿和足，身体日益虚弱。尽管如此，巴巴会隐瞒实际健康状态，甚至不让满德里知晓，尽管疲惫不堪，却表现出好像健康足够稳定，有望改善。

入座前，巴巴会在大厅来回踱步，卡卡走在他身边，像是保镖。卡卡依旧为巴巴带来消遣欢快时光，这些时刻他会叫错物品名称或人的名字，自信满满地运用其“新”语言。巴巴不止一次说过：“人人给我添加负担，只有卡卡给卸除一小部分。”

巴巴极讲究准时，总在规定时间（上午11时）离开大厅，不管他表现出多么热心在聆听讨论的话题、或正在读的文章或新闻。他总留着挂钟。

一天，谈到当前世界状况，巴巴叹道：“一团糟！我所有的降临当中，目前这次降临，我的耐心使到了极限。”

另一回，他对满德里说：“你们都只是破家具而已！是我挑选了你

们，故你们必须成为我要的样子。”

一名澳洲年轻艺术家威廉·雷丁，于1966年首次听说美赫巴巴，当时他19岁。读过能找到的所有巴巴著作后，他最后参加了比尔·乐裴基的聚会，看了几部巴巴电影。之后不久，他和一个英国青年成为朋友，此人从英国骑自行车经过欧亚，来到澳洲。雷丁由新朋友受到启发，在离开艺术学校后找到第一份工作，并旅行赴印度希望拜见巴巴，虽然他被告知，巴巴在严格闭关。

1968年4月，雷丁离开澳洲，经陆路穿越亚洲，旅行到印度。在孟买度过数周，试着学习塔卜拉鼓的入门基础，随后行至普纳，见到佳尔。8月5日他抵达阿美纳伽，去了阿迪办公室。阿迪敦促他写便条给巴巴，雷丁回到旅馆，写了如下短笺：

亲爱的巴巴，

我叫威廉·雷丁，从澳洲悉尼旅行来印，我在悉尼见过比尔·乐裴基，看过几部您的电影。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神，但我读过您的著作，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我非常想见您。

8月7日，比尔（威廉的昵称）的便条读给巴巴听，巴巴回复表示他很高兴听到他的信。埃瑞奇写道：

……巴巴希望你将他带入你心间，因为他已经和你同在。他把爱送给你，并希望你保持开心。他希望你始终想念他，这样你将能够更加爱他服务他。巴巴的爱将与威廉同在。

雷丁又写便条请求见巴巴，巴巴以前述类似方式答复。这样持续了几天。把另一张便条交给阿迪转交巴巴时，他和邓肯交谈一会儿，邓肯看着他，宣布：“你就是新人类！”

8月7日，邓肯也许同情这年轻人，就提议他们暗中驱车去闭关山，从那里雷丁用邓肯的双筒望远镜，可以瞥一眼巴巴。尽管他从美拉扎德后方的两座山方向，都未能瞥一眼巴巴，当他透过望远镜竭力寻找巴巴时，内在恳求巴巴满足他的渴望，让他确信“巴巴真是人身上帝。”

他们走向闭关山时，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一阵小雨，出现彩虹。他们登上半山腰时，彩虹缓慢移动，直到一端落在美拉扎德的屋顶。雷丁喜不自胜，视之为巴巴对他内在渴望的回应。他后来忆述：“那是非常微妙美丽的方式，对我确认他的神性。实际上，那里的一切，阿美纳伽（库希如大院）和美拉巴德的人们，包括天气，似乎只为响应巴巴的意愿而

存在。”

邓肯借给他一本《行道者》，8日雷丁按照扉页上的照片，画了巴巴素描像，次日寄给巴巴看。巴巴翻阅了速写本，在画的侧面签名，还给他。巴巴寄讯，让雷丁在速写本上画满他的像，并对满德里说：“威廉不必见我，因为我在他的画上签名，等于他达善了我。”

8月10日，比尔·雷丁骑自行车去美拉巴德，由帕椎领他参观，并引见给穆罕默德玛司特。帕椎哄玛司特去和雷丁握手，用雷丁的话说：“我们的手接触的一瞬间，一股类似轻微的电击感——没有震动及相应的不适——传遍我的身体。”

雷丁进而忆述：“我拍了几张穆罕默德的照片，之后帕椎建议，到他房间喝杯茶。同帕椎说话时，巴巴的临在感攫住了我。我泪水盈眶，开始啜泣。巴巴的临在似乎从帕椎和他真诚简朴的生活中散发出来。”

边喝茶，边听帕椎讲述巴巴，后来雷丁的情绪平静下来，他们步行上山，因为帕椎想带他参观上美拉巴德和巴巴陵墓。用雷丁的话说：“还有一件事，是至今我很高兴做过的，尽管我不完全明白原因……帕椎有点事要办，把我单独留在巴巴陵墓里，这地方似乎很荒凉。我转了转，望着穹顶的壁画，那时我突然感到强烈的冲动，想进入墓坑。我从接近陵墓入口的这头爬下墓坑，朝另一头蹲下。我想象巴巴，将来他的身体安置那里时，会是什么样的。过了五分钟左右，我攀上来，走出墓屋，查看帕椎的去向。”

帕椎后来对邓肯说，他被年轻人的真诚所感动。

10日，巴巴捎讯指示威廉·雷丁，不要按原计划赴尼泊尔旅行，而要回澳洲的家。雷丁照做了，尽管乘巴士回普纳的离别之行让他流泪。用他的话说：“我感觉像离开我真正的家。”8月12日左右他离开阿美纳伽，几天后过21岁生日。雷丁继续通过阿迪，给巴巴写了更多便条，直到他返回悉尼的父母家。

比尔·雷丁还寄了另一幅巴巴怀抱世界的画。就此巴巴通过阿迪寄去回复：“巴巴喜欢，但程度不如第一幅画……”

同期，8月11日，坎普尔的拉吉·库玛·夏玛直接到美拉扎德，也试图见巴巴。但他被拒绝入内，被劝离。

普纳中心的几个工作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68年9月1日，阿迪在普纳参加他们的会议，帮助调解。次日他禀报巴巴，巴巴致电罗

摩克里希南：

我显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因此，我希望你和大家相互宽恕，友爱地忘却过去的一切分歧，以便阿瓦塔美赫巴巴普纳中心能怀着互让的团队精神开展工作，以便该中心在我降生的城市发挥首要作用，使它意识到我的阿瓦塔身份。

那天，巴巴说：“我的个人灾难将要发生。”并引用哈菲兹的诗说：“哈菲兹的话富于意义，一如其诗歌之美。有成千上万的精妙细微要点，如头发丝一样多。剃光头者，不懂灵性道路。”

在特殊场合或庆祝期间，比如生日或周年纪念日，巴巴偶尔会允许爱者付钱，请人为他和满德里做食物。孟买爱者阿迪·伽斯瓦拉，给大阿迪寄了一张 100 卢比支票或汇款单，为巴巴送食物，但这笔钱在途中丢失。伽斯瓦拉十分难过，可巴巴欣赏他的设想，9 月 2 日致电伽斯瓦拉，传达他的爱与祝福：“怀着爱给予的东西不会丢失。”

12 日，萨若希·纬露、阿迪和鲁斯特姆·卡卡，带磁带录音机来美拉扎德，让巴巴可以听伽吉瓦尼录制的，歌手斋普里的演唱录音。速度不太对，故停播磁带。次日，阿迪和邓肯一起回到美拉扎德。就邓肯在库希如宿舍的生活安排方面，他们之间有分歧，巴巴叫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

著名的印度瑜伽士，54 岁的斯瓦米·沙吉难陀，是拉玛那·马哈希和瑞希克什的希瓦南达的弟子。他移居美国，在纽约建立了瑜伽中心。当时哈里·肯莫尔致电埃瑞奇，说沙吉难陀希望会见美赫巴巴，因他会率一批跟随者旅行经过马哈拉施特拉邦。但 9 月 13 日，沙吉难陀的秘书从孟买致电阿迪时，阿迪告知他：巴巴在严格闭关，此时不见任何人。经巴巴允许，阿迪改为提出，驱车到曼马德的铁道枢纽站（离阿美纳伽近 100 英里，他们乘的火车会在该站停几小时），对沙吉难陀一行人讲述巴巴。对方接受了提议。

9 月 16 日，邓肯驱车送阿迪到曼马德，他们会见了斯瓦米·沙吉难陀和近 23 名跟随者（其中几个是西方人）。阿迪将巴巴书籍赠予他们，解答其问题。有人听说美赫巴巴不赞成瑜伽。阿迪答复：“巴巴在一切里，包括瑜伽。巴巴不取代任何事物，但着重强调爱。各瑜伽的真正目的是激发对神的爱，务必使‘你去，巴巴来’。”

沙吉难陀问，巴巴何时能见他们，阿迪回答：“现在不行，也许以后。”

会面后，阿迪对巴巴报告，沙吉难陀看似真诚。巴巴高兴听到报告，但未召沙吉难陀来达善。（注：后来1969年8月，沙吉难陀在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致开幕辞。1970年代移民美国，在纽约和弗吉尼亚授课并建立瑜伽中心。）

9月30日，巴巴表示：“今天我播下种子。我们会于1969年1月10日食其果实。”

巴巴的排斥期现已结束，爱者的耐心也达到极限，世界各地的爱者纷纷来信请求达善。巴巴知晓他们的渴望，对满德里说：“我知晓他们迫不及待要见我。而我呢？我，也迫不及待要他们见我。但时间未到。所以，爱者和我，我们必须再等一段时间。”

宝在巴巴身边守夜时，巴巴会问及收到的信。一天，宝回答说：“所有来信只求一件事——您的达善，您却不允许！”

巴巴解释说：“我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的工作不是去不停地旅行，举办达善活动，让人们来顶礼我。我的工作不是连续地讲道，施展奇迹去吸引大众。我来不是为着这个目的。我是为一切众生而来的，是来唤醒他们！”

“过去任何时代，我从未像本次降临期间这样，给人施如此多的达善。而你 and 人们依然抱怨！我的达善是全然不同之物。”

他继续解释：“你对我真正做的工作一无所知。弓拉得越长，箭就飞得越远，越有力地击中目标。是，我此时在闭关，其实我在拉弓，越拉越紧，以便我释放爱箭时，它将深深地击中并刺伤众生的心。伤口将使之不停地接受我的达善。他们将产生对我的渴望，那才是我的真达善。”

最后说：“我在闭关工作中，把我的达善给予世人。这个达善，对那些爱我懂我者将具有意义。”

尽管如此，随着爱者奔走各地传播他的讯息，越来越多的人来信要求达善。巴巴在满德里大厅，会听人念这些来信，埃瑞奇念英语和古吉拉特语信，宝念印地语信。阿娄巴念波斯语信。

在此期间，有一整周，宝没有机会念寄给巴巴的信。第八天上午，宝抱着一捆信件走进大厅，以为那天巴巴会听，并授述适当的回复。

巴巴看着他，打手势：“我今天头很疼；你回信吧。”

他刚说完，宝心里就想：“他是什么样的神啊？他的爱者真伟大。

无论对灵性还是物质，都一无所求；他们只想要他的达善。他却回复：‘没有达善！’他们只是希望得到他的几句爱语，他却说，‘宝，你回信！’”

可宝没说话，巴巴也没问他什么。下午3点巴巴回房间，宝跟着他。后来，巴巴问：“你今天回了多少封信？”

宝生气地回答：“一封没回，巴巴！”

“为啥不回？”

“哪有时间写信？我跟您一起在大厅，您来这里，我又跟您过来。”

“是，没错。但告诉我，您在大厅时想些什么？”

“没想什么。”

“给我说实话！”

于是宝说出刚才心里的想法——巴巴爱者多伟大，只是希望达善他。巴巴回应道：“是的，你说得没错。我的爱者确实伟大。但你这么想是什么意思？你跟随我15年了，还是不明白我为他们做的工作！他们若来见我，将看见什么？这个肉身而已。这什么都不是！”

巴巴以拳击腿，这个手势表示他的闭关工作，接着说：“**这才是我给他们的真正东西，你将亲眼见证，对那些没有见过我肉身的人，将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没有见过我的肉身——他们却和我在一起，我在为他们工作。他们就在这里。**”

不过，巴巴确实同意从1968年10月9日起，接见少数被选者，并于10月13日开会讨论，“按他自己的条件”施达善。他指示阿迪，用电报通知相关者。埃瑞奇遵照指示，写信给那些受邀者：“巴巴不希望任何人那天要求即使一分钟的私人谈话时间，因为他希望你们全体全神贯注于他那天说的话。”

获联系者包括哈里·肯莫尔，10月4日致电通知他，来美拉扎德居住。电文是：“11月1日上午到美拉扎德，居住一周。作为满德里来，作为满德里生活在我的爱里。复电确认收悉。”

按巴巴指示，埃瑞奇还写信肯莫尔：巴巴并不希望他作为医生携带治疗设备过来，也不希望他携带宝丽来相机、摄影机等东西，或者为巴巴的个人舒适，携带休闲椅或其他任何“惊喜”。巴巴指示，若有人问起肯莫尔何故获召：“就告诉对方，你是被召来为你‘老爹’私下做事的。”

与此同时，另一获联系者是一个叫杰瑞·保尔森的美国青年。他在印度等待近十个月，希望能在巴巴闭关结束后来见。1966年保尔森在

加州圣巴巴拉，通过米克和厄苏拉·汉密尔顿，首次听说美赫巴巴。他赴印度途中，在德国停留，又见了米克和厄苏拉·汉密尔顿。他们告诉他，巴巴已进入更深的闭关，他见到巴巴的机会非常渺茫。

尽管如此，保尔森搭便车经陆路赴印，抵达时，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他在全国旅行，并与巴巴的秘书大阿迪保持联系，抱着一线希望巴巴会召见他。保尔森在加尔各答逗留数月，A·C·S·查瑞（当地爱者）常致信埃瑞奇谈起他，为他求情。但巴巴未召见他。

最后保尔森在德里，基本花光了钱，长期几乎一无所有的生活，使他的挫折感达到最绝望的地步。阿迪写信说：巴巴走出闭关的时间已无限期地推迟，未确定新日期。阿迪认为，在1969年5月或9至10月之前，基本不可能巴巴会接见保尔森，便建议他返回美国。

杰瑞·保尔森接到消息后，自然很沮丧，不过他回信说：

长久以来，我一心一意想见至爱巴巴，听不进劝。一直渴望继续南下，离巴巴近些。此刻我做不到离开印度，甚至转身背对他。但不是说不愿回家，或者不能回家，或者想在任何方面违反至爱巴巴的希望。我想完全照巴巴的希望去做。如果他的旨意是让我回去，那么我有信心，它将向我揭示出来，巴巴将帮助我履行他的旨意。

他的信念给巴巴听了，巴巴仍未召见他。

绝望之下，为了赚钱继续留居印度，保尔森接受他认识的一些毒贩的提议：经由巴印边境运送一批非法毒品。（因当时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都无法越境，雇佣欧美“嬉皮士”将大麻从巴基斯坦走私到印度。）他勉为其难去做此事，因为他很清楚巴巴关于“禁毒！”的警告。可他觉得别无选择：身无分文，营养不良，而返回美国的选项是他无法忍受的。

次日上午，保尔森正要出发去见毒贩，接到阿迪的电报，表示：“巴巴要你立刻来阿美纳伽。”并给出赴约的明确日期和时间。保尔森马上乘火车前往阿美纳伽。

10月9日周三凌晨，杰瑞·保尔森抵达阿美纳伽，由于天降暴雨，只好在火车站睡觉。早晨8点，终于赶到库希如大院，邓肯匆匆让他用茶和早餐。阿迪十分担心，怕杰瑞不能按时9点赴约，因为通向美拉扎德的公路被淹。他们随即乘邓肯的车出发。阿迪对他说，多么高兴他来了，终于有机会见巴巴。“最近他的闭关十分严格，”阿迪说：“谁都不许见他，连满德里都不见。”

在美拉扎德，让杰瑞坐长凳上等候，阿迪去禀报巴巴，他们已到。杰瑞感到彻底放松。经过长达数月的等待，他本已认命见不到巴巴，而此刻他来了！几分钟后阿迪回来，说：“现在你可以见巴巴了。你只能伴随他五分钟，绝不能要求更久。他已恩准你这么多，这很不寻常。我们谁都不明白，为何允许你见他。你绝不能要求待更久。进去后，绝不能碰触巴巴，绝不能吻他的足、拥抱他或表示敬意。不要带东西去。”

可当他们进入大厅后，巴巴伸臂要拥抱，杰瑞扑入他的怀中！他拥抱巴巴，巴巴热烈地回抱他。巴巴示意保尔森坐下，通过埃瑞奇，开始说：“我召你过来，你来了。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你也高兴吗？你应当非常感激，自己获准过来。”

“把我的爱与真理讯息告诉每个人，但在批准达善的通告发布之前，不要叫别人来阿美纳伽。在那之前，谁都不能来。还有五个月，之后我将允许人们来见我。你现在伴随我，非常非常幸运。”

巴巴接着说：“我是人身上帝。服从高于爱。我给你如下指示，以便你有朝一日能看见我的实相。服从是赢得大师恩典的途径。我给你的指示，是给你服从我的机会，以便赢得我的恩典看见我的实相。”

巴巴解释说：“你必须立即回家。你会这样做吗？”杰瑞说会。

“切实尽快地返回美国。不要再涉入毒品，不要有婚外淫欲行为。任何时候，在这方面失败，要立刻告知巴巴。”

杰瑞是反对越战的和平主义者。当时美军强制征兵，很难获得“良知拒服兵役者”身份。关于服兵役问题，巴巴建议他：“你必须对军方声明你反对参加战斗，但无论如何，绝不能企图逃避这个情形或任何其他情形。你必须面对之。运用可利用的合法途径避免参军；但不要进监狱。如果你不得不参军，要记住我始终和你同在。”

“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传播我的讯息。”巴巴提醒他。

巴巴继续：“尽最大能力执行我的指示，把发生的事件视作我的意志。让你的意志遵照我现在给你的指示去做。”

巴巴警告道：“紧紧抓住我的衣边。头脑将会对你耍很多花招。无论头脑做什么——无论什么欲望、什么恐惧、什么困惑因你遵循我的指示而进入你的头脑，你都要紧紧抓住我的衣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我。”

接着表示：“你必须努力看见我的实相，不只是这个肉身。你读过

《神曰》没？”

保尔森说读过。

“你应该再读一遍——通读。”巴巴建议。

直到现在，气氛一直很严肃。杰瑞感到巴巴的话穿透他的心灵，他的头脑彻底专注于至爱。

杰瑞进入满德里大厅时，对巴巴的第一印象是：他看上去十分苍老。“我从未见过哪张照片，接近于我眼里的巴巴本人那么苍老，”他后来说：“他 74 岁，但看上去远超 90 岁。”

巴巴问：“你多大了？”

“24 岁。”杰瑞说，语气像提问。

“我无龄！”巴巴打手势。

众人大笑，严肃氛围顿时轻松多了。

巴巴问：“现在你已听到我的指示，怎么着手遵行？怎样实施？如何回家？”

杰瑞回答，他想去孟买，尝试在赴美国的轮船上找份工作。

“搭便车去欧洲如何？”巴巴提议。

“若找不到船上工作，我可能就得那样做。”杰瑞回答。

巴巴建议：“去试试，行不通，就尝试去欧洲。沿途莫停留，那不利于返回美国。不管发生何事，视之为我的意志。不管我安排你参军同士兵待一起，还是让你和学生或其他人在一起——那不是你应该关注的事。你应该始终把它视为我的意志，照我给你的指示服从我。你不管与谁建立联系，都是我的意志。”

巴巴开始谈到瑞克·查普曼的事，这时一名男满德里（要他 5 分钟一到就提醒巴巴）打断他。巴巴打手势：“是的，瑞克·查普曼也在这里待了很久。”接着大笑，表示没关系。

此时杰瑞·保尔森才意识到，他已逗留 20 分钟，远超 5 分钟时限。巴巴建议杰瑞·保尔森返美后联系瑞克·查普曼：“尝试去见见他。”

巴巴重述：“可以自由地对人们讲我的讯息，但他们不可以来这里。到处都有人在寻找我，可只有少数人找到我。你的能量现在将被引导去看见我的实相。”

巴巴问：“你开心吗？”

“是的，巴巴。”

“百分百的？”

“是的。”

“有任何问题吗？”

杰瑞没有特别的问题要问，就天真地提及汉密尔顿夫妇，问：“您了解米克和厄苏拉吗？”

“一清二楚。”巴巴微笑回答，拇指食指并成圆圈，表示满意的手势。

巴巴最后说：“我将与你同在，你不要怕。把我的爱与真理讯息告诉每个人。”巴巴再次伸展双臂，杰瑞又得到一个衷心拥抱。巴巴打个响指，表示离开的时间已到。杰瑞欣然离去。当晚他前往孟买，不出几日，就在赴美国的船上找到工作。

杰瑞·保尔森后来总结他与巴巴的会面：“真的就像会见我‘自己’。没有烟花或敲锣打鼓——而是简朴、安静、清晰。巴巴笑得全然，他的临在十分明显。”

次日，1968年10月10日周四，另一名获准见巴巴者，珊塔迪薇王妃，被召到美拉扎德。她上午9点抵达，陪伴巴巴一小时。珊塔迪薇的丈夫，普拉塔普·辛·加埃克瓦德，于7月去世。虽然加埃克瓦德是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1943年抛弃妻子儿女，并且再婚，珊塔迪薇却始终忠于他。她还是禁不住对他的冷漠和行为感到抑郁懊悔。巴巴安慰她，并告诉她，由于她与巴巴的亲近联系，他已经赐福她丈夫，尽管其行为不端，现已安息。“你在往世有过数不清的丈夫和妻子，虽然你不再记得。”巴巴对她说。她离去时，感到极大安慰和振作。

离开阿美纳伽前，珊塔迪薇去纬露别墅用茶点。巴巴让埃瑞奇打电话给阿迪，捎讯让珊塔迪薇不要担心，服安眠药帮助睡眠，到普纳后打个电话给阿迪。

一名年轻的澳洲女子却不如王妃幸运，她是芭蕾舞者，名叫罗斯琳圣约翰。当天她到阿美纳伽的阿迪办公室，表示多么想拜见巴巴。巴巴通过便条传达他的祝福，但未准许她去美拉扎德见他。

次日10月11日，萨若希、纬露和阿迪会见巴巴一小时。巴巴为达拉和阿姆芮特的婚礼商议安排，并委托萨若希帮忙安排他们的婚事登记。

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从哈默坡过来，当天下午到美拉扎德。巴巴为特定工作召他们来。克夏夫写道：“这一次，巴巴似乎从外部世界完全内撤。”巴巴要求克夏夫，在他面前伸出双手。他的右手因患帕金森病，

颤抖得厉害。巴巴再三说，他应该继续接受医生的治疗，但又表示：“这无法治愈，但我会确保它有一天会消失。别担心。”

巴巴同普卡讨论了哈默坡社区项目，美赫普里。巴巴敦促他尽快完成计划，将落成典礼定于1970年11月。还建议普卡和克夏夫，他们应明确轮流举办纪念他的法会（集会）——一年在（哈默坡的）美赫普里，来年在（瑙兰伽的）美赫达姆，后年在（迈赫瓦的）美赫之居。他们按指示要做一份活动时间表，准备好提交巴巴。

宝完成了《行道者》印地语译作，书名《帕提克》，以及印地语歌集《美赫之歌》和格扎尔诗集《美赫萨罗德》。巴巴将三本书稿交给克夏夫，亲自授予书名，指示克夏夫尽快在哈默坡印刷。

不管宝奉命写什么书，付印前，巴巴会要求从头至尾念给他听。弗朗西斯、埃瑞奇和玛妮写的文稿，也是同样情况。至今，宝写了十多本印地语书，对这项工作相当厌倦。尽管他曾停写格扎尔，他们回美拉扎德后，巴巴继续每天给宝宝一行诗。一次他要弗朗西斯和宝，就“托钵僧”各写一首格扎尔。诗的最后一行，他用英语授予弗朗西斯，用印地语授予宝。

宝偶尔会用巴巴给他的一行诗，写成一首格扎尔并念给他听，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收集诗句，拖延创作格扎尔，因为他有更紧迫的工作要处理（用这些诗句写的格扎尔，后来出版成书《美赫光辉》）。巴巴已决定于4月施达善，有大量事情需要处理。故就此安排一场会议。

在此期间，若瓦曼另有他事，阿迪偶尔会派马尼克带信件电报到美拉扎德。去年，宝写了一首印地语阿提，题为“阿迪萨契塔那”。1968年10月的一天，马尼克随父亲鲁斯特姆·卡卡过来，巴巴叫马尼克给宝的阿提配乐。

马尼克回家后，就谱了曲。再次去美拉扎德时，在巴巴跟前唱阿提。可巴巴不喜欢，说：“配个更好的曲调，明天带来。我会帮助你。”就这样持续数日，他的曲子巴巴都不喜欢。最后，巴巴警告马尼克：“你若写不出我喜欢的曲，就把全部乐器塞入箱子，用钉封箱，扔进希纳河！”

一整夜，马尼克焦虑苦恼。他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很难过。不知该怎么做……我把小提琴、簧风琴和塔布拉鼓放在前面，围成半圈，看着乐器，祈祷灵感。可是唉，没来灵感！我彻夜失眠，绞尽脑汁给阿提谱上合适的乐曲。凌晨4点许，有人摇晃我。我开始听

到神圣、优美、难以形容的甜美声音和音符。我赶紧写乐谱，后来唱给我父亲听。

早上7点，我推出自行车，朝美拉扎德骑去，因为巴巴8点钟召见我。我刚骑到入口道路，就看见阿婆巴在等我。“你怎么迟到了？”他说：“巴巴在等你。巴巴7点半来的，一直问起你。快去。”我跑到满德里大厅，坐到巴巴前面。他要我唱阿提曲调。听后说：“很好。我很满意。你怎么写成的？”我讲了整个故事，他听完，说：“我不是告诉你，我会帮你吗？”接着说：“现在别唱这首阿提。我离开肉身后再唱。”我们听到巴巴的话，甚为震惊。（摘自《辉光国际》，2012年春季刊，25页。）

巴巴对宝说：“我离开肉身后，此阿提将唱遍印度。”

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住美拉扎德，出席达善会议。一天下午，去巴巴房间前，宝停步和克夏夫聊了五分钟，克夏夫对他讲述，在哈默坡以巴巴名义做的工作，并说：“许多事进展顺利，但巴巴的传记应当用印地语写。有这个需要，绝对必要。”

守夜期间，巴巴顺便问宝：“你有机会跟克夏夫说话吗？”宝答道，来守夜前，自己见了他几分钟。“克夏夫说什么？”巴巴问。

“没说啥，”宝回答：“我问他，在哈默坡做的工作。”

“别的呢？”

“没了。我只跟他谈了几分钟。”

“没讨论别的？”

最后，宝躲避不过，只好面对这话题：“他说，需要您的印地语传记。”

“是，克夏夫说得对。为何不由你来写？”

宝恳求说：“我受够了写作。近期也没时间做这么大量的工作。求求您，够了！”

巴巴不复多言，暂搁此话题。

巴巴的前守夜人，克里希那·奈尔，不期而至，到阿美纳伽见了阿迪。他想见巴巴，但阿迪告诉他，目前巴巴不见任何人。克里希那决定试试，便乘巴士去美拉扎德，下午2点抵达。普卡在大门边守卫，一开始没认出他。他叫克里希那离去，可克里希那要他通知巴巴，是他到了。通报后，巴巴将他召到房间。巴巴独自一人。他问克里希那：“你为何过来？”

“我想见您。您允许我想来就来见您的。”

“你见过我了，现在走吧。不过你何时再来？”

“您召唤我，我随时会来。”克里希那回答。

巴巴打手势说：“不，你很久都不会见到我。现在结束了。直接回孟买去。”克里希那返回孟买。后来他才意识到，巴巴说“很久”的意思，因为这是克里希那·奈尔最后一次面见他的大师。

1968年10月13日，周日上午8点半，巴巴召开会议通知主要工作者，他决定于次年，1969年4月10日至6月10日，在古鲁帕萨德施达善。除了常住男满德里，还有以下男子被召到美拉扎德：

从美拉巴德：帕椎

从阿美纳伽：阿迪，费拉姆，邓肯，巴吉拉施，兰格勒，查干，基纳尼，达克，鲁斯特姆·卡卡和马尼克。

从普纳：萨达希乌帕特尔，弟弟佳尔、贝拉姆，美赫吉，巴夫萨，达迪科罗瓦拉，苏巴希·坡卡里，罗摩克里希南，索曼，马杜苏丹，卡姆卜里，贤卡·劳·多伊福德和美赫文·杰萨瓦拉。

从安得拉：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斯瓦米·萨提亚普若卡希。

从瑙萨里：霍桑·巴如查。

从孟买：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和基申禅德·伽吉瓦尼。

从德里：阿玛尔·辛·赛伽。

从哈默坡：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

（注：苏巴希·D·坡卡里，23岁，1963年在滨江花园首次见过巴巴，之后积极参与普纳中心小组。他是业余记者，曾为不同的马拉地语报纸撰写许多文章。贤卡·劳·杰诺吉·多伊福德是忠实的鞋匠，曾用软绒皮革为巴巴手工特制凉鞋。其他受邀而未能出席会议者，包括：杰罕古·苏卡德瓦拉，比库拜，丁肖·伊朗尼，基申和纳伦德拉·塞德，克里希那·班德鲁，丁喀·伯特，普若巴喀·瓦法里，图勒喀，阿里·拉姆玖，穆达里亚和拉希德[伽尼的侄子]。)

他们进屋前，埃瑞奇在大厅外，对参会者宣读如下指示：“巴巴要求你们全体不要顶礼他，他不会批准任何私下会面，他不会接受花环或礼物。你们应当进去后坐下，但不要坐红毯上（红毯在巴巴前方，让他们至少离巴巴5英尺）。 ”

霍桑·巴如查医生走进来，巴巴问他：“我气色如何？”巴如查医生觉得他体重减轻，从他的面容明显看出工作的压力。

其他人进屋时，巴巴示意他们坐下。他调侃道：“你们个个身强体

壮，而我体重下降！普卡看上去好像快胀破了！”

问候他们的健康后，巴巴开始授述：

现在上午 8 点半，我们要在 10 点半前结束会议。听埃瑞奇宣读的内容，然后讨论要点。你们可以做笔记。今天的谈话将用英语。我们不会浪费时间作翻译，仅为方便在场的两人：其中一人懂一点英语（卡姆卜里），另一人有听力障碍（萨达希乌·帕特尔），故埃瑞奇用英语还是马拉地语说，对他没有任何区别。

巴巴解释他的目的，继续说：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过去 18 个月我闭关期间做的工作。无疑诸位和我的各地爱者一直想知道：我在密集闭关工作期结束后，为什么仍不许爱者来见我。

过去 18 个月工作的压力巨大。我每天连续数小时单独坐在房间里，在此期间要求满德里彻底静默，他们谁都不许进入房间。尽管我在所有的意识层面上工作，压力不在于工作本身，而是在保持我与浊层面的连结上。为了保持这一连结，我不得不持续用拳捶击我的右腿。

巴巴捶击右腿好几下，对大家示范这个动作，他们听到每下都发出砰砰响声。

一连数小时这样使劲后，我身疲力尽，需要当天的剩余时间用于恢复体力，次日重新开始工作。

当前，尽管我的健康不错，我愿意立刻满足爱者们来见我的渴望——许多人将是第一次见我——然而需要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压力痕迹消失，让我百分百地适合见他们全体。因此，由于这点，也出于现实考虑，我决定只对我的爱者，而不对一般公众施达善。

这是给我的爱者的时间。给世间群众来见我的时间，将是在我打破沉默并显现我的神性时。

与将来的这场聚会相比，1962 年的东西方大会聚不算什么。这是因为，当我在闭关高强度工作期间，世界各地的工作者爱者则高度活跃地对世人宣讲我，我的讯息现已传播至西方的许多地区——如强风吹拂燎原之火——正如已在印度许多地区所做的。

我将于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施达善 2 小时，一次给少数人乃至 500 人；但是我不会个别会见任何爱者，或给予私下面谈，因为那是不可

能的。这是我承诺的部分。爱者来普纳的交通膳宿安排，将是每位来者操心的事。

巴巴随后表扬一些印度爱者做的工作。首先提到阿玛尔·辛。

阿玛尔·辛对我的神性有坚定信心。他对许多人宣讲：美赫巴巴是阿瓦塔。他联系富人穷人、学者文盲甚至内阁部长，都对他们讲：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

在孟买，伽吉瓦尼和斯甘坡瑞亚也对人们这样讲。普纳爱者的工作，百分百地令人满意。从前，索曼在我的爱里温温吞吞，现在热情似火！

普卡和克夏夫在北方邦做了大量工作。普卡总在旅行，挨镇挨村地传播我的名。

在安得拉邦，除了库图姆巴·沙斯特里、斯瓦米·萨提亚普若卡希、罗摩奈亚、马杰提·拉玛莫汗·劳之外，还有大批爱者为我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加尔各答、贾巴尔普尔、那格浦尔和其他各地的中心，也做了大量工作，虽然这些中心的工作者今天未被召到这里。

我的这18个月闭关期间，人们常对我的工作者说：“你们挂在嘴边的神人在哪里？他何时允许我们去见他？”

这些问题肯定让你们疲于应答。我现已决定在普纳施达善，但我希望用一段时间从我承受的身体压力中康复，以便我的身体能够应付将来见我的大批群众。之后将是我的打破沉默和我的公开显现。

即便我喜欢在阿美纳伽施达善，那也不可能。阿美纳伽没有足够的旅馆或客栈。在普纳也很难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你们都应当协手努力，使之成为可能。

我打破沉默并且作为本时代阿瓦塔显现之后，将无需安排达善活动，因为届时所有人都将知道我，从内在感受我。届时我不需要到处旅行。

我前次降临时，在我离开肉身后，人们才崇拜我。这次，我仍在肉身期间，将成为举世公认的阿瓦塔。接下来的达善期间，普纳面临的困难极大，因为爱者的数目将比过去多十倍。

巴巴慈爱地回忆他的欧美和澳洲工作者。他解释，若他们读到本次会议报告，巴巴的工作只在东方举办，他们有可能会感到失望。他轻松

幽默地说：

在西方，巴巴的工作如燎原之火！几乎每天都寄来报告：有学生和各界人士认出巴巴是期待中的那位。

这些日子，学生骚乱在各地大学很普遍。同样，我的名在学生中制造了爱的骚动。许多工作者体会到，甚至在他们敲门之前，门已敞开迎接我的爱。西方工作者自行安排，在广播、电视及其他节目上露面以宣讲我。

巴巴解释 1969 年 4 月施达善，表示：

我一旦开始达善活动，将负责每天上午 2 小时给西方人、下午 2 小时给东方人施达善，哪怕我需要两个月。至于达善安排事务，我完全交给你们这些工作者，但有关前来达善者的事情上，不同中心之间应该相互协调。

西方人邀请我去美国，但我拒绝了邀请。（加州）大学的校园已经创办美赫巴巴联盟，他们也在告诉公众：美赫巴巴是神。因此，有一大批爱者将从西方来参加达善。

巴巴突然转向克夏夫尼伽姆，后者坐在房间一侧的椅上，巴巴说：“克夏夫为我辛勤工作，现在右手患了帕金森病，治不好。”但巴巴向他保证：“打针吃药治不好你的病，但有朝一日我的恩典将使你解除病魔。”

巴巴朝在座的人们伸出双手，说：“我将使他的手恢复健康，像我的手一样。”

巴巴继续说：

1962 年和 1965 年的撒晤斯聚会，搭建了大遮篷。普纳中心只好请求其他中心的财务援助。接下来 4 月的达善活动期间，遮篷不可能容纳下所有的爱者。我不会要求爱者为活动捐款。你们必须自行安排每一件事务。

巴巴对巴如查医生说：“对我来说，与肉身保持连结是极大的压力。高荷告诉我，捶击我的大腿不利于我本已受伤的腿，可这是唯一的办法。我的工作和闭关现已结束，但仍需些时日才能彻底康复。我的腿时常会颤抖（痉挛），不过到时将会消失。但不要忘记我是神。”

巴巴提到澳洲的比尔·乐裴基，他相当忙碌，在广播和电视上发表讲话。“总之，将忙得焦头烂额。我将不得不施达善一两个月。”

他又说：“今天我不拥抱任何人，因为大家是来参加重要会议，不

是来达善我。虽然今天是美赫吉生日，我甚至不会拥抱他。过去 18 个月期间，无人获召来见我，即便在古鲁帕萨德。”

巴巴忽然问：“你们都高兴见到我吗？”个个热情地回答，说是。

巴巴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艾伦·科恩博士吗？艾伦是热情似火的工作者。他是加州约翰·F·肯尼迪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他还旅行至英国，发表关于我的演说，尽管他尚未见过我。”

（此前 1968 年 7 月 28 日，阿迪曾给加州伯克利的艾伦·科恩写了如下的信：

亲爱的艾伦，你 7 月 7 日的详实来信已收悉。尽管巴巴处于停止闭关后的“排斥”期，来信念给他听了。巴巴很高兴听到你的整个报告，并把爱送给他的艾伦，因为你在他的爱里如此亲近他，为他所珍爱。

艾伦，虽然你距离他这么远，却藉着高教持续地完成工作，赢得至爱的喜爱。你表述巴巴事物的方式，引起听者判断：好像你跟巴巴有着非常古老的联系。拿我来说，我的许多想法由于缺乏表达能力而泯灭了。你的阐述简明清晰、精准而又不失深度。一些满德里长期联系巴巴却不善表达，凭借你的天赋和研究，再加上对巴巴的爱，无疑为他们“一洗前恨”。

正确的灵性观念需要时间辛勤灌输，无论事情大小，只要将你的心灵献给至爱，将头脑献给他的传播事业，你的任何工作都不会白费。一如既往，百折不挠，以任何冷漠或抗拒都无法匹敌的热忱继续工作，荣耀将属于维系一切者。

又及：随信附上打印页，是对你提问的答复。答复为我所写，因为目前巴巴不希望我们对她提任何问题，故很难想象催促他授予答复。）

巴巴命埃瑞奇宣读《70 号生活通告》草稿（后于 11 月 1 日发布），开始部分是：

“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东西方全体爱者，正热切期待有关他‘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施达善的消息。

阿瓦塔美赫巴巴现在宣布，他将对他的爱者施达善，但只能按照本通告中规定的条件。”

《通告》继续列出达善的条件。巴巴重申，达善将严格限于他东西方的新老爱者，而不是给一般群众的公开达善。“我打破沉默后，群众将来我这里。如果你们不遵守这条指令，你们将会是输家，因为你们将

不会有太多时间伴随我。”

巴巴再次说，他会分别于上午见西方人，下午见东方人。欧美和澳洲来的爱者在普纳居住不超过一周，他们逗留一周期间，巴巴只见他们四次。

巴基斯坦、伊朗和非洲来的爱者居住不超过四天，巴巴将见他们两次。印度来的爱者按指示在普纳居住不超过三天，巴巴只见他们一次。居住普纳的爱者，达善期间，同样只许见巴巴一次。

由于仅在上古帕萨德的主厅施达善，场地一次只能容纳有限的人数，东西方爱者要分成小组，为每组达善规定日期。讨论了这些诸多要点，延长了某些地区的达善日期。巴巴坚决地说：“那些未能在预定日子利用达善机会者，将得不到达善——不管他们何故缺席。”

《通告》最后表示：

巴巴说，那些想来而未能来普纳达善他者，不应该感到难过或灰心，而应保持顺服于他的爱，要知道他肯定会“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也给他们施达善。

巴巴要求目前的通讯限令继续保持，并且更加严格地遵守。

美赫吉被任命协助西方人预订普纳的旅馆，由佳尔负责总体帮助他们，若有必要，包括往返上古帕萨德的交通安排。佳尔还要领他们参观，有关巴巴青年时代和早期工作的胜地。

巴巴又转向巴如查医生，问他：“现在几点？”

“10 点 40 分。”巴如查答。

巴巴评论：“我过去常说：‘时间近了，它在快速临近，它近在咫尺。’今天我要说：‘时间已到。’记住这个！”

他随后指示大家离去，莫耽搁。他们离开大厅后，他多次传话，他们不得磨蹭，应马上离开美拉扎德。因当天是美赫吉生日，巴巴改主意，允许他单独上前吻他的手。（注：10 月 13 日也是埃瑞奇生日。）

伽吉瓦尼想让巴巴听一盒《安拉 - 乎》（神是）的格扎尔录音带，那是巴巴的最爱之一。但巴巴回复：“现在没时间。”

大家出去后，伽吉瓦尼留下坐在大厅，凝望着巴巴。10 点 45 分，巴巴离开去他房间，那时伽吉瓦尼才启程赴孟买。

三天后，10 月 16 日，伽吉瓦尼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之前他刚在美赫巴巴的照片前做了晨祷和崇拜。巴巴给他家人发去唁电：

我的孩子基申禅德·伽吉瓦尼，很幸运刚见过我本人后，就辞世来我这里，永息于我的神圣极乐。他对我的深爱 and 信心，使他全家蒙福。

巴巴指示阿迪，让伽吉瓦尼之子纳瑞曼及家人，以他父亲的名义给1000名穷人和困苦者施食。

会议后，埃瑞奇竭力劝阻巴巴寄发通告，因为他觉得考虑到巴巴的健康岌岌可危，让他施达善是不可能的。但巴巴很坚决，回话说：“我会施达善的，我想要他们来。寄吧。”埃瑞奇遵从了。

草稿送到阿迪办公室打字印刷。寄出后，陆续收到许多电报信件，巴巴会授述回复。他经常提起次年夏季举办的“大达善”话题。一天，他一语双关地说：“3月，你们都朝普纳进军。”（译注：英语中3月和进军[march]同音。）

有一次，埃瑞奇恳求道：“巴巴，为什么不每天顺其自然让人达善呢？那样不会过于忙乱，或者给我们大家带来太大压力，自然不会让您太劳累。成千上万人来，母亲们不得不抱着婴儿站在骄阳下排队数小时，人们携带的水果，来到您跟前时都晒坏了。而且自始至终，您会操心他们在哪儿宿夜，睡得好不好，怎样回家，乘火车有没有座位。这一切又何必呢？”

“为何不每天施达善？我们规定好每天的达善时间，将无需操心他们的住宿。让他们每天来。那样会容易得多。”埃瑞奇最后说。

巴巴回复：“那个时间也将来临。但不是现在，而是我们从普纳回来后。那时将每天达善，但要在我们回来后。”

玛妮在大厅，听了此番交流后，她预想到一组全新的通告宣布“每天达善”，然后另一则通告又因为巴巴的健康原因取消之。她试图暂缓任何突然的通知，就插话说：“巴巴，干嘛不等一等，看看您的感觉。您可以到时再决定……”

巴巴听后，温和地重申：“每一天，每一天！我从普纳回来后，将每天达善！”

期间另一次，巴巴主动说：“**有朝一日，你们的爱将把我带到你自己的家——你自己房间。有朝一日，我不仅在一个地方，而是同时在成千上万个地方，见我的爱者。是你们的爱使之成为可能。**”

1968年10月15日，巴巴答复欧文和爱德华·拉克的询问信，通过阿迪用明信片给他们寄去此讯：“巴巴希望你们俩知道，他没有更多指

示给你们，只要你们怀着纯爱越来越爱他。”后续事件表明，这是巴巴给拉克兄弟的最后通信。

此前艾伦·科恩在英国作禁毒演说，9月14日，埃瑞奇给他发去此电：

阿瓦塔美赫巴巴说，他很高兴你在英国通过在电视广播上演讲，宣扬他的爱讯。巴巴把爱之祝福送给你，说他和你同在。——埃瑞奇

1968年10月6日，大阿迪给加州伯克利的艾伦·科恩写信如下：

亲爱的艾伦，我接到你9月9日和10日的来信，内容措辞愉快，包括1968年7月和8月工作报告。你说得对：“至爱在美国的工作，已从貌似复杂转变成无限简单”，即使如此“随着他的爱火温暖了许许多多的心灵，保持记录是复杂的”，还有“形势喜人，不可能密切追踪他的爱者。”

对巴巴念了你的信，还有8月25日周日《独立报》的剪报，和1968年9月麦考尔的首期《妇女杂志》。巴巴对你所做工作的质量与数量都表示满意……

10月19日，阿迪致电科恩：

你10月8日的来信提交了访问英国与荷兰的工作报告，让巴巴非常满意。巴巴说，在你全心全意做这项工作时，他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与你同在。巴巴把他的爱送给你。——阿迪

艾伦·科恩曾于10月初，寄给埃瑞奇和阿迪一篇发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标题为《毒品问题被视为价值观危机》：

为了与同胞和谐相处，人类必须共享价值观，而为了建立持久价值观，人类要努力明辨善与恶、美德与罪恶。在阿瓦塔降临时期，有多种多样的“邪恶”或“罪恶”，其代表特定时代，压倒许多男人和女人，将他们推上绝路。据记载，耶稣降临期间，犹太教法利赛人沉迷于在圣殿里献祭牲畜并且敛财，被认为是恶行。耶稣将圣殿称为“贼窝”，并用鞭子驱逐法利赛人，斥责他们不是“牧师”而是“兑换钱币的商人！”所以，基督徒中间常说：“金钱是万恶之源！”

对基督徒来说，酒被用作与耶稣融为一体的象征，纪念他钉十字架前夜的最后晚餐，然而对穆斯林来说，酒是被禁的。伊斯兰教宣称：“酒是万恶之源！”酒（哈姆勒），代表对大脑有麻醉作用的一切（酒精类）食物。更极端的是，据说哪怕一滴酒洒到穆斯林的手臂上，他就应当拿刀砍掉他的那部分躯体。

在美赫巴巴降临时期间，酒未被视为“对人类的恶”，不过1956年他在加州确认，美国有严重的公共“酗酒问题”。但非法使用毒品，诸如LSD、大麻及制剂、麻醉剂、巴比妥类药物与冰毒，则被视为恶——对身心灵皆有害。而在伊斯兰教国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等国，吸食大麻和鸦片是普遍常见的嗜好，未有记载这些东西为先知穆罕默德所禁止。

既然美赫巴巴和他的跟随者，在反对使用非法毒品上有着诸多阐述和举措，也许可以通过回顾先知穆罕默德怎样决定反对跟随者饮酒，来说明西方人的这个祸患。据学者研究，有多个故事讲述了穆罕默德首次禁止饮酒的场合。传统上认为，以下故事是真实的：

穆罕默德旅行去见一个朋友，中午到他家，那里在操办隆重的婚宴。穆罕默德和宾客们坐下，注意到他们喜气洋洋，相互亲吻拥抱，归功于酒提振了欢快精神。这让穆罕默德印象深刻，于是他祝福酒为圣物，有助于在人们之间制造友爱氛围。

可次日，穆罕默德回到朋友家，却目睹事物的另一面——地上到处血肉模糊！砍下的手、胳膊、脚等残肢遍地！他被告知，此为饮酒引发打架斗殴的后果，即便在婚宴上，酒也令他们发狂，勃然大怒，导致相互残杀。

因此穆罕默德改变主意，将他之前的祝福改为诅咒，此后禁止所有弟子饮酒。

事实上当时，多个最受尊敬的异教徒阿拉伯部落，如同一些犹太教部落和早期基督徒，皆全面戒酒，出于一种厌恶感：酒有损人们的道德品格，而且就当地气候而言，有损人们的健康。“酒是被禁止的，其麻醉大脑并且影响身体的稳定性。”伊斯兰教学者阿尔-加拉兰如是说。

迫于时代的环境和阿拉伯部落的火爆性情，穆罕默德宣布：“凡饮酒者，其饮酒多频繁，同样频繁地让他承受鞭刑惩罚。自由人施以80鞭刑，奴隶施以40鞭刑。”

因此，数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一直禁止葡萄酒和所有烈酒。

而在我们现代的科学时代，美赫巴巴，却没有禁止酒类的消费。实际上他父亲希瑞亚在普纳拥有数间棕榈酒店铺，而他本人作为默文赛斯，于1917至1920年曾在一间棕榈酒店铺做事。他甚至考虑和朋友贝拉姆吉合伙，在普纳开一间自己的棕榈酒店铺，但结果未成。

直到1960年代中期，吸毒即将蔓延成一场祸患，美赫巴巴才公开抨击，在缺乏医疗监管的情况下使用LSD、鸦片、海洛因、大麻及制剂。此前1958年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他曾警告反对非法使用鸦片。

关键是，不同时代的人类会遭遇不同的邪恶或祸患，所以为了人类大众的总利益，阿瓦塔必须警告它们的危险性和潜在害处，并且根据这些身心疾病发生的时间和类型，提供特定的指示或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巴巴将欧美国家的非法使用毒品视为一场命运多舛的流行病。

在这个时代，美赫巴巴经常重申他的警告：要避免自欺或灵性歪曲，切莫自称“巴巴”、圣人或古鲁，要远离那些自称圣人或古鲁的人，以及“神宽恕一切罪，除了虚伪。”有朝一日，对这个时代可以说：“虚伪是万恶之源！”

10月16日，库玛和女儿阿姆芮特从德拉敦来，由邓肯驱车送到美拉扎德。库玛带阿姆芮特来见巴巴和女满德里，之后阿姆芮特将嫁给小阿迪的儿子达拉。次日，他们被送到阿美纳伽登记处申办结婚证。确定婚礼日期后（将在美拉扎德举办），他们18号离去。

20日周日，哲学教授穆提博士来访美拉扎德，尽管他不邀而至，巴巴让他在大厅坐了一会儿。次日佳尔过来，提议为接下来的达善更改日期，被拒绝。

10月21日，巴巴要宝找一本图西达斯的著名史诗，描写主罗摩生平的《罗摩衍那》。通常巴巴的口讯每天会带到阿美纳伽给宝的家人，她们被要求尽快将书送去。次日晚，一本《罗摩衍那》送到，宝守夜期间，巴巴拿过书，随意翻了翻，接着叫宝朗读几节。他读了书的多个章节后，巴巴示意他合上书，说：“你将写得比这更好！”宝大吃一惊，又求巴巴别叫他再写作，特别是临近达善活动的情况下。巴巴再次搁下话题。

巴巴继续每天下午在他房间工作20分钟，如他所言，“给我的闭关工作做最后润色”。尽管对工作细节都一丝不苟，巴巴的健康却持续恶化，并继续试图隐瞒这点。有时他会说起不适，但大部分时间似乎相当活跃且强壮。

金德医生于1968年10月赴美国，对纽约和加州的巴巴爱者发表讲话。他回国后，打电话给阿迪，请求允许过来，当面对巴巴汇报访美情况。获准后，10月23日周三，金德和妻子来美拉扎德，但只许金德拜见半小时。与他交谈过程中，巴巴笑容满面。头天巴巴经历了严重的肌痉挛，

可金德为他检查后，说：“巴巴，没有任何患病迹象。您的体况相当正常。”

当天，巴斯克为巴巴送来米豆蒸糕和咖喱蔬菜（南印度咖喱菜），是他妻子或母亲做的。

25日，纳瑞曼、阿娜瓦丝和恺娣从孟买来到美拉扎德。两天后27日，吉姆·米斯特里来，保·纳图也来美拉扎德，居住一周。

巴巴喜欢开吉姆的玩笑，打趣说：“你的罗姐变成玛司特妮了！现在你怎么办？”

吉姆说：“我很自豪，她是那么深爱您！”

“她就不能找个更好的人结婚吗？”

“找到我是她的好运！我从不阻拦她为您工作！”

吉姆被问及时，讲述了妻子“玛司特妮般”举动的事例。他说，一次孟买的出租车司机大罢工。此事广为宣传，人人皆知。罗姐那天必须去巴巴中心，就照例走到出租车站。她冒着烈日等了四个小时，没有车来，而平常每隔五分钟就有一辆停下。她一心想着去中心，忘了罢工的事儿。有人看到她，提醒她此事，她便走路回家。

巴巴调侃：“总有一天，她也会忘记你！”

吉姆回应，笑称：“若她因想念您而忘了我，我将很高兴。”

巴巴又说：“今天给她写封信，说我对她玛司特妮般的状态很满意。”吉姆照做。

1968年10月27日周日，巴巴最早期满德里之一，78岁的赛勒玛玛，因糖尿病并发症，在普纳去世。赛勒是巴巴的童年好友，1915年12月曾陪巴巴去舍地见赛巴巴，到萨考利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赛勒和他家人曾住纳西科和美拉巴德，直到1949年开始新生活。（注：虽然赛勒是巴巴允许遗体安葬下美拉巴德的人之一，但他的墓不在那里。）

10月28日，查干被召到美拉扎德，接受指示，为12月份的美嬉生日庆祝，还有达拉和阿姆芮特的婚礼准备食物。29日，安得拉邦科弗尔的已故考杜瑞·克里希那·劳的儿子，考杜瑞·帕萨德，带家人到美拉扎德拜见巴巴。考杜瑞·克里希那·劳的去世使他妻子郁郁寡欢。巴巴安慰她：“考杜瑞·劳何其幸运！他为我创建美赫斯坦，他的肖像将永远留在它的门前。那些来美赫斯坦达善我者，将首先看见考杜瑞·克里希那·劳。他将永垂不朽。”巴巴的话给全家人带来甜美安慰，半小时后他们欣然离去。

1968年11月1日，周五早晨8点，哈里·肯莫尔从纽约抵达美拉扎德，居住七天。美赫吉从普纳送他过来，然后同纳瑞曼、阿娜瓦丝和吉姆离去。恺梯也当天乘火车离去。

巴巴会攥着肯莫尔的手，在大厅来回轻快踱步。肯莫尔发现巴巴能这样走，大感惊喜。偶尔，巴巴会叫肯莫尔扶他从椅子上站起，肯莫尔俯身伸出手，巴巴就使劲把他拉过去。巴巴突然展示力量，令肯莫尔大为惊讶。然而时代知晓：“巴巴对肯莫尔隐瞒这个事实：他为了人类的救赎所做的闭关工作，正让他的身体残破不堪，成为对宇宙的献祭！”

巴巴告诉肯莫尔：“你是满德里之一，因此我允许你在我闭关期间居住这里……从明年7月起，你将获准永久居住美拉扎德。”

居住七天后，8日哈里·肯莫尔离开美拉扎德赴纽约，安排移居印度事宜。巴巴指示肯莫尔：“（1969年）7月再来。别等我召你，自己过来。”大家都以为，巴巴在给肯莫尔保证，不会推迟他的来访，可实际上巴巴开始暗示完全不同的事情。

巴巴指示肯莫尔，一回家就写信给他。1969年1月2日，肯莫尔写信感谢巴巴允许他来印度：

因为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身体舒适，我在美拉扎德住得极为愉悦舒服。实际上，对我体贴入微的关照，让我真正感觉在家一样，世界上唯一感觉像“家”的地方！总之，我在那里很开心，而要是没有您的帮助，也很容易离开，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我的逗留必有始亦有终，我欣然接受。

最亲爱的巴巴，我何以估量这次对你的拜访？我只知道，那是我唯一想去的地方，因为有您在。因为您在，世界不在；因为您在之处，别无其他。我只知道，和您在一起，我是在宇宙中唯一的至高无上地点；真是福星高照、荣幸之至的家伙……我离开时带着自发的决心：彻底服从且臣服于您的希望和旨意，是我人生中的唯一道路和目标。

最亲爱的巴巴，当您提到，我可于1969年7月永久居住美拉扎德时，我的心欢喜雀跃，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的唯一目的和抱负——因为没有值得过的生活，除非和您在一起。

1968年11月3日，埃瑞奇致信艾伦·科恩、瑞克·查普曼和罗伯特·德雷福斯：巴巴希望他们把他的一则讯息，传达给美国和英国大约20名主要的年轻爱者工作者，他们在负责启动巴巴名下的项目。埃瑞奇的信中写道：

这是至爱巴巴布置给你们的一项重要而又愉快的任务。巴巴希望你们把他的如下讯息，传达给美国和英国所有主要的年轻爱者工作者——那些负责启动巴巴项目，并激励他人团结在他们身边者——你们要传达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如下讯息：

“你们为我所珍爱，我很高兴你们如此主动地响应我的名和工作。时间已到，世人很快将知道：我就是至古者。”

当然，讯息同样适用于你们三位。你们若能打印一份这些年轻的巴巴爱者工作者的姓名地址，并寄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名单由许多20多岁的英美年轻人组成，但其姓名、信件及内容保密，不予公布。年轻工作者们要给印度的巴巴回信，概述他们在当地传播巴巴的名与讯息的工作，汇报当前项目和计划的细节。

期间在南印度的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写信给巴巴，请求为他的新书《印度之力量》授予讯息。尽管有通讯禁令，11月5日巴巴听了他的信，指示阿迪寄去多年前巴巴授予的这则讯息：

我曾是罗摩，我曾是奎师那，我曾是这样，我曾是那位，现在我是美赫巴巴。居住这血肉之躯里的我，是同一位至古者，唯一被永恒崇拜又被忽视，被永远纪念又被遗忘者。

11月6日，玛妮说服巴巴在五张大照片上签名，作为特别礼物。事后表明，这是巴巴最后一次签名。

1968年11月8日，周五上午9点，阿迪、巴斯克和瓦曼被召到美拉扎德。巴巴同他们商议办公室工作，并重申他的显现时间快到了。阿迪和巴斯克受令，要格外警觉重视巴巴的工作，并被要求尽可能“紧守办公室”。瓦曼应当为任何不测事件作准备。“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巴巴如是说——又一次暗示。

在此期间，一个叫鲍勃·罗耶顿的苏非（与艾微·杜思和邓·斯蒂文思有联系）在驻韩国的美军服役。因为他能否参加1969年撒晤斯很成问题，11月8日阿迪致信邓·斯蒂文思，巴巴同意见罗耶顿，要求安排在12月25日至30日之间，他们俩一起来见半小时。他们要于上午9点到，拜见巴巴后立即离去。

阿迪致信邓·斯蒂文思：“若鲍勃·罗耶顿不能随你过来，你们必须一起放弃本次访问，你和罗耶顿应当于1969年夏，和其他西方爱者一起来参加达善。”因罗耶顿从部队请假颇为棘手而且延期，巴巴最终宣

布他们不再可能过来，捎讯邓·斯蒂文思要顺服于他的意愿。

1968年11月9日，周六上午9点15分，伽吉瓦尼家人再次获准见巴巴，纳瑞曼·伽吉瓦尼的妻子克姬及岳母同行。巴巴和他们谈了20分钟。告诉他们：“你们很幸运。因为达达（基申禅德）对我的爱，你们今天获得私下会谈，而别人都不许。现在你们有愿望就提，因为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来。（1969年）4月10日至6月10日来达善的人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纳瑞曼·伽吉瓦尼请巴巴赐福。巴巴对他说，他父亲在巴巴里面很快乐，谁都不应为他悲伤。纳瑞曼告诉巴巴，他父亲给巴巴留下一笔钱，并希望用该款邀请悉地克·斋普里·卡瓦尔，于安排的1969年2月7日赴美拉扎德演唱。

11月10日周日，按巴巴意愿，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保持沉默。

阿迪办公室的主要助手，是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10日，为换个环境，费拉姆来美拉扎德居住三周。每年这时候，巴巴都会召他。他来了，巴巴会指示他：“你在阿美纳伽总打字，现在这里休息一段。”可难免总有种种工作要做，费拉姆只好将“度假”用于打字。他在阿迪办公室已工作多年，对巴巴的爱堪称楷模。费拉姆为人直率，生活习惯简单，对阿迪帮助甚大，负责信件、电报和通告的归档与保存。巴巴曾对他透露，他往世曾是瑜伽士，并对他保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所言属实：今生是他的“最后一世”。

费拉姆常说：“灵性无非是麻烦！”他还抱怨其他满德里说谎或只说一半真相，对新爱者只讲述巴巴甜美慈爱的故事——而不讲满德里必须经历的“碾磨”。

最近美国在举行总统竞选。消息传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费拉姆不喜欢他，想知道巴巴怎能让这样的人当总统。巴巴告诉他：“没有配得者可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唯一人选。”

前一次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中，以微弱劣势输给约翰·F·肯尼迪，巴巴提到尼克松注定要当总统。1964年尼克松出席纽约世博会时，曾与美赫巴巴的名有过一次小小“邂逅”。简·海恩斯和女儿文迪，正要离开巴巴展台所在的美国室内设计展馆，此时看见尼克松被人群围着，给人签名。简往他手里塞了一份《宇宙讯息》让他留着，可尼克松几乎没瞥一眼，就在巴巴名字上方签了名，将册子还给简。

每天上午，巴巴坐抬椅里，由四名园艺少年抬到大厅。他在大厅里，会在卡卡和弗朗西斯的协助下，从抬椅站起，然后入座。离开回房间时，巴巴不靠帮助自己起身，由卡卡在一边，弗朗西斯在另一边，扶他到抬椅前。

一天上午 11 时许，如往常一样，巴巴试着靠自己从座椅上站起，却做不到。他试了两三遍，都失败了。他看着费拉姆，评论：“这是我个人悲剧的开始。”

1968 年 11 月 13 日周三，他对满德里宣布：

“我显现的日子正快速临近，我只对美婊提过我打破沉默的时间。我的显现时期将持续 14 年，之后我离开肉身。因此，本次阿瓦塔的显现将是最伟大的。”

（注：1926 年 1 月 23 日，几名阿美纳伽信徒听说巴巴去世的谣言，来到美拉巴德。巴巴评论：“即使天塌地陷，我也不会在未来 26 年内离开肉身。之后我是否离开肉身，将取决于我的意愿，但我 90 岁以后，不会和这个身体保持联系。”1960 年代，巴巴有一次表示他会活到 90 岁。也许他的意思是，尽管他离开肉身，依然亲身为宇宙工作，如在肉身中一样。）

11 月 13 日下午，巴巴澄清满德里的意思和地位，表示：

“只有这些年来一直跟随我同甘共苦的少数男女爱者，才是我的满德里。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之外的其他人，是我的爱者。

“我将满德里仅排在美婊之后，然后是爱者，再后是世人。每天雷打不动，我祈求自己关照美婊、满德里、爱者和世人，按此顺序。”

巴巴未提及向自己祈求什么，但强调说：

我是伟之最伟。高荷叫我，让宝和家人在阿美纳伽住一个月。我不同意，因为宝属于满德里，而我的满德里非同一般。同理，考虑到弗朗西斯是我的满德里，伴随我服务我多年，我不许弗朗西斯回澳洲照管阿瓦塔之寓及地产。

凯克巴德也是我的满德里，尽管他有神圣内视、身体残疾。所以我不打发他去美拉巴德和他家人住山上。

这些年来，我牢牢抓住满德里，而满德里过去服务我，现在出色地服务我。他们不会像基督的使徒那样让我失望。

我是最伟大的阿瓦塔，因为我的显现将是我在肉身期间。接下

来六个月内，将有机会导致满德里离弃我，但我不会允许此事发生。同样，我希望满德里抓紧我的衣边。

在我的显现之时，我的满德里将在我身边——除了显现之前将去世的两三人。

多年前巴巴曾预言：“将有 14 人伴随我到最后。”在这个特定时期，显然有 14 人伴随他在美拉扎德，其中 6 名女子：美嫒、玛妮、娜佳、高荷、美茹和拉诺。8 名男子是埃瑞奇、彭度、拜度、卡卡·巴瑞亚、凯克巴德、阿娄巴、宝和弗朗西斯。

在巴巴授予的日常个人指令的范围内生活的其他人，包括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帕椎、希度、曼萨丽、瓦露、苏希拉（韦希奴表妹）和凯克巴德家人。库希如大院的满德里为大阿迪、他妹妹朵丽、邓肯、费拉姆和喀邱瑞家人；萨若希和查干居住阿美纳伽。

在此期间，每到周日，希拉和美赫纳施会轮流去美拉扎德吃午饭，由瓦曼·帕达勒骑摩托车送去。11 月巴巴召见美赫纳施两次，希拉一次。

美赫纳施最后一次拜访时，巴巴要他讲个故事，再为他按摩腿。巴巴亲吻他，给他帕萨德，说：“美赫纳施，你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伴随我。本月我召你两次来这里，是你的好运。今后，我将处于闭关，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见到我。”

1968 年 12 月最后轮到希拉时，她同巴巴和女子们吃过饭后，巴巴亲吻她，示意她离去。她正走开，巴巴出来到门廊，招呼她回来。拥抱她后，巴巴说：“这是我招待你的最后一顿饭。这样的机会你不再有。这是我给你持续终生的帕萨德。永远记住。”

美嫒随巴巴出来，翻译他的手势。巴巴谈到美嫒，继续说：“世上有许多爱者，但无人像美嫒。她的爱特别。她是我的拉姐。她的爱无与伦比，我顶礼之。”巴巴向她俯首致意，美嫒拥抱了他。

巴巴问希拉：“我没召见你母亲，她难过吗？”

“很难过，巴巴。她声称您不想见她。”

“不是那样。你和美赫纳施年轻，可以坐瓦曼的摩托车后座。她不可以。告诉她，我始终和她同在。我经常想到她，爱她。她真正了不起。你现在不懂，等你长大后，将会明白。你有一位很好的母亲。告诉她，我将很快召见她。”

1968 年 11 月 17 日周日，巴巴召见阿美纳伽中心的主要工作者，

同他们商议给阿美纳伽地区、奥兰加巴德和比德的爱者施达善（参会者是：阿迪、萨若希、查干、帕椎、兰格勒、瓦曼、巴吉拉施、鲁斯特姆·卡卡、马尼克和巴德）。会议决定，在明年夏季赴古鲁帕萨德之前，巴巴将于1969年2月1日至10日，在美拉扎德给他们施达善。（注：1968年12月3日，巴巴更改日期，将阿美纳伽地区达善期缩减到三天，从1969年3月1日至3日。）

在此期间，巴巴接受了阿美纳伽爱者的一项谦卑服务，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他和满德里送食物到美拉扎德。一个周日，帕萨迪的巴德·普里得送食；下个周日，朵拉特山庄（当地餐馆和旅店）的琵拉麦送食；普雷姆·基纳尼的妻子姬佳，偶尔也送午饭。一次，巴巴要考姬拉为他送豆糊。后来，按指示，查干开始为巴巴准备食物，每周日送到美拉扎德。每隔一周，拉玛会为巴巴和满德里送来布加，每周一次送查那-巴吉（用鹰嘴豆绿叶烹制），还有巴巴时不时要的其他食物。

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因为属于最后的日子而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回忆被铭刻在相关爱者的脑海和心灵中。巴巴也饶有兴致，每当食物送到，他会问：“下周日轮到谁送？”

11月19日，巴巴让乌莎·巴斯克送散巴菜（南印度咖喱菜）和米饭。她送去，但巴巴吃了两口，就说：“我饱了。”这让人惊讶，因为巴巴一向很喜欢这道菜，可他健康不佳，没食欲。

那天后来在大厅，巴巴指示费拉姆速记写下，他对埃瑞奇翻译的一段哈菲兹偶句，其描述了无限真空状态。巴巴译文如下：

“无寓乃吾寓，
无迹乃吾迹，
吾身不存在，
吾心不存在，
神亦不存在！”

巴巴又说：“每个人在证悟前都必须经历该状态（涅槃），经历此阶段后立即证神。”

接着评论：“连我对哈菲兹的这些诗句都无可挑剔！”

巴巴的贫血症似乎日益严重。期间，接到消息，埃瑞奇的舅父美赫吉·萨达病重。11月19日，他入住布思医院，21日接受输血。盖麦和美赫吉从普纳来，帮助照顾他。次日美赫文被召到美拉扎德，那天恰好是

他生日。美赫文对巴巴讲起，美赫吉玛玛病危，接受输血后得以改善。巴巴问道：“为何不给我输血？”

满德里没有当真，埃瑞奇幽默地回话：“神人怎么能用常人的血？”

“为啥不？”巴巴反问，并说：“即使用常人的血，神人的地位也丝毫不变！”当美赫吉·萨达不得不再次输血后，巴巴又问为何不给他输一次血。

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去年一直住美拉扎德，表面上要照顾凯克巴德和协助高荷。她的喉咙腺体肿大，格兰特医生建议她去孟买检查，以确认不是癌症。尽管阿露医生不想离去，巴巴于11月底将她打发走，承诺很快会于1月召她回来。

后来12月，高荷对巴巴说：“我们需要她（阿露）。干嘛不召她来呢？”

巴巴回答：“时间一到，我就召她。”

11月26日，巴巴感到不适，由满德里给予灌肠。28日，阿迪的旋转办公椅被送到美拉扎德，巴巴可以坐上面，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12月3日，巴巴在房间，坐便携式马桶上时，遭受一次严重的肌痉挛。肌肉突然收缩，很快且非常疼。他脸色苍白，有段时间停止进食。满德里常请求他吃得丰盛些，这样他的身体才能承受将来达善的压力；可每当提起此事，巴巴总是毫不在乎地说：“施达善对我不是大事！别担心，我会施达善。”

为了美赫普里和瑙兰伽的那年法会（集会），巴巴派萨若希、查干和达克夫妇，代表他参加。他们回来后，巴巴于12月8日上午9点半，将达克夫妇召到美拉扎德，他们汇报了此行情况。哈默坡巴巴爱者的爱，给桑吉瓦妮留下极深印象。巴巴回应道：“人们若想目睹我的里拉（神圣游戏），就应当去安得拉或哈默坡。”

普纳赛逊总医院在庆祝成立100周年，百年院庆为期十天，筹办处秘书G·S·穆塔里克教授，致函巴巴请他祝福院庆。巴巴（于1968年9月10日）授述如下讯息：

我把我的祝福送给贵院的行政、医务和工作人员。我，世界的救主，在此降生于世。

10月3日，佳尔来美拉扎德，领取1000卢比捐款以及巴巴授予的讯息，带给赛逊医院。

1968年12月1日，周日下午5点，主要纪念活动在毗邻医院的附

属学院礼堂里举办。拉姆·金德医生、大阿迪和萨若希发言，之后主讲者杰贾南丹·杜布致辞。当天巴巴致电佳尔，由金德医生向在场者宣读：

我把爱之祝福送给在普纳赛逊总医院百年院庆期间，相聚B·J·医学院礼堂聆听我古老爱与真理讯息的你们，以使你们证悟真我，并知晓何为真知、何为真能、何为真爱。

12月9日下午6点，举办另一场活动，为刻有巴巴诞辰日的大理石碑揭幕，石碑安置在巴巴出生的医院建筑外墙上，主要归功于佳尔的努力。查干用印地语诵读《大师祷文》，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的副议长，K·T·杰梅，为石碑揭幕，上面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刻有碑文：

阿瓦塔美赫巴巴

1894年2月25日

生于赛逊总医院

此时呈递巴巴给医院的捐款。之后，阿迪致辞。

这样，1968年间，普纳举办两起百年庆，一起在巴巴出生的医院，另一起在他曾就读的圣文森特中学。

12月8日，西孟加拉的巴巴爱者组织特别活动，庆贺碧谷姆·阿克塔的加尔各答之行。巴巴给他们寄发此讯：

神人来到人类中间，赐予他们对神的爱，并使他们觉悟该事实：惟有神真实，其他皆幻梦。

穆提从加尔各答写信来，就个人事务征求巴巴建议。巴巴电复：“按心灵的指示去做。”

1968年12月11日，巴巴为次年75岁生日授述此讯，但指示阿迪要于1月之后再印刷发布：

为了我会给你的而爱我，根本不是爱我。为了你自己得到什么而为我的事业做出牺牲，就好比盲人为视力牺牲眼睛。我是值得爱的神圣至爱，因为我就是爱。为此而爱我者将被赐予无限的视力，看见我的真实面目。

巴巴的血样和尿样曾于11月28日寄往普纳的红宝石诊所，检验结果不确定（样本可能在途中变质）。12月5日由邓肯另送样本后，结果令人担忧。病理学家R·N·伊恰珀芮医生（女士），写信通知高荷：巴巴的血红蛋白浓度低至7克（正常值14），血尿素达148毫克（正常值20-40），表明身体新陈代谢的废物未通过肾脏正常排出。伊恰珀芮

医生写道：“巴巴正以每周 2 克（12%）的速度损失（血红蛋白）。他急需输一次血，按周间隔再输两次。”

咨询了格兰特医生，他看到化验报告后，简直不敢相信。他问邓肯，巴巴神志清醒否。邓肯回答，巴巴神志完全清醒。格兰特医生要求 12 月 13 日第二次抽血检查，认为第一次可能有误。这次虽然血尿素水平是 97 毫克，血红蛋白则是 5.8%。并无失误。尿素和血糖水平显示有所改善，但血球计数非常令人不安，急需输血——正如数周前巴巴提示的。

13 日上午，阿迪去美拉扎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房间见到巴巴。他的身体状况一点都不好。埃瑞奇、弗朗西斯和宝，帮助他艰难地站起。”

12 月 15 日，周日早晨 7 点半，格兰特医生带助手从普纳来到美拉扎德，给巴巴输血，并且做了心电图（注：巴巴的血型是 AB 型，万能受血者）。美赫吉带瓦迪亚医生和伊恰珀芮医生过来，阿迪和邓肯也在场。

输血期间，巴巴心情甚佳，对格兰特医生简短开示：***“虚伪在当今世界达到顶峰，我是来摧毁它的！世界的（物质）进步将被维持，但与之同时，人类应当在道德和灵性上得以发展。”***

两天后，再次验血，虽然血红蛋白改善，尿素水平依旧。埃瑞奇提议叫金德医生从孟买来，他 19 日抵达。巴巴肤色苍白，脚踝周围肿胀。他坐不起来，四肢会痉挛。还时常昏沉欲睡。可金德在的半小时内，巴巴的健康改善，几乎跟平时一样。为他检查后，金德未发现异常问题。巴巴的血红蛋白是 8%，金德说并没有如伊恰珀芮医生怀疑的内出血迹象。他不认为巴巴需要再输血。当天金德返回孟买。

然而，巴巴的健康确实恶化。如前所述，每天下午他独自在房间工作 20 分钟，常以拳捶击他的腿和胸部。终于，12 月的一天，他太过虚弱，无法这样做。他的虚弱是由于工作累积的压力。

因此，巴巴让宝陪他在房间，命令宝在他工作时，捶击他的腿和胸。巴巴的腿坚硬如石，实际上让宝捶击巴巴的身体，会敲得很疼。宝还想他给巴巴带来伤痛，于是有一天，他轻轻击打巴巴的胸口。巴巴开始自己捶胸，增添了他的痛楚和虚弱。宝重新使出最大的劲捶击他，一直做到 1 月 30 日——巴巴工作的最后一日。

巴巴做宇宙工作期间，表现得全神贯注，被其消耗。他的眼睛会睁着，人却在别处。比如，一天巴巴在捶击他的腿时，宝看见巴巴的指甲处开始流血。巴巴并未停止，毫不在意。

12月19日，美国弗吉尼亚海滨市的著名预言家埃德加·凯西之子，休·林恩·凯西，致信大阿迪表示，他将于1969年2月带其灵性协会的一批学生来印度，若有可能，希望来见美赫巴巴。阿迪回信说，巴巴目前在闭关，未安排会面。（注：埃德加·凯西（1880-1945）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接受东方的“羯磨”和“转世”信仰。休·凯西可能是通过弗吉尼亚州附近汉普顿的亨利·卡绍提小组听说了巴巴，因为亨利曾把《神曰》捐给凯西协会。）

12月20日早上7点，美赫吉又送格兰特医生，和伊恰珀芮医生一起，来给巴巴第二次输血。巴巴在他面前很愉快，也对他解释了多个灵性主题。巴巴说：“**我是被期待者，于我仍在肉身期间，也将成为被接受者。我显现时，众生将知道我。可现在就知我爱我者，才真正幸运。**”

格兰特医生为巴巴做了心电图，说显示正常。一小时后他跟美赫吉离去，伊恰珀芮医生留下，直到整整一品脱的输血完毕。美拉扎德的司机优素福，随后用迪索托车送她回普纳。

高荷日夜忙碌，照顾巴巴；服务非常累人。埃瑞奇提议叫霍桑·巴如查医生从瑙萨里来协助高荷，巴巴却回复：“现在不行。时机合适，他自己会来。”

在此期间，巴巴批准给弟弟小阿迪之子，24岁的达拉，和库玛之女，18岁的阿姆芮特，在美拉扎德举办婚礼。连续数日，彭度、埃瑞奇和玛妮忙碌安排两天的婚礼事务。萨若希、纬露和大阿迪也积极从事这些安排。

1968年12月12日，给受邀者寄发通告：

至爱巴巴授予如下规定，要求1968年12月22日和23日来访美拉扎德的全体爱者予以遵守：

- 1) 谁都不得达善巴巴。
- 2) 谁都不得拥抱他。
- 3) 谁都不得献花环给他。（鲜花可放在他身边。）

4) 22日上午，各爱者从他跟前逐一走过（先女子，后男子）。巴巴说，若心情允许，他会让爱者吻他的手；否则，各爱者只应当合掌向他鞠躬。

给女巴巴爱者的附加指示：

- 1) 谁都不得拥抱美嫒、玛妮或其他人。
- 2) 不当有握手、吻手或欧弗纳（overna）。（注：欧弗纳指一

种印度习俗，将指关节放在太阳穴，该姿势表示承担亲爱者的痛苦，或祈佑此人不受邪恶影响。）大家应简单地合掌说“捷巴巴”，来问候美娒和其他人。

3) 谁都不得献花环给美娒（即不得将花环挂她项间）。但可以用手献花。

12月18日，库玛、苏芭卓带儿子，和女儿阿姆芮特，抵达美拉扎德。安排住宿宝的房间。宝搬走和埃瑞奇住。

两天后20日，小阿迪和家人从伦敦回国。随行者有32岁的安·伊芙，道格拉斯和莫莉·伊芙的女儿，过去在他们楼上公寓住了近十年，成为全家的亲近朋友。小阿迪在美拉扎德居住几天，后来住丙伽；芙芮妮和希琳，随芙芮妮的母亲和兄弟住丙伽的家中；达拉和安，住萨若希和纬露家。最初婚礼日期定在11月，但阿迪写信说6月会更方便，因那时希琳正值学校放假。巴巴不同意，但答应可于12月举办，期间希琳有圣诞节短假。尽管巴巴答应推迟，他评论说：“我将不得不调整我的工作。”

在美拉扎德主屋对面的花园，搭建了罩篷，可容纳近300把椅子。一切尽善尽美，包括安排了午宴。邀请孟买、普纳、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的亲近爱者来两天，晨来晚归。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住在美拉扎德，恺娣和蔻诗德亦是。

尽管巴巴健康糟糕，他同意这些庆婚活动，实际上希望举办之。这是他的慈悲，以最后一次给亲近爱者施达善，因为他知晓：对于大多数在场者，这是他们见他的最后机会。

次日12月21日周六，小阿迪一家和安·伊芙来见巴巴。这天也将是新郎和新娘的首次见面；可阿姆芮特一到美拉扎德就发热病倒，故她和达拉当天并未见面。

12月22日周日，是庆祝首日，可谓三喜临门：纪念美娒生日，达拉和阿姆芮特的订婚日，亦是达达禅吉家四个孩子的皈依礼日。哈沃维和霍桑·达达禅吉原先通过阿娜瓦丝请求巴巴，于1969年5月在古鲁帕萨德，为10岁的儿子拉约曼德和7岁的女儿美赫茹柯，主持圣线仪式，但被巴巴否决。他们随后请求在美娒生日时举行，对此巴巴答复：“卡布尔（同意）！”

他问道：“还有同龄孩子吗？最好同时举办。”于是达拉·达达禅吉的6岁儿子诺扎，和朵丽·达斯托的姊妹罗珊·伊朗尼之女，7岁的美

赫娜丝，也包括在内。

那天上午，近 200 名客人乘巴士来到美拉扎德。巴巴在房间，坐入轮椅，由埃瑞奇和宝推到门廊。受到“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反复欢呼迎接。活动一开始，对美嬉唱《生日快乐歌》。达拉坐在门廊，很快女满德里将阿姆芮特送出。小阿迪朗诵弗朗西斯为美嬉生日写的诗。晨间给巴巴念过此诗，他希望客人们听一听。

达拉和阿姆芮特交换戒指：巴巴先触摸戒指，让他们当他的面为对方戴上手指。之后，四个孩子穿戴圣线礼服，走向巴巴。巴巴用这句简洁的祷文祝福他们：“噢 - 阿乎拉玛兹达，主琐罗亚斯德，阿瓦塔美赫巴巴！”然后他的这则讯息被读出：

宗教仪式非但没有使人摆脱摩耶，反而把人牢牢束缚于摩耶。我是来让人们废除仪式的。神只有通过爱才能获得，因此，要越来越爱我，直到你们认识我是谁。

考姬拉和鲁斯特姆·卡卡各唱一首歌，之后达善开始。巴巴坐轮椅在门廊上，全体合掌从廊下逐一走过。施达善期间，巴巴似乎“遥不可及”，很少直视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不过他往胸口来回摆手，接受他们的致敬。其间，他评论：“好好看我。我在普纳施达善时，你们将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

每人轮流过后，巴巴被推回房间。为客人供应自助午餐。原先考虑到巴巴的健康，似乎不可能让他坐到活动结束，可令人惊喜的是，他比原计划在门廊度过更多时间。回房间后，巴巴召见美赫吉，他目睹巴巴如此虚弱不堪，不禁潸然泪下。

12 月 23 日上午 8 点，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家，纬露别墅，达拉和阿姆芮特举行民间婚礼。之后他们去美拉扎德，如昨日 200 名宾客所做的，接受巴巴的祝福。活动开始前，巴巴召普纳工作者——萨达希乌·帕特尔、索曼和卡姆卜里——去他房间。萨达希乌见巴巴健康如此之差，不由失声痛哭。巴巴安慰他：“我很快会好转，给我的爱者施达善。”

尽管病情严重，巴巴却同大家开玩笑，活跃气氛，并佯装他的身体虚弱并无大碍。然而，爱者们亲眼看得出他的病况，“达善”了他的苦难。

巴巴坐轮椅被推到走廊，祝福阿姆芮特和达拉。萨若希的小孙女，霍麦，表演舞蹈。他们带了磁带录音机播放伴舞音乐，却出故障，于是萨若希的女儿谷娜只好拍手打节奏。

巴巴对聚会者说：“记住，你们看见的这个身体不是我。我是海洋——无限爱洋。向世人表明我是阿瓦塔的时间已到。”

随后趣事发生。数日来，卡卡开始表演“独门儿”克坦。他会拍着手，重复呼喊“呼，呼，呼！”使得满德里和巴巴爆发大笑。卡卡走上门廊，开始唱克坦，库玛和埃尔查·米斯特里加入他，在场者畅怀享受。

巴巴的双胞胎侄子，鲁斯特姆和索拉伯，同朋友合唱了几首幽默曲，使巴巴大笑。一首是《木桶有个洞》。过去，两个男孩相当胖，巴巴建议他们减肥。这次他们瘦多了，让巴巴满意。

大群爱者又上前达善。回房间前，巴巴说：“你们大家多么幸运，今天达善了我，”并打手势：“我的时间已到。”

再次招待自助午餐。

后来，巴巴召孟买的芭派和美赫·德赛到他房间。按巴巴希望，美赫德赛当了医生，她想永久住美拉扎德服务他。巴巴告诉她：“暂且继续做本职工作；以后我们再看。”她若愿意，巴巴允许她出国深造。

午饭后，全体客人回家。

除了给亲近爱者施达善外，美赫巴巴安排本次婚礼的一部分工作，可能是终止种姓和宗教偏见。因为达拉是琐罗亚斯德教徒，阿姆芮特是印度教徒，而跨种姓婚姻在当时的印度极不寻常。若是平常婚姻，巴巴也许不会同意在他病情最严重时举办。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历史性时刻，可作为子孙后代的榜样。

婚礼后，24日蔻诗德、恺娣和娜格丝回孟买。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在美拉扎德住了三周。小阿迪、库玛和苏芭卓，阿姆芮特的父母，于26日离开美拉扎德返回德拉敦。

婚礼后，达拉、阿姆芮特、芙芮妮、希琳和安·伊芙偶尔获准来美拉扎德看巴巴。阿姆芮特要和达拉一起移居伦敦，住小阿迪和芙芮妮家。

12月24日周二，德拉敦的克基·纳拉瓦拉，带妻子芙芮妮、儿子铎希文，来到美拉扎德。巴巴问候夫妇的健康，他们见巴巴自己病危却慈爱关心他们，不禁落泪。

话题转到铎希文找一份最佳工作，巴巴给他们提了建议。他面临多种可能。一个是为《印度时报》工作，另一个为印度航空公司。克基希望他在部队工作。巴巴问年轻人：“你想要哪个？”

“巴巴，您决定。”铎希文答。

巴巴问满德里，埃瑞奇说：“巴巴，他手中有笔（对写作感兴趣），那为何不选《时报》？”

巴巴赞成，对饶希文保证：“我始终与你同在。”饶希文在《时报》工作了一年，后来在印度航空公司获得更好的机会。

12月26日开始，巴巴的肌痉挛加剧。时常一有动作，就触发痉挛。到月底，他的血红蛋白一直保持在10%，而尿素水平仍高达136毫克。

金德医生来信说，他对此很担忧，不理解其病因。但12月20日第二次输血后，巴巴命令不应再请医生，除非他要求。高荷担心他的尿素水平，故让邓肯过来，为巴巴做体检。每当满德里提起普纳达善的话题，巴巴会随意地回应：“不要为之担心。”有几天，他没出现痉挛，可之后会复发。巴巴常对满德里说：“时间很近了。”

1968年的最后日子，就这样在痛苦中度过。巴巴让他的身体被无限苦难之磨坊碾碎，男女满德里都非常焦虑，关切他的脆弱健康。然而巴巴依旧掩饰他的实际身体状态，表示：“**不要忘记我是神！我知晓一切。只管照我说的做。**”

他解释道：“**我的宇宙负担压力反映在我身体上。闭关工作的压力严重，对我身体的影响也严重。不过，虽然影响的是（我的）人身，原因却是神圣的，因而掌握在我手中。**”

他最后说：“**我采用人类之形体以承担人类的苦难。**”

最后的日子

小阿迪从伦敦带来一面古董铜锣，挂在巴巴卧室门外。一听到锣响，埃瑞奇和宝就会冲到巴巴的房间。男女满德里这个时期都竭尽全力服务巴巴。通过变得完全无助，巴巴给了他们这种服务机会。

美赫巴巴为人类受苦的无限悲歌在新年唱起，其回响也完全依照神人的意愿。宇宙的脉动依赖阿瓦塔的意愿；但为使它的跳动正常，阿瓦塔承担起宇宙苦难。然而，目睹巴巴这样受苦，却让满德里心疼。惟有通过他承受无限痛苦（连这也是在沉默中），世界的脉动才保持稳定。这全都是按照他的意愿——裹在无限极乐和无限痛苦的外衣中。

1969年1月1日，星期三，安得拉的钦塔·萨瓦·拉奥，麦吉提·拉玛·莫罕·拉奥和玛尼克亚拉·劳，经巴巴许可，从安得拉来到美拉扎德。上午9点，巴巴坐轮椅进入满德里大厅。他对三人在维杰亚瓦达以他的名义所做的工作表示欣赏，说，“时间近了。你们真幸运，我见你们三位。”巴巴问询了玛尼克亚拉的个人及家庭情况。在巴巴身边度过半个小时后，三人离去。

印度及印度以外地区的其他亲近者，也请求获准见巴巴，但他给他们发去如下讯息：“来普纳。那时我就不闭关了。”

1月2日，又取了血样和尿样送往普纳医院化验。因尿素水平依然很高，格兰特医生回执建议高荷限制巴巴的蛋白摄入。应停止服用肝浆和骨汤，还应巴巴的前列腺做检查。

于是1月4日，把阿美纳伽的G. V. 凯特卡医生请到美拉扎德。他发现巴巴腹部轻微膨胀，但未有积液迹象，前列腺未增大，平坦紧实。鉴于居高不下的尿素水平，凯特卡医生只好建议多项泌尿检查。

1969年1月5日，星期天，下午，一位名叫玛丽·罗丝琳·班尼特的澳大利亚年轻女子，出乎意料地来到美拉扎德。她来自悉尼，从那里的一些年轻爱者那里听说巴巴。玛丽看上去象个“嬉皮花孩”，搭便车在印度旅行。她赤足从阿美纳伽一路走到美拉扎德（相距9英里），肩挎一把吉他，名义上是来送丽和史蒂文·卡姆贝尔夫妇制作的巴巴海

报。她受到玛妮的接待，还为女满德里唱了一首歌，后来又被带到巴巴卧室，边弹吉他边为巴巴唱了首歌。巴巴称玛丽为“女玛司特”，看了卡姆贝尔的海报。还敦促她夏天来参加古鲁帕萨德的特殊达善。玛丽班尼特同天离去，许多年过去，再无音讯。（大阿迪开车把她带到纬露别墅洗浴和用晚餐，之后她乘当晚的火车去了德里。）

萨若希的女婿黑吉·S. 亚丁瓦拉来阿美纳伽参加达拉婚礼。他和妻子古娜每年12月都会来，萨若希和纬露会带他们到美拉扎德见巴巴。黑吉·亚丁瓦拉也是医生，星期天晚上未事先通知就来到美拉扎德。邓肯医生陪同他。黑吉看了巴巴的血检报告，高荷希望他为巴巴检查。巴巴对这种打扰不悦，但同意让医生见他。

亚丁瓦拉医生到了巴巴房间，要巴巴张口，闻了闻。他一时疏忽忘了带听诊器，巴巴指示他把耳朵贴在巴巴胸前听诊。之后，他又问了两三个问题，巴巴通过手势做了清晰回答。亚丁瓦拉走出房间，对高荷和埃瑞奇说，他甚是惊愕，因为血尿素这么异常高的人，根本不可能意识清醒，更别说辨别力，整个房间都会充满难闻的气味，而这里情况却不然。巴巴意识完全清楚，口里也无臭味。

亚丁瓦拉医生叫道，“这真是离奇！但巴巴不适合再住这里了。得送他到普纳，做全面检查。”

因此，男女满德里力劝巴巴去普纳，不必按常规等到三月底，但巴巴回答，“你们若想让我离开肉身，就带我去普纳！否则，就别提去的事儿。”

就是在这个时候，也许是为了解除满德里的担心，巴巴开始提出躺着施达善。“我要是躺着给我的爱者施达善，会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满德里回答，“当然没有，怎么会有问题呢？您的爱者唯一在乎的是让您高兴。”

然而巴巴的健康恶化状况令满德里担忧，他们还是怀疑巴巴怎么可能连续三个月施达善——从4月10日至6月10日。他们担心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那样的压力，但巴巴向他们保证：“给我的爱者施达善，对我将很容易。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会躺着施达善，那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压力。

“这次和之前所有的达善都不同，将是沉默中的最后一次。它将是达善中的达善——无与伦比。

“虽然躺着，我却会很强壮。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因为我的工作，但到那时我的工作就做完了，我的喜悦也会巨大。一个穷人赢了彩票会因好运气激动得倒身死去。我的幸运将在于我的工作完成和对一定结果的知识；但我的喜悦却不会让我瘫倒——那将是我的荣耀。”

1月9日，星期四上午，巴巴坐在外面放松晒太阳时，对小阿迪提到耶稣及使徒。他对弟弟透露，“埃瑞奇是我的彼得。彼得拒绝承认耶稣，但埃瑞奇不会否认我。”

同天，小阿迪的妻子芙芮妮，由希琳和安·伊夫陪伴，在回伦敦前来跟巴巴告别。提及他的健康，巴巴安慰芙芮妮，“别担心。这个月底一切都会好的。”

同一天，一个叫卡西米拉的9岁小女孩来见巴巴。她是住在隔壁拉坦夏·戈亚拉家的帕西农夫的女儿。卡西米拉头天曾和母亲及别的村民来过，埃瑞奇叫她独自一人回来。她坚持要见巴巴，甚至不吃不喝，直到巴巴同意给她达善。巴巴慈爱地会见她，但指示这个孩子，“你已见到我了。现在回去吃饭。”

1月10日，星期五，巴巴的身体明显恶化。他对满德里指出，“我是神，为众生受苦；但如果你们继续象现在这样尽心服务我，我就会好起来。”

小阿迪及家人次日离开阿美纳伽返回英国。临行前，小阿迪落泪。巴巴把他叫到房间，询问原因。“我感到再也见不到您了，”他说。

巴巴回答，“哦，我不会死的。还有14年我才离开肉身。”巴巴之前也曾表示过他会活到90岁。

有一次，巴巴说，“打破我的沉默后，我会继续活上14年。”

埃瑞奇应道，“到时我们都成老头了！”

1月间大约这个时候，帕椎从美拉巴德来访，对巴巴说，“我们都老了！最好关店吧！”

巴巴笑了，答道，“你在说什么？关店？店门正要打开呢！”

巴巴每天都到满德里大厅，但1月12日（星期天）以后，他再未离开卧室。他的状况日益让人担忧。13日，从晚上8点半至次日晨8点45，巴巴逾12小时未排尿。高荷为此给他服药。

1月13日是宝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巴巴慈爱地拥抱他。

1月15日，星期三，巴巴让大阿迪发布如下通知：

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希望他的爱者知道，三年的高强度工作已损坏

他的健康。尽管如此，他仍邀请世界各地的爱者今夏前来达善，因为是他们来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了。

时间和地点已定，普纳滨江路 24 号古鲁帕萨德。然而，在至爱巴巴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他将以什么方式给前来的数千人施达善尚未确定，但会举行。他会施达善。

巴巴说此次达善将是沉默中给予的最后一次——在他道出更新世界的万言之言前的最后一次。

通知进而讲到以下 4 点：

(1) 谁都不得为了人、事或活动写信或发电报要巴巴祝福，而是应满足于这样的知识——他的祝福一直和他的爱者同在。不会将此类通讯传达给巴巴，也不会回执。

(2) 根据阿瓦塔美赫巴巴在 1968 年 11 月 1 日第 70 号《生活通报》所规定的条件，在 4 月 10 日之前，谁都不得试图见巴巴。

(3) 谁都不得给巴巴或满德里和我（阿迪·K·伊朗尼）写信，谈巴巴工作或中心运作的问题，或者打听巴巴的健康，因为时间和情况不允许我们分心。

(4) 通信和电报地址如有更换，通知我即可。

阿迪·K·伊朗尼

1 月 13 日左右，美赫巴巴基本停止进食。出现严重痉挛，极轻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可怕的痉挛。他打手势时，会受到猛烈震击，整个身体从床上弹起！又劝他去普纳，但巴巴回答，“你们要想我现在离开肉身，就送我去普纳！我的情况根本没有医学依据；纯粹归因于我的工作的压力。我让你们叫医生之前，不要再请医生了。”

大阿迪那天来，巴巴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说出来！告诉他们（别的满德里），我是神，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阿迪回答，“巴巴，您是神！”

巴巴随后指出，“我会进入昏迷，但我会回来。”

在场者深感无助，只好接受巴巴的意愿。他为宇宙无限地受苦，这是按照他的慈悲意愿。他的强烈痛苦乃是为了造物界众生的救赎，没有什么真的能帮助巴巴。

受限者怎能帮助无限者？

无限者的喜乐在于承受无限痛苦；

对受限者唯一的要求是
遵守无限者的希望。

这是我们能够给予阿瓦塔的唯一帮助。美赫巴巴的男女满德里难以描述那时他为他的爱者，为世界所经受的痛苦。

他的慈悲无限；他的爱无限。
他把众生的苦难承受于自身，
赐予爱和慈悲来取代。

1月14日，庆祝印度风筝节，巴巴分发传统甜食，按习惯祈祷：“吃甜食，嘴变甜。”他还想起邓·斯蒂文思，这天是他的生日。

1月16日是达克的生日，他给巴巴和满德里送来点心美食下午茶用。给巴巴读了他的短笺，巴巴叫埃瑞奇回复说他的爱让巴巴高兴。

看得出巴巴越来越虚弱了。1月17日，高荷给美赫吉写信，说巴巴感到虚弱，已多天未走动，但每天坚持站立几分钟锻炼。震颤痉挛减少，但时而突然发作。巴巴开始增加饮食，每天900卡路里，液体摄入和排出适量。他的主要问题是上腹部持续压迫和钝痛，有时饭后会增强。恶心呕吐也减轻。他的脚也开始浮肿。过去的12天，高荷隔天给他注射25毫克的苯丙酸诺龙，配合复合维生素及其它片剂。

1969年1月17日，巴巴还为7月份他的沉默44周年，授述如下讯息。这是讯息也是祷文：

“圣父，帮助您的爱子
今年完成您的全部工作，
因为今年7月是他最后一年沉默。”

纳瑞曼和阿娜瓦兹·达达禅吉当晚回孟买。巴巴告诉他们，“回孟买，做完工作，一结束就回来。”离别时，他们万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被至爱拥抱。巴巴虚弱得几乎抬不起手。他坐不起来，由四五个满德里帮助才能坐起来；即便这样他也疼痛无比。巴巴只坐15到20分钟，男子们再帮助他慢慢躺下。因此纳瑞曼和阿娜瓦兹离开前拥抱巴巴时，动作很轻，生怕让他受痛。可让人吃惊的是，巴巴紧紧拥抱他们，这让他们一时惊奇巴巴哪来的这么大力气。他们不知道，但巴巴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拥抱。

一周后，拉诺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她把为小阿迪画的“于奴役中主宰”纹章水彩画拿来，希望寄走前让巴巴祝福一下。巴巴触摸后表示

很高兴，接着打手势，“拥抱我。”[“于奴役中主宰”刻在巴巴陵墓之上]

拉诺后来回忆：“他看上去那么虚弱，我几乎不敢碰他，所以很轻轻地摸他。可他拥抱我时，却是旧时的有力拥抱。”这是巴巴给她的最后一个拥抱。

1月19日，星期天，巴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他已经非常虚弱。有时候，他通过念记一些人名，来膜拜他的爱者，而这种顶拜耗竭着他的身体！

当天巴巴传唤乌莎·巴斯克，叫她再带散巴菜来。这次巴巴非常喜爱这道菜，午餐和晚餐都用了。巴巴在床上用餐，背靠一个枕头，腿下垫着一个。

次日，1月20日，他叫考吉拉做米饭豆糊，尝了一点。还指示拉玛送来炒茄子，巴巴也吃了。巴巴的食欲很小，没有胃口。对食物只吃一点点，很难说服他吃下去，让身体好起来。

有时候满德里服侍他，巴巴会打手势说他 not 饿，叫他们把食物吃掉。埃瑞奇使用计谋，去前先嚼烟草，巴巴给他食物，他就说，“抱歉，巴巴，我刚嚼过烟草。”

高荷给巴巴一个吸管吸食液体。巴巴趁她不备，从中间折了吸管，打手势，“吸不成了；吸管扁了。”找借口不吃。

在那一周，巴巴开始发出“哈啊啊-哈姆”（haaa-humph）声。他过去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这次更为明显。接下来几天，他又这样重复了几次。一些满德里感到巴巴已打破沉默，但宝感到巴巴只是在表明，沉默43年之后，他的声带并无问题。巴巴自己未对此事做出解释。和平常一样，他会用手捂口，好像为防止再有声音跑出来。

1月21日，巴巴被人扶着在床上坐起。他说喉部有窒息感。他困难地呼吸，像哮喘病人一样喘了半小时气。他要来热茶，就着一片贝拉加饮下，感觉稍好一些。

次日晨巴巴起床时，感到轻微的窒息，让人扶着坐起，这天早些时候，高荷已给他服了一片药来缓解不适。巴巴又说，“别担心。即使我陷入昏迷，你也不要担心。几天内我会苏醒过来。”

那一天，巴巴心情极好，早晨和晚间同弗朗西斯和卡卡·巴瑞亚开玩笑。卡卡给巴巴他的“呼，呼，呼！”唱诵，因此巴巴试图让他唱：

“赛巴巴，巴巴简，美赫巴巴齐薄伽梵！”

（赛巴巴，巴巴简，美赫巴巴是神）

埃瑞奇一遍遍重复这句话，但卡卡只会说他最爱的“呼，呼，呼！”在场者无不开怀大笑，美拉扎德多月来的紧张严肃气氛缓解。虽然身体被无限痛苦的重负压倒，但巴巴仍显得快乐，给满德里勇气。

头天巴巴病情严重。今天却显得好多了。邓肯这两天都来，为巴巴做检查，对这种变化表示不解。纬露按巴巴的愿望，送来柠檬馅糕，巴巴吃了。

1月23日，星期四，查干给巴巴送来饭，巴巴吃了一些。这天从下午3点至晚间10点半，巴巴剧痛不止。他一试图放松，就会受到剧烈震击，这使他身体异常僵硬。他的脊椎也僵硬，在床上翻身是一种折磨，尽管男子们托着他的背和身。紧张导致频繁的痉挛，造成呼吸困难，他的喉部窒息感加剧，更增添了痛苦。

晚上9点，高荷感到无助，要埃瑞奇叫邓肯来。埃瑞奇从巴巴身边站起去打电话，巴巴制止他。那天夜里，阿娄巴从10点守夜至凌晨4点，报告说巴巴睡眠休息得好，排尿两次。只是在醒来时有过一次大震颤。宝，彭度和拉诺轮流值守。

1月24日，星期五清晨，给巴巴抽了血样，让司机约瑟夫送往普纳的鲁比·霍尔医院分析化验。阿迪在孟买参加伽吉瓦尼儿子的婚礼；因此美赫吉打电话将化验结果通知邓肯，邓肯当晚把报告送到美拉扎德。格兰特医生说巴巴的血红蛋白（Hb）值是8.5%，尿素80毫克。他建议若血红蛋白进一步下降，应再给巴巴输一次血。并且开了解痉药。

1月24日也是弗朗西斯的生日，他得到巴巴的拥抱。

24日宝守夜时，巴巴对他打手势，“仔细听我的话。我在给你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希望你用诗体写我的传记。”巴巴打手势时，又经受频繁剧烈的震颤。看见巴巴吃力交流带来的痛苦，宝的心碎了。

宝恳求道，“巴巴，别说了。您那么痛苦。等您好些了再告诉我。”

但巴巴继续授旨。震颤时，会停下来，躺几分钟；接着再次开始。目睹巴巴受苦，是宝一生最大的痛苦经历。

巴巴指示：“写800页。要简单，引人入胜。要有趣。要有启发性。用四种韵律写。开篇把五位至师的生平包括进去，还有我父亲的生平。”

“留100页写我的显现。我会给你韵律，以后还会对你讲我的显现。别担心。我会向你解释一切。”

宝听着，没有打断。这种危机时刻问巴巴什么，只会增加他的痛苦。此外，宝想等巴巴好了，再请他解释。

巴巴用了近一个小时传达他想要宝写的，最后，对于宝用印地语写作，巴巴补充，“永远记住，我非常喜爱你写的东西。即使世人找错，你也不要介意。我说的是实话，记住我的话，我非常喜爱你的写作。我喜爱，你还有什么可求的？”

1969年1月24日之夜在巴巴房间的这一幕，将永远留在宝的眼前；惟有他知晓这个泪水故事。《美赫达善》（印地语诗体传记），《美赫普拉卜》（印地语散文体传记）皆是巴巴的最后指示的结果。宝后来回忆：“他希望我写。我这么做，也完成了他给我的最后命令。”

1969年1月26日，玛妮的《家书》寄往世界各地前，读给巴巴听。考虑到他的健康，埃瑞奇指出，“巴巴，您若希望取消临近的达善，仍然是可能的。”

巴巴微笑，回答，“不行，不可取消。我要给我的爱者施达善。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进行。

他反复向他们强调，“只是照我说的做，不管是什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并再次警告：“抓紧我的衣边。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它滑脱。”

埃瑞奇问，“您的书怎么样了？”巴巴让他放心，“在可靠的人手里，”并打了个轻触帽沿的手势。[埃瑞奇指的是美赫巴巴1925-26年亲著的书稿，1958年以来一直未见。根据上下文，巴巴的手势可被解释为大阿迪，在西方，或者由一位西方人保管。]

1月26日，星期天上午，巴巴被移到一张手术床上。巴巴在上面感觉舒适许多，可以调节床的升降。然而从那天一早至中午，剧烈可怕的痉挛每隔几分钟袭击一次他的身体。使他彻底精疲力竭。高荷开了镇静剂，痉挛逐渐减退。

那天上午，巴巴说，“如果我们很快都去古鲁帕萨德，我觉得每当高荷感到必要，就让金德和格兰特医生来会比较方便。”

埃瑞奇说，“好，巴巴，古鲁帕萨德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您告诉我们日期。”

巴巴回答，“只要对你们大家和普纳那边的人方便，哪天都行。但女子们至少需要7天收拾行装。”

埃瑞奇说，“那我今天就把您的决定通知美赫吉和美赫文。”但巴巴制止他，说次日再明确告诉他，给出日期。

1月26日，阿迪从孟买返回阿美纳伽。吉姆·米斯特里的妻子罗姐，听说巴巴情况严重，跟阿迪同行，当天上午到达美拉扎德。罗姐希望留下来，在这危机时期，为巴巴和女子们提供些服务，但巴巴让她回去，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罗姐在库希如大院用午餐时，巴巴给她送来“重要讯息”。让她一定参加1969年3月在古鲁帕萨德举行的达善。第二天罗姐随萨若希返回孟买。

最后这些日子，巴巴饮食好些，8点用早餐。10点以水送服科普兰（一种蛋白混合液），稍后椰水。下午5点至5点半之间用晚餐；常给爱犬马斯坦喂几片羊肉。

应巴巴要求，纬露26日送来柠檬馅糕，巴巴喜爱。

26日下午4点45分，卡卡又用他的绝妙简单唱诵，“呼，呼，呼！”让巴巴大笑。

是夜巴巴睡得好，睡了6个半小时，直到凌晨4点，未受痉挛性震颤骚扰。但早晨6点半至7点15分，他说后腰疼痛。这个期间翻身对他异常困难。不过有时他身体会变得异常轻柔，能自己翻身。

夜间12点半，巴巴通知满德里，他决定不去普纳了，像平常那样3月底去。埃瑞奇感到巴巴旅行需要救护车，那天已开始打听租车事宜。

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巴巴吃了查干准备的食物。阿迪还给巴巴送来治疗震颤的顺势疗药，每两小时服用一次。

1月28日，星期二，从一大早，巴巴就开始受频繁的痉挛震击，这让他精疲力竭。真是可怕的一天。从清晨5点至晚间9点，连续16个小时，巴巴不断受震击，埃瑞奇、宝、彭度和弗朗西斯只得把他按在床上。剧烈震颤耗尽了他的力气，每次震颤他都说后腰剧痛，这是由背部痉挛所致。最后，巴巴身体恢复正常；从晚间9点至凌晨3点半，几乎无有震颤。

鲁斯特姆·卡卡的儿子马尼克，常来美拉扎德，为阿迪办公室递急信或电报。次日，1月29日，马尼克送电报来时，巴巴心情不错，问他，“我的疼痛很厉害，整个重担都在我身上。埃瑞奇跟你讲过我的情况吗？”

马尼克答辩，“巴巴，这都是您的游戏。如果您说身上有大重担，是因为您创造了它。”

这个回答取悦了巴巴，他打手势，“你一分钟就明白了这些人（满德里）40年都不明白的事！”

巴巴向马尼克询问当地的中心及其活动，指出，“凡是我说过话，都会实现。阿美纳伽中心有一天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心之一。你们将很辛苦忙碌。”

巴巴的早餐和午餐正常。当天没有严重的痉挛性震颤，只出现两三次小震颤。关于自己身体痉挛，巴巴终于解释，“这是因为我在加速，以便很快完成我的工作。”

阿迪当天得到指示，电话孟买的金德医生，要他尽快来阿美纳伽小住。虽然已经安排金德医生2月来，在萨若希家住四五天，以便每天到美拉扎德，从上午至下午5点，观测巴巴的震颤或痉挛，但金德说他1月31日中午就来。（满德里当时不知，金德医生1968年12月及1969年1月初，曾几次来美拉扎德；但由于没有巴巴的准许，快要到美拉扎德时，他就让司机调头回孟买。）

照巴巴指示，宝几乎每日给阿美纳伽的家人写短笺（有时一日两次），传达巴巴的命令或讯息。1月29日，他给家人写道：

至爱巴巴的情况很糟，没有改善的迹象。昨天我们都吓坏了。但他是神，他的健康在他手里。他是在给我们服务他的机会。

关于美赫纳施和希拉的未来，交换了数月的意见。即使在病危中，巴巴还牵挂着爱者的实际问题，1月30日下午，他对这两个孩子的未来做出决定。希拉当印度草药医生，美赫纳施大学读理科。（美赫纳施最终学法律，成为辩护律师。）巴巴解释说，“通过当医生，希拉将服务我。我将永远和她在一起。”巴巴让宝宝放心，会为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提供资金。

几个月来，巴巴常给宝宝授述诗行，让他写成格扎尔。1月29日晚，巴巴用印地语授述下面这行诗，希望宝用它作主题，创作一首格扎尔：

“你既已去，我们活着将做什么？”

宝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不久他就会明白。这是巴巴给他的最后一行诗。[这行诗及其它格扎尔诗，后被收进宝的《美赫光辉》诗集]满德里全心集中在巴巴身上，但在他的至高意愿面前，大家都无能为力。

1月29日夜9点，剧烈的震颤持续地袭击巴巴的身体，高荷和埃瑞奇被叫来。埃瑞奇和宝紧紧抱住巴巴。巴巴打手势，“每次震颤都象

电击！”

巴巴的身体已经变得石头一般硬，震动将他从床上弹起。这持续了一个小时，停止了。房间里气氛变了，巴巴的身体变得花朵般柔软，他开始交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向埃瑞奇询问他亲属，阿美纳伽的撒达和达玛尼亚家族，以及普纳他母亲盖麦、妹妹玛奴和弟弟美赫文的情况。埃瑞奇的家人每年巴巴生日时，都来美拉扎德访问一个月。“美赫文什么时候来？”巴巴问。

埃瑞奇说，“今年因为在普纳的达善，他到时得请假（美赫文在美赫吉的纸厂工作）帮忙，所以没计划2月份来。”

“不行，他2月应该来，”巴巴指示。

与此同时，在普纳，格兰特医生计划30号到阿美纳伽的布氏医院，遵照巴巴的希望，美赫吉上午8点先带他到美拉扎德。在医生面前，巴巴的健康显得正常，他同医生谈笑风生。格兰特医生提到他想设立个新的慈善基金（命名为鲁比·霍尔普纳医学基金），但不确定能否成功。巴巴鼓励他放手去干。跟格兰特医生同来的护士也和巴巴谈了一些个人财务问题。即使到最后，巴巴仍对人们的实际日常事务表现出慈悲和关心。

巴巴饮食不好，格兰特医生认为巴巴的健康在改善，建议增加蛋白。巴巴打趣，“先是你严格限定我的饮食，现在你又叫我增加蛋白！”

格兰特医生回答，“既然您几乎不吃东西，就应该吃高蛋白食物。”

“你吃肉和鱼吗？”

格兰特回答说一天只吃一餐，是的，他吃肉，不是素食者。为巴巴检查后，格兰特说，“我有点儿不明白，也做不了什么，除非做进一步化验，才能确诊。这只有您来普纳才行。我们将做各种化验，找出痉挛原因。”

巴巴回答，“我的时间已到。”

医生离去，震颤再次袭击巴巴的身体。埃瑞奇，彭度，弗朗西斯和宝在巴巴房间，紧紧抱住他的四肢。高荷急得要命，不知怎样医治。巴巴说，“这是我的十字架受难！基督只受难一次，而我每时每刻都在十字架上！”

他这样重复了几次。邓肯来为他检查，巴巴又单独为他说了一遍，“这是我的十字架受难！基督只受难一次，而我时时刻刻都在十字架上！”

他还告诉邓肯，“所有这一切，我一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为‘道言’做准备——仅仅为了一个‘道言’！”

他面带揶揄的微笑，补充道，“试想一下！”

巴巴手指的每一个运动，都会造成痉挛震颤，这让人难以阅读他的手势。震颤一小时后减轻。

巴巴房间一角，挂着耶稣在海上走，使徒彼得望着他的画像。说明写道：“主啊，救我，否则我将灭亡！”

巴巴指着画像，对埃瑞奇打手势，“你是我的彼得．．．”

巴巴叫人拿来耶稣和 12 使徒最后晚餐的绘画。指着（靠在耶稣胸前的）使徒约翰，巴巴对埃瑞奇打手势，“宝是我的约翰．．．”

这样的话巴巴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宝说过几次。宝守护时，巴巴解释，“约翰是基督使徒中最年轻的。基督深爱他，常亲吻他。我也同样爱你；我爱众生。但这是我个人的爱。”

查干每天下午从阿美纳伽来美拉扎德，带着各种印度草药医书和药物。他照书开方，巴巴服用。这就是阿瓦塔的里拉——神圣游戏。他尽管不需要任何药物，但还是给予查干服务他的机会。

1 月 30 日下午，巴巴在房间里象平常一样做宇宙工作。和他一起的宝，只得遵旨用拳锤击巴巴胸部。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之后，泪水流下巴巴脸颊。巴巴抬眼看看宝，将他拉向自己，拥抱他。巴巴看上去精疲力竭，极度痛苦。他的身体已成碎片，被造物界的普遍苦难势力碾碎。

一时，巴巴做手势给宝诗句谱写格扎尔，但被可怕的痉挛打断。宝恳求他，“巴巴，请别再授述了。您太痛苦了。等您感觉好些了再给我。”巴巴停了下来。

过了一小会儿，巴巴叫来埃瑞奇，打手势，“我的情况严重。”

埃瑞奇说，“我们也这么感觉，巴巴，但我们无力抗拒您的意愿。”

因那天下午未能按巴巴的希望，用力击巴巴前胸，宝深感沮丧。为安慰他，巴巴问埃瑞奇，“你认为宝怎样？”

“宝无与伦比，”埃瑞奇回答。巴巴打手势叫他离开。

埃瑞奇曾送信叫帕椎和查干到美拉扎德住 7 天，帮助守夜，帕椎当晚骑摩托来到。帕椎离开美拉巴德后，穆罕默德玛司特问希度帕椎哪里去了。希度说帕椎被叫到美拉扎德协助满德里，因为巴巴身体不好。听此，大多时间嘀嘀咕咕不知所云的穆罕默德，清楚说道，“帕椎明天就回来。”

希度说，“不会，巴巴叫他待7天。”

穆罕默德玛司特又说，“明天达达(巴巴)来这里，加入古斯塔吉。”[古斯塔吉已于1958年去世。]

帕椎到后去巴巴房间。巴巴对他的到来不悦，但指示帕椎去吃晚饭，再给他安排任务。“我叫你，你再来，”巴巴打手势。

当晚7点至9点，巴巴数月来第一次，酣睡两个小时。他实际上在打呼噜。宝坐在巴巴床对面的椅子上，思绪万千。“那更象是灵见，”宝说。“我看见我们将巴巴的遗体送到美拉巴德，成千上万的人哭着来到。新闻记者来问我问题。我看见信托大院，我自己在那里工作，有很多助手。”

巴巴醒后，又开始痉挛。晚上9点15分左右，巴巴神情慈和喜悦，对宝打手势，“记住，我不是这个身体！”

阿娄巴晚上10点接替守夜任务，巴巴叫宝去休息；但约一小时后，又把他叫回。这一次，巴巴实际上开口对宝说了两个词：“亚德-如克(记住这个)！”然后打手势，“我不是这个身体！”数年来，同样的话巴巴重复过多次，但这次对宝的冲击巨大。第一次，宝切身认识并感受到此话的分量。

“巴巴的声音虽然微弱，”宝回忆，“但清晰可闻，其强度和冲击异常、异常有力。它传递出极其强大的印象，我的头脑既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疑问，巴巴在说话。”

[宝后来澄清，巴巴用口说出“亚德-如克”二词，“不是巴巴的沉默打破。他没有道出万言之言。巴巴只是在表示他还能说话。人们也许认为，巴巴沉默了44年，他的声带已失效，发不出声音。通过说这两个词，巴巴表明他能说话。他的沉默的打破将是宇宙性的显现。那将是他的真正发言，在宇宙显现期间，在每一颗心中说话，这将在世界上制造对神性的觉知。”

“对，巴巴不是这个身体，”我说。

“别心焦，”巴巴打手势。“别为我担心。去睡觉。”

宝回房间，两个小时后，巴巴又叫他，再次说，“别为我担心。去睡觉。”

那天晚上彭度也守夜。有一次巴巴想表达什么，但因为疼痛，手很难象平时那样移动。彭度看不懂手势，求巴巴停下。巴巴试了两三次，停了下来。

晚上9点半，阿迪再次给孟买的金德医生打电话，叫他次日到美拉扎德之前，中途在普纳停下，就巴巴目前的身体状况，和格兰特医生交换意见。金德说他有两名医科专家在孟买待命，以备神经科以外的问题需要咨询。他说如果需要，他们一接到阿美纳伽的电话，就会在星期六赶到美拉扎德。若情况正常，金德星期五离开。[原定让司机约瑟夫1969年2月1日，再送一份巴巴血样到普纳，这当然未发生。]

1月30日夜间，巴巴休息了4个小时，睡了两个半小时。凌晨3点45分，他叫来埃瑞奇，彭度，帕椎，宝和高荷。反复的震击将他的身体从床上弹起。大家抓住他的四肢，但震动极其强烈。巴巴背部剧痛，他表示好像电流穿身。

阿瓦塔的状态不可思议。

随着每一次震击，

他在把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奉献给他的爱者和宇宙——

为了维持实在的幻相——

从而减弱摩耶的势力。

巴巴评论，“摩耶企图杀死我，但我会取胜！”

他还指出，“这种十字架受难还将持续7天，之后会好转。7天后，我将百分之百摆脱痛苦。”

巴巴翻身，埃瑞奇为他按摩。巴巴忽然打响指，埃瑞奇俯身读手势，巴巴的手势表示，“但我将回来... 我会回来。”

埃瑞奇起先不明白巴巴为什么这么说，但随之记起10天前，他从古吉拉特报纸《印度皇帝》上，给巴巴读的一个故事。故事讲1500年前，有个西藏喇嘛在一座寺庙当主持。一天喇嘛离开居所，对弟子说他会回来，却再也未归。他的跟随者和后代一直等他回来，原样保留他在寺庙的房间，更换床单枕套，水罐装满，期待他随时回来。

埃瑞奇问，“哦，您是说那个主持？”

巴巴打手势，“是的。喇嘛没回来，但我会回来。”

1月31日，痉挛持续整个上午。早上7点左右，巴巴叫男满德里去吃早饭，把女子全部叫到他房间。奇妙的是，只要美嫒在场，巴巴就完全没有痉挛震颤。每次格兰特或金德医生在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这让满德里得出结论，只有他允许时，痉挛才袭击。美嫒为巴巴剃须，

玛妮，高荷，拉诺，美茹和娜佳清洁整理巴巴房间。

早上8点，巴巴叫来埃瑞奇，彭度，帕椎，宝，查干（当天上午到达）和弗朗西斯。玛妮，拉诺和高荷也在场。卡卡·巴瑞亚也进来坐下。巴巴指着自己的下颌，对埃瑞奇说，“美娒为我剃得多光滑。”

随后对全体男子说道，“对我的健康，高荷没有责任。记住，我是神！”

剧烈震颤再次开始。男子们将巴巴按在床上，但震击持续不止。为造福宇宙，巴巴将身体献祭于神爱祭坛，以此承受最后的宇宙痛苦。

巴巴想起金德，几次问他来了没有。每次做“金”这个手势，都会引起剧烈痉挛震动，疼痛难忍。

头天夜里，巴巴命阿娄巴把写着哈菲兹三对偶句诗的木板从满德里大厅拿来。上午10点，阿娄巴拿到巴巴卧室，放在柜子上。朗诵了这些常被引用的诗句：

“适合于一个幸运的奴隶，
去执行大师的每一个命令
不问为何与什么之问题。”

“对于大师对你说的话
切莫说不对，因为，亲爱的，
错就错在你缺少理解他的能力。”

“我是把我从无知中解脱的
大师的奴隶。无论我的大师做什么
都是为了所有相关者的最高利益。”

诗读毕（用波斯语），巴巴合掌致意，“库达哈菲兹！”（神哈菲兹）得知金德医生还未来，巴巴派阿娄巴给阿迪办公室打电话，叫他电话普纳的格兰特医生，让金德不要耽搁，直接来美拉扎德。金德到普纳见格兰特，得到这个信息，但格兰特随口说，“我昨天才见巴巴。他不严重，别担心。吃过午饭再去美拉扎德。”但金德未耽搁，即刻动身。

中午，巴巴再次记起金德，问他到了没有。回答没有，巴巴难过地打手势，“他这会儿应该到了。要迟了。”又叫阿娄巴给阿迪打电话，叫金德一到就直接来美拉扎德。

见对抗疗药不起效，帕椎开始每隔10分钟给巴巴服几剂顺势疗药，以期缓解痉挛。“这些医生都是剃头匠——屠夫，放血者！”巴巴示意帕椎，“你给我点什么。”中午帕椎给过第四剂药后，巴巴挖苦，“你

的药也没用；不管事儿！”

巴巴还命高荷停止注射，打手势，“别忘了我是神。”

帕椎又给巴巴一剂，叫埃瑞奇 10 分钟后再给巴巴服一次。帕椎正要离开房间，这时，中午 12 点 15 分，一次可怕的痉挛袭击，将巴巴掀起，使他窒息。巴巴背和头抬起，坐在床上。他双臂弯曲，嘴唇紧闭。呼吸突然停止。痉挛后没有放松，巴巴一动不动。

埃瑞奇掰开巴巴的嘴，发现巴巴的舌头后缩，他立即开始口对口人工呼吸。

查干跑出去给阿迪打电话，叫他马上让布瑞斯曼医生从布氏医院带氧气罐来。

高荷哭喊着，“巴巴．．．巴巴！”开始给巴巴注射，试图让他复活。美茹，弗朗西斯和宝开始按摩巴巴胸部。

玛妮哭着，“巴巴，您是神．．．您是神！．．．瞧，您的美茹在哭呢。”

美茹已到房间，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哭泣。“巴巴亲爱的！．．．巴巴亲爱的！”是她唯一能说的话。

口对口人工呼吸大约 15 分钟，埃瑞奇精疲力竭，瘫倒在地。宝接着做了几分钟，之后是弗朗西斯，试图让巴巴苏醒。彭度握着巴巴的左腕，企图摸巴巴的脉。他说脉游移不定，但接着脉不见了。帕椎用钳子托住巴巴的舌头。

中午 12 点 40 分，阿迪和金德医生赶到，金德的汽车随后。很快，布瑞斯曼医生和邓肯也带着氧气罐来到。高荷冲出去催促，“快点，快点！”她喊着。进屋后她摇着金德，恳求，“做点什么，医生，做点什么！”

布瑞斯曼医生做了心脏按摩，接着用听诊器检查巴巴的心脏，把听诊器递给邓肯，邓肯检查后递给金德。金德用手电筒检查巴巴的眼反射。之后三位医生悄悄站在一起，交换意见。

在场者都开始哭泣。阿迪进屋后极力控制眼泪，恳求大家，“请不要哭，你们都别哭。请安静。”但他看见美茹悲伤呆滞，他也控制不住了，走到外面让自己平静下来。

埃瑞奇要布瑞斯曼医生给巴巴输氧，医生照办了。高荷问可否做内心注射，金德医生同意，但已经晚了。人力已无济于事。巴巴走了。

他不再是海岸，

而是复归为永在的海洋本身。
我们的时代再次因他离去而哭。
为了人类的救赎，
阿瓦塔已完成自己身体的献祭。
美赫巴巴做完宇宙工作，
便进入爱者的心里。
他丢开隐身的外衣，
留下泪水的记忆。

不生不死者

确认美赫巴巴离开肉身后，布瑞斯曼医生离去，金德医生和男满德里聚集在弗朗西斯的屋内。讨论通知世界各地相关者的事宜，最后阿迪、埃瑞奇和弗朗西斯拟定如下电文：

阿瓦塔美赫巴巴于1月31日中午12时，在美拉扎德离开肉身，永远活在他每一位爱者的心中。至爱巴巴的遗体将于2月1日上午10时在美拉巴德他很久前指示建成的陵墓下葬。

满德里的脑子似乎停止了运转。金德医生安慰他们说，“巴巴是永恒的。”巴巴叫他来美拉扎德就是为此目的，让他给大家提供安慰。

金德和阿迪晚到几分钟的原因之一是金德一到阿迪办公室，就上洗手间，几分钟内，心脏病轻度发作。他未将此事告知阿迪，因感到虚弱，只是要了杯热奶，就接着赶往美拉扎德。

金德对男子们说，“别感情用事。巴巴会希望你们讲实际。”

金德随后写出美赫巴巴的死亡证明：

特此证明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先生，被称作阿瓦塔美赫巴巴，年龄74岁零11个月，过去几年因慢性贫血和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炎和高血压，身体状况一直虚弱，于今日，1969年1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时许，病情突然恶化，发生痉挛，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签名：

高荷·R. 伊朗尼医生，M. B. B. S

威廉姆·邓肯医生

拉姆·G. 金德医生

美拉扎德（坪坡冈－玛尔维）

阿美纳伽

日期：1969年1月31日，星期五

时间：中午12点15分

埃瑞奇想起巴巴曾几次指示满德里：“不论我在哪里离开肉身，都要将它运到美拉巴德，置于陵墓。”埃瑞奇还记起巴巴曾对他说，当巴

巴离开肉身后，要播放唱片《跳起比根舞》。

金德医生建议应在6小时内将巴巴的遗体运到美拉巴德。美嫒和别的女子希望巴巴的遗体留在美拉扎德。玛妮跟金德争辩，“巴巴有一次对我说，如果他有一天陷入昏迷，失去知觉，7天后还会复活。”

金德医生解释，“可这不是昏迷。昏迷者的心脏仍然跳动，呼吸脉搏不停。巴巴不是昏迷。”

玛妮不同意，还是争辩。有人建议将巴巴遗体在下美拉巴德满德里大厅置放3天。金德解释说三天后再把一具腐坏的尸体搬到墓穴有困难。

埃瑞奇这时发言，“根据巴巴的命令，应把他的遗体运到他在美拉巴德的陵墓。”

全体满德里，包括女子，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美嫒和玛妮要求把遗体留到下午5点，再离开美拉扎德。

金德忽然问，“墓穴在哪里？地面用什么铺的？”有人告诉他是石头地面，金德说得把石头撬开。帕椎回美拉巴德负责将地面石板取开，这项工作当晚7点完成。

查干到阿美纳伽定做一块木板，下葬时置放巴巴的遗体。邓肯医生负责定做棺材，覆盖巴巴。

与此同时在美拉扎德，将美赫巴巴的手术床伸直。给巴巴换了衣裤。决定不给巴巴洗浴，因为他反对洗澡，近两年未曾洗浴一次。即便如此，他的身体总是清新芳香。

用巴巴床上的两条床单，将巴巴身体从肩到脚趾裹好。在巴巴床边的地毯上，铺开一张塑料布，上面又铺一床被。男子们将巴巴轻轻抬起，放在被子上。

又用被子、塑料布和毯子将他包裹。用一条粉白方格布巾围着他的头部和下颌。女子们拿来热水袋放在巴巴身上，认为他还会苏醒过来。她们仍无法相信巴巴真的走了。

同时，邓肯去叫救护车，阿迪回镇里给印度和世界各地发电报。《跳起比根舞》一遍遍播放，邓肯带着救护车赶到。埃瑞奇叫玛妮去拿她的摄像机拍摄。将巴巴遗体放到担架上，由埃瑞奇，宝和阿娄巴抬着，从他房间走到满德里大厅，放在巴巴的铝床上。在这里，全体满德里和佣人达善巴巴。[后来，邓·斯蒂文思接着在美拉巴德拍摄，并雇用当地摄影师维诺德·夏，加拍了16毫米的胶片。维诺德为古拉伯·夏之子，

古拉伯曾于1925-26年为巴巴，1927-28年为美拉巴德和托卡的修爱院男孩拍照。]

巴巴肉身告别美拉扎德。每一片叶和每一朵花皆肃哀。但一切都有序进行。

随着全宇宙的泪水从她眼中掉落，美嫒代表整个造物界哭泣。高荷和娜佳也流泪不止，但玛妮和男子们坚强无泪。

运送美赫巴巴遗体的担架放在救护车里的座位上，埃瑞奇和宝坐在旁边。随着“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呼声，车开了，至爱的身体永远离开美拉扎德，驶向美拉巴德。男女满德里乘车随后。至古者的遗体静静穿过阿美纳伽镇，无人知晓。

下午6点左右，救护车抵达美拉巴德，帕椎坐在副驾驶室，指引司机上山到陵墓。救护车缓缓开上山，神圣者人间生活的太阳落幕，一轮新开端的明月在夜空升起。

救护车在美赫巴巴的铁皮闭关屋对面停下，抬出担架，放在屋内正对门口处。玛妮带来留声机，在小屋内播放《跳起比根舞》。[救护车由布瑞斯曼医生从布氏医院调来。之后，这辆救护车自行死去；它无法再使用，被替换。美拉巴德之行是它的最后一次行驶。运载巴巴遗体的担架仍保留在山上的铁皮闭关小屋内。]

当晚7点，帕椎宣布墓穴地面石板已取开，又深挖了一英尺。陵墓准备就绪。活动惊动了村民，美赫巴巴离开肉身的消息不胫而走。

在“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呼声中，担架被抬起，从小屋抬到陵墓入口。将巴巴头在前抬进，放在墓穴边。先把木板放入墓穴。埃瑞奇把三块从墓穴地面取下的石板，垫在木板前部下面。这样木板稍微倾斜，将巴巴的头部抬高约4英寸。

将美赫巴巴的遗体连铺在下面的毯子一同抬起。随着“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高呼，毯子被放下，置于木板上，巴巴头朝北，足朝进入墓穴的台阶。他头下垫了一只枕头。巴巴的头发轻轻梳理过。头巾围着头和耳，下颌重新围好。包裹他的被单整齐地裹好，随后在木板和穴壁之间放入冰块。冰块四边围着巴巴，但触不到他的身体。巴巴头部围着花环，他闭着眼，乍看上去仿佛在安睡。天色转暗，陵墓内悬起一只煤油灯。《跳起比根舞》的旋律从他最后的安息地飘出。

女满德里午夜返回美拉扎德。帕椎和查干在陵墓内守了一夜，数十人排队达善。大阿迪在镇里办公室，给印度和海外的各个中心和个人发电报，打电话。印度全国广播电台将巴巴的逝世时间，误播为 31 日晚 10 点。次日电台又广播了若干次；BBC 也播送了该新闻。至 31 日晚，消息已到孟买，爱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涌向阿美纳伽。有几人在巴巴遗体置入陵墓后不久赶到。

得知巴巴离开肉身，穆罕默德玛司特用马拉地语说道，“大大走了，但还会回来。”

收到电报，大多数爱者，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相信这个消息。他们感到这是个残酷的骗局，因为他们正计划 3 月到印度达善。整整一夜，阿迪的办公室被寻求证实这一消息的电报电话淹没。得到证实后，对有些人仿佛黑云压顶，美赫巴巴身上活着的神光消失了。

美赫巴巴的爱者和跟随者从全国各地涌到美拉巴德，最后一次达善他们心中唯一的至爱。人们得知巴巴的遗体将于次日，2 月 1 日上午 10 时安葬，那些远地的爱者于是发电报，打电话，请求将安葬时间延迟到他们到来。国外的东西方爱者也极力确认此消息，但因缺乏适当的住宿，建议他们不要来。金德医生建议尽快安葬，因为他认为，遗体未做防腐处理，即使有冰块保护，也应在 20 小时内埋葬。

一得到消息，能来的都直奔美拉巴德。许多人未来得及请假，还有许多人未带换洗的衣服，几乎或根本没带钱。专门安排了巴士把爱者送到美拉巴德。2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金德医生和弗朗西斯坚决要求安葬巴巴的遗体，但萨若希，纽瑟文·撒达和辟罗·撒达（埃瑞奇的两个舅父），一致反对，说必须让爱者达善！他们的申辩取得效果。

巴巴曾说，“我将躺着施达善，”甚至提到他的头会抬高，以便爱者从远处看得见他。此时巴巴躺在墓穴里，给爱者施达善，履行了诺言，他的话的全部意义得以展现。

就这样，美赫巴巴在敞开的墓穴躺了 7 天，他脸上散发着柔和的光泽，仿佛只是在睡眠。7 天 7 夜，神圣至爱给数千爱者施达善。这是美拉巴德山难忘的一周达善，爱者涌来最后一次顶礼，为他献上玫瑰鲜花花环，唱诵赞歌，在他足前流下爱的泪水。

有的人达善完，走出陵墓，一边说“哦，巴巴真美！他看着好年轻！”为什么不？他曾说，“我是大爱。”是爱在达善大爱。一切执著、欲望、

要求念头皆缺席不在；爱者在至爱容颜上目睹大爱。来者的心充满唯有大爱才能引发的疼痛。大爱要求渴望，这就是它示现自身荣耀的原因。

一夜之间，美拉巴德从一个宁静偏僻之地，变成了熙攘的朝圣地。路边停满一排排的交通工具：公交车，汽车，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马车和牛车。竖起上山的路示牌，为只增不减的人群提供帮助，让帕椎感到越来越难。为安排住宿，山上山下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了。没有食物设施，但在路边搭了休息亭供应茶水。

2月2日和2月6日，查干做了饭送来。

上美拉巴德和下美拉巴德之间的铁路上，临时停着载满孟买和安得拉跟随者的火车。7天期间，每当火车通过，司机都会拉响长笛，向当代阿瓦塔的爱者致敬。

当时美拉巴德还没有电，却有足够的照明。古老的神灯照亮了朝圣者的路，一轮满月整整一周闪耀在星空。钦塔·萨瓦·拉奥和玛吉提·拉玛·莫罕·拉奥从维加亚瓦达赶来，安装了一部发电机，一串荧光灯环绕着陵墓。陵墓前，用白布在竹竿上临时搭了个棚顶，给在灼热的太阳下等候达善者，提供一些阴凉。三摩地外的水泥平台上，不同的巴赞演唱队，倾诉发自心底的声音。[自1927年，平台是撒达克埃舍——求道者静心屋——的所在地。这些空屋后被拆除。]

只说一种共同的语言——

爱与一体的语言。

二元焚烧于其痛苦之烈焰。

这难道不是美赫巴巴要道出之言的回声，

并将从心中不断地回响？

美赫巴巴的沉默

在个体的心中打破，

并将随着更多的心灵觉醒到他的爱，

继续打破。

让道言回响，需要时间！

用阿迪的话说：“美赫巴巴的道言要穿透宇宙，需要时间。”

这一周来了数千人，远处的和近处的。西方人中最先来到者是邓·斯蒂文思。紧接着，哈利·肯莫，小阿迪和迪莉娅·德里昂。瑞克·查普曼，艾伦·科恩和安妮丝·哈森2月4日抵达。欧文和艾德华·拉克于三天

后，7日上午赶来。他们都住在萨若希和纬露家里。

虽然朝圣者流泪而来，但见到美赫巴巴，许多人的悲伤化为喜悦。也有人情绪失控，痛哭不已。一度控制修爱院男孩狂喜爆发的劳先生阿夫瑟瑞，此刻却自心难抑，哭着用头撞陵墓石墙，只好制止他。巴巴曾对他说，巴巴离开肉身后，他才会去世。他哭喊，“现在就把我带走，现在就把我带走！”他不想活下去。

有些人晕倒，只得被抬走。克里希那·奈尔1月31日午夜抵达，从阿美纳伽火车站徒步数英里赶到美拉巴德。见到巴巴遗体，哭得失知觉。

陵墓内一直有两名志愿者值班。一名从墓穴边给巴巴扇扇子，一名忙着收拾门边的鲜花，用湿布清洁地板。还为巴巴喷洒（他喜爱的）薰衣草科隆水和夏奈尔香水。陵墓一天闭门三次，以更换巴巴周围的冰块。冰上先撒锯末，再撒玫瑰花瓣，以减缓融化。

高荷频繁检查巴巴身体，看有无腐坏迹象。虽然第一天腹部有轻微膨胀，但之后巴巴身体再无膨胀迹象。只有巴巴的面部皮肤露在外面，光滑依旧，整整7天光彩照人。巴巴身上裹着的床单未换，但每天都用一块新单子盖在上面。巴巴头部的围巾，由一块粉布罩着，布边盖在巴巴胸前。

女满德里住在美拉巴德山上的东屋，每日数次来巴巴身边。爱者通过扬声器，唱巴赞和夸瓦里，朗诵诗歌和祷文。每天，科舍瓦·尼伽姆在陵墓内背诵自己创作的《美赫赞歌》，哈利·肯莫背诵《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每天晚上，萨若希都代表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成员，为不能提供食宿向爱者致歉。他接着会请求爱者达善完就离开美拉巴德，以便给其他人提供机会。

在巴巴肉身安葬前，没有谁想离开美拉巴德，谁也不确定这在何时。每天早晨，所有的人都急于了解高荷对巴巴状况的报告，因为信托委员称一有腐坏的迹象，就立即下葬。美嬉和玛妮感到巴巴本人会决定自己肉身的埋葬时间，只要遗体看上去新鲜美好，她们就不希望封上棺材。美赫巴巴曾于1月31日上午说过，7日后他将脱离痛苦。信托委员们将这视作巴巴有深意的暗示，开会决定把下葬时间定为1969年2月7日，星期五，中午12点15分。那一年，按琐罗亚斯德教日历，2月7日恰巧是美赫巴巴的生日。

2月7日凌晨4点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陵墓前。20分钟后，女满德里进入陵墓。全体站立，反复唱，“萨奇塔-南达 帕若玛-南达，美赫巴巴未尼亚-南达。”在场者数千人，5点整，全体三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

女子们为巴巴戴花环，陵墓门打开，她们离去。最后的达善开始。只有很少的人可以走下墓穴，触摸巴巴的足。因为没有时间让每个人都获此殊荣。早上7点过后，谁都不许进陵墓，除了两名值班的男子，一个在门口，一个为巴巴扇扇子。许多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每人值班两分钟。

太阳升起后，人潮涌进美拉巴德，因为普纳，阿美纳伽及其它地区的报纸报道，2月7日为最后达善日，巴巴的遗体将于中午12点15分，他离开肉身整7天后下葬。

穆罕默德玛司特由帕椎和希度领着，从下美拉巴德来到陵墓。穆罕默德站在陵墓门口，怎么劝都不进去。他不断用马拉地语重复，“帕海尔，帕海尔（见到了，见到了）！”接着又说“巴斯，巴斯（够了，够了）！”他被带回住处。

至上午11点20分，在场的每个人都最后一次达善了巴巴的遗体。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安妮丝·哈森，在陵墓内拍了一些录像。中午12点整，肯莫背诵《大师祷文》，12点15分，再次三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陵墓门暂时关闭，给巴巴盖上一块净单子。埃瑞奇移去冰块，递给环绕墓穴站立的其他满德里。他们再递给站在外面的西方爱者。冰块全部移掉后，最后一次更换巴巴头上围着的粉布。为他梳理好头发，围好围巾，轻轻擦去他脸上的尘埃，身上饰以新鲜玫瑰。

接着，美嬉，玛妮和其它女满德里到陵墓最后达善。很快就再也见不到巴巴的肉身了。陵墓四周全体肃立。一片寂静。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唯一听见美嬉——按他应该被爱的方式来爱他者——的令人心碎的啜泣。美嬉和女子们俯在巴巴足前。饱含多年记忆的泪水倾泻而出。美嬉为巴巴献花环，亲吻巴巴，做最后告别后，女子们走出陵墓。

接下来全体男满德里进入陵墓。棺盖由站在门外的爱者递进来。用绳子系住棺盖的四角。在覆盖巴巴之前，埃瑞奇走下墓穴，将美嬉给的一块极精细帕子，盖在巴巴面部。站在墓穴边沿的满德里将棺盖提起。在“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呼声中，棺盖缓缓降下，盖在巴巴身

上——将他永远封住。美嫒和女子们从北窗观看。

放置好棺盖，男满德里出来，女子们再次进入，在棺材上放一只大玫瑰花环。美嫒等人离去后，男子们入内将鲜花洒满棺材。一个盛满土的铁盆被拿进来，男满德里逐一往棺木上撒一捧土。

由于在外等候的有数千个男女老少，因此决定不必每个爱者都进陵墓，往棺木上撒土，只须在门口触摸一下，之后将土倒于棺木。就这样，长队开始了，墓穴内覆满了土。在墓穴与下去的台阶之间置放一块石板。台阶用土覆盖。

这一天是美赫巴巴的生日（根据琐罗亚斯德日历），还给前来达善的每个人发了帕萨德。近5个小时后，下午5点，墓穴填满土。巴巴的7色旗覆于其上。陵墓地板清扫干净。女满德里再次回到陵墓，为至爱的主奉献鲜花。

至爱阿瓦塔从不出生，从不死亡，
他永恒不灭，除他以外，别无一物。
在化身来使神的大爱和慈悲
变得有形可及之后，又隐身而去，
以便我们能够寻求其真实的非人格形体。

与满德里协商后，大阿迪次日给世界各地发送了如下电报：

虽然美赫巴巴肉身离开了，但那些希望尊重巴巴邀请，到普纳古鲁帕萨德参加截至6月10日的达善者，仍可前来——完全按照1968年12月1日《家书》中规定的日期和条件。行程还将包括参观美拉巴德半天，向美赫巴巴的陵墓致意。

6月10日以后，谁都可以个人或集体到普纳和美赫巴巴的陵墓朝圣。但要自行负责一切安排。请通知本地的所有相关者。胜利属于巴巴！

1969年3月，“达善中的达善”，按照巴巴希望，在古鲁帕萨德如期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涌向普纳和美拉巴德。

1969年2月11日孟买一家报纸，刊出一篇标题为《史上首次暴雨淹没麦加清真寺》的文章。以下是翻译过来的报纸文章：

有史以来第一次，洪水吞没此地的大清真寺，圣石四周的水位升至两米之高。

洪水在清真寺院內和室內的大理石地面留下厚厚的泥浆。过去

10天，数百名穆斯林昼夜苦干，以恢复圣陵原状。地处平原、为群山环抱的麦加，遭遇沙特阿拉伯沿海连降数周的暴雨重袭。

有位观察者给该事件添加了一个有趣的注脚：从圣石处清理洪水，用了一周时间——1969年1月31日到1969年2月7日。这7天恰好是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山的葬礼时间。[从196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因大雨洪水泛滥，在这个非常时期，穆斯林在这7天因洪水而无法到圣石朝圣。对于阿娄巴（以及巴巴的许多穆斯林跟随者），这象征着世界朝圣将从麦加转向美拉巴德。]

至古者拉弓，
 放出载着其大言之箭。
 箭射入爱者的心，
 刺成深伤，
 大言藉此得闻。
 伤口知道美赫巴巴永恒不死，
 并渴望获得那个状态。随时间流逝，
 伤口让自己愈来愈深
 寻求领悟大言之奥义。
 它祈求至爱多在伤处撒盐（泪），
 以便测量大言之深义。
 我们的时代宣布，“至爱巴巴，
 您确实不是来说教，而是来唤醒，
 您奉献给世界的这个万言之言，
 将逐渐刺穿其心脏，
 使之觉悟您的真理！”
 至爱巴巴，愿我们永远俯首您足前，
 愿我们对您的记忆，
 成为我们的每一个呼吸。
 以便有一天
 证悟您的实相——
 从而证悟我们的真正身份。
 啊世界的至爱！您的慈悲无限，您的大爱无限，您的大我无限！
 您给予我泪水，

但这无异于您的慈悲——

泪水源于我心，唯有我心知。

宝想起巴巴在1969年1月29日给他的最后一行诗，“您既已离去，我们活着做什么？”为此创作了一首格扎尔。且听时代的吟唱：

您既已离去，我们活着做什么？

您既已离去，我们看谁的脸？

美赫，您走出了视线，发生了什么？

您既已离去，我们饮喝泪水。

花蕾向蜜蜂隐藏，活着已非生命。

您既已离去，我们时刻死去。

怎么品尝您的亲吻，感受您的拥抱？

怎么和您交谈，您既已离去？

您闭上双目，我们为何没死？

您既已离去，我们在渴望之火中焚烧。

啊美赫，离开水的鱼儿无法安宁。

对此有什么疗药，您既已离去？

至爱，让您的爱目关注我们，让我们对世界死去。

我们只存有这一个欲望，您既已离去。

我们知道您从来不来也不去；

可我们的心怎么办，您既已离去？

您一直在哪里；您是每一个生命。

我们在内里寻找您，您既已离去。

您将面容藏起，好让我们寻找，

我们永远寻找您，您既已离去。

您是慈悲海洋——全世界的至爱。

我们要追随您，即使您已离去。

为至爱死去不容易；这是最难的事情。死应该是终极的。倘若不吞没生死轮回，它就不是真死。只有这种死才能让人证悟，美赫巴巴不来也不去，而是永远存在。

美赫巴巴，您曾劝谕世人，“别担心，要开心！”因为唯有您真实，其它一切皆虚妄。至爱，唯有对你的不断忆念，才能有一天让我们证悟您的真相，从而证悟我们自己的真实身份。

